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諸子平議

下



俞樾 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諸

子

平

議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諸子平議卷二十五

春秋繁露一

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所以稱子而討也。楚莊王。

榷謹按楚靈稱子而討。疑若得之矣。然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以三君者之賢而不得焉。則凡諸侯之得之者。殆非所以爲褒而適所以爲貶也。故曰諸侯之得殆貶矣。明王道焜本注曰。殆恐是不待未達斯旨。

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

榷謹按況字絕句。言春秋之辭多以況譬而見。此其所以文約而法明也。凌氏曙注本讀是字絕句。失之。

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

榷謹按亂國之臣。當作亂主之國。此蒙人臣之行爲文。五句一氣相屬。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

榷謹按自此至是其所以窮也。當在竹林篇鄭伐許一節之前。彼文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

狄之也。中間亦有問者曰云云。與此文一律。故知兩文必相次也。董子原書當以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節爲首篇。其篇名卽曰繁露。今書稱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書也。傳寫者誤取楚莊王及晉伐鮮虞二節。列于其前。遂以楚莊王題篇。并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則楚莊王節宜在何處。曰此固不可考。然晉伐鮮虞節在竹林篇。則楚莊王節或亦當在竹林篇。蓋與晉伐鮮虞節本相次也。今本竹林篇逢丑父及鄭伐許兩節相次。古本此兩節之間。當有楚莊王及晉伐鮮虞兩節。晉伐鮮虞與鄭伐許固以類相從。而楚莊王節以楚莊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封相提並論。逢丑父節以丑父欺晉祭仲許宋相提並論。是二事亦以類相從也。然則此兩節之當廁于其間無疑矣。傳寫者升此兩節於篇首。必非其舊。雖未敢率議遷迤。然不可不知其誤也。盧氏文弼注引錢說。以爲後人掇拾綴緝所致。蓋已見及此。但未知爲竹林篇之錯簡耳。

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

樾謹按疑下亦當有不字。疑亦猶恐也。禮記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焉。是故君子字疑以終身。然則疑與恐同矣。此文上言恐不禮。下言疑不信。文異而義同。傳寫奪不字。義不了矣。

如何與同姓而殘賤遇我。

樾謹按與當作以古字通用。

視其溫辭。

樾謹按溫當讀爲蓋。古字通也。蓋辭謂蓋蓄之辭。卽上所謂微其辭者。

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

樾謹按襄三十一年左傳介于大國。杜注曰介猶閒也。故古語以閒介連文。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文選長笛賦閒介無蹊。卽用孟子文是也。介以一言猶閒以一言。蓋春秋之於世事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而或且出一言以介之曰王者必改制。此介字卽吾無閒然之閒。玉林篇。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卽可說此介字矣。凌注曰介因也。失之。

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

樾謹按己字絕句。物當爲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物本亦作勿。是古字通也。此承上文受命之君天所大顯而言。謂天旣大顯己於所代之國。本不相襲而已不能改制。大率與同。則非天意矣。

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玉杯。

樾謹按有猶爲也。言春秋所以貴志好誠者，爲繼周之弊，故若此也。爲有一聲之轉，爲可訓有，有亦可訓爲。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五其比。

樾謹按五當爲伍。古字通。伍其比，偶其類。兩義相近。伍猶偶也。比猶類也。

屠其贅。

樾謹按屠當爲杜。古字通。昭九年左傳屠蒯。禮記檀弓篇作杜黃是也。凡非經所本有之義，皆謂之贅。爲春秋者宜杜塞之，則聖人之大義，不爲羣言淆亂矣。

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樾謹按文九年公羊傳曰：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夫經書公卽位，則諸侯踰年卽位見矣。而天子踰年卽位，于經無見也。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見矣。而魯十二公無有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是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于經無見也。凡此皆所謂贅也。而學者操其說，與實在經者無異。然而其中固有辨也。何也？必於經實有所見，然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而經亦安然而受之也。董

子此言必有爲而發。當時若公孫宏以曲學阿世。其所學春秋雜說。必有附益于師說之外者。故以此辨之與。

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祗。

樾謹按。此今文尙書也。祗者病也。易復初九。无祗悔。鄭注曰。祗。病也。說文疒部。疒。病也。祗與疒通。

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竹林樾謹按其所好者。設五字。當爲衍文。

術修之義也。

樾謹按。術當讀爲述。爾雅釋詁。釋文引孫炎云。述。古述字。述與術通。述。述同字。則術。述亦同字矣。匡謬正俗引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鷓。鷓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以顏說推之。術通作鷓。則亦通作述矣。爾雅訓述爲自述修之義。卽自修之義。正與上文雷同之義相對成文。詩文王篇。聿修厥德。疑三家詩有作述修。而訓爲自者。董子此言。卽本詩文耳。

故按春秋而適往事。

樾謹按。詩殷武篇。勿子禍適。釋文引韓詩曰。適。數也。適爲責數之數。亦可爲計數之數。按春秋而適往事。猶云數往事矣。

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

樾謹按恩字絕句施失二字連文下文云子施失恩於親是其證也施讀爲弛古字通用禮記樂記篇庶民弛政釋文曰弛廢也然則弛失其子心者廢失其子心也下文施失恩亦謂廢失恩以本字讀之則不得其解矣。

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玉英。

樾謹按不居正之謂及也字並衍文此本云故君子爲之諱句避其後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今衍此六字則文義不屬矣下文云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疑不居正之謂也六字當在此下王道篇云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至於鄩取乎莒以之爲同居。

樾謹按同居二字無義疑司君之誤司君者嗣君也尙書高宗彤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嗣與司古通用。

或請焉或怒焉者何精華。

樾謹按怒當作攻攻誤爲奴因誤爲怒矣上文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此承上文而言不得改爲怒也下文曰故鳴鼓而攻之亦不云怒足知其誤。

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

榘謹按周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責陳不離者責陳不附也。本或作納。乃不得其義而妄改之。

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

榘謹按位當作正。字之誤也。上文曰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是其證。

剔孕婦見其化。王道。

榘謹按見字當作觀。乃壞字也。呂氏春秋過理篇。作剖孕婦而觀其化。可據以訂正。立適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

榘謹按以貴上。當據公羊隱元年傳補立子二字。

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

榘謹按此本作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誅絕。今誅絕二字傳寫誤入下文。淺人遂臆補死字耳。下文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立。按擅封是一事。致天子是一事。繼絕存亡是一事。其間不得有誅絕二字。明是上文奪去。誤著於此也。

恩衛葆。

樾謹按莊六年經齊人來歸衛寶。惟左氏經作衛俘。而傳亦作衛寶。杜預注曰：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然公羊傳文曰：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其文雖是寶。其義則皆可通。何休解詁曰：寶者玉物之凡名。於是始定爲寶玉字矣。董子固傳公羊之學者。而此篇有恩衛葆之文。葆之與寶。固得通用。然葆從保聲。保從采省。采卽古文孚也。則葆之與俘。亦得通用。若是衛寶。不得言恩。其下又言以正圜圖之平也。則其爲俘。因明矣。竊謂字當作寶。義當爲俘。何休所解。未達斯旨。

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

樾謹按莊十二年公羊傳：作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傳文故字。蓋知字之誤。此文致字。當從傳作至。古字通也。爾虜焉知四字爲句。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惡音烏。至猶甚也。說詳羣經平議。

自內出外。無亡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樾謹按宣三年公羊傳：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卽用彼傳文。而有譌字。然彼傳論祭祀配食之禮。與此論虞公貪財。全不相當。未詳其旨。

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

樾謹按漢書郊祀志：有物曰蛇。注曰：物謂鬼神也。東平思王字傳：或明鬼神信物怪。注曰：物亦鬼然。則

乾谿有物女者殆亦鬼神之類

匹馬隻輪無反者

樾謹按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釋文曰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然則董子原文必作易輪今作隻者後人所改也惟不易輪轍之義殊爲迂曲而董子所見傳文如此必當有說今按易者析之段字析易疊韻故螻蛄名蜥蜴而詩節南山篇胡爲虺蜴說文虫部引作胡爲虺蜥然則易之通作析猶蜴之通作蜥矣說文木部析破木也其字亦或作枿張遷碑陽氣厥枿是也又或作斨魯峻碑斨薪弗荷是也枿斨並從片則析輪猶片輪也與馬之稱匹正同一律較隻輪之文爲優矣

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

樾謹按詛當讀爲作言無輔而自作也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曰作本作詛蓋作詛雙聲古得通用耳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爲也哉盟會要

樾謹按修國二字當在也哉之上君子曰此將率爲修國也哉言將相率而修治其國也上文曰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夫諸侯相聚而盟固欲相率而修治其國其意本以除天下之患而天下所以致患卽在於此此春秋所以善胥命也修國二字誤倒在上則文不可通

論賢才之義

樾謹按義者宜也。論賢才之義，卽論賢才之宜。言各有所宜也。

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重政、

樾謹按乃在乎三字，衍文也。安在乎天地之前，言不必在天地之前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聖人之言，未有及天地之前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老氏之旨，非聖人之言也。下文曰：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其功持業。安容言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此正申說安在乎天地之前之意，可證此三字是衍文矣。

安容言乃天地之元。

樾謹按乃是及字之誤。聚珍本曰：乃他本作及，當從之。

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服制象、

樾謹按下然字衍文也。此以通古今別然不爲對文。玉篇士部引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是其證也。後人不知然不卽然否，而於不下又加然字，失之矣。荀子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蓋亦後人所增，失與此同。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二端、

樾謹按深字無義。據隱元年公羊傳注曰：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疑此文深字，亦氣字之誤。深字左旁之深，隸書或作來，與氣相似，氣誤作來，因誤作深矣。當據何劭公注訂正。

故子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俞序。

樾謹按下文有故子夏言，故子池言，則此文子字必子字之誤。子先未知何人，殆亦七十子之弟子歟。此篇所稱引，皆七十子之微言，惜多奪誤，難以盡通耳。

任羣賢所以爲受成，離合根。

樾謹按此本作任羣賢以受成，所爲二字，涉上下文而衍。

分障險阻，立元神。

樾謹按淮南子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曠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無所逃之，亦明矣。文義與此略同，則此文分字，疑介字之誤。介與畷通。

以爲名定實，考功名。

樾謹按爲字衍文，以名定實，與上句以多除少相對。

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以考進退。

樾謹按比二皆衍文，比卽先字之誤，二卽三字之誤，皆因誤致衍者也。

以爲一最。

樾謹按當作以一爲最。與下文五爲中。九爲殿。一律。

順數四而相復。三代改制質文。

樾謹按此言五帝。不得言四而相復。其上當有闕文。

然則其略說柰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

樾謹按三正以黑統初。謂三正以黑統爲始也。初下有闕文。當據下文補正。黑統柰何。曰。正黑統者。厯

十一字。

是月不殺。

樾謹按凌氏注云。王者養微。故懷任新產之月。雖有罪。法所不刑。此誤以是月二字屬上爲義也。上云。

法不刑有懷任新產者。其義已足。無取申說。下云。法不刑有身懷任。又云。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

夫旣以養微說之。則是月不殺。不連上事明矣。今按是月不殺。與下文聽朔廢刑。發德相次。是月。謂晦。

日也。僖十六年經曰。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以爲晦日。其明證矣。凌氏以公羊說董子書。抑何。

不達此旨。

用織施舞。

樾謹按此卽所謂旄舞也。周官樂師有旄舞。鄭司農注曰。旄舞者鰲牛之尾。又春官序官旄人。鄭注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此稱爲織施者。據周書王會篇。樓煩以星施。孔晁注曰。施所以爲旄羽珥。然則織施舞之卽旄舞明矣。魯公子尾字施父。亦可爲證。

四法修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

樾謹按四法卽上文所謂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主天法質而王。主地法文而王也。盧注引錢云。四法卽夫子所以答顏淵者。殊失其旨。

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_{官制象天}大經。

樾謹按金字無義。下文云。何謂天之_{大經}。又云。三而一成。天之_{大經}也。不言金天。此金字乃法字之誤。言聖人所取者。無不儀法乎天之_{大經}也。法古文作金。因誤作金矣。

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

樾謹按王道焜本。作一陽而三者。當從之。陽卽春也。董子原文。本作一春而三者。非自三之時與。晉人避諱改春爲陽。若春秋之稱陽秋矣。校正者不知一陽之卽一春。而反疑三者之爲三春。易其文曰。一陽而三春。不可通矣。

是故以其三爲選。

樾謹按依下文當作是故其以三爲選。

以十端四選。

樾謹按上云是故以四選率之。此當云以十端率之。四選二字涉上而誤。

以三公之勞率之。

樾謹按勞當讀爲僚。僚從寮聲。與勞聲相近。僚亦從寮聲。而或體作勞。從勞省聲。卽其例也。昭七年年左傳。隸臣僚服。注曰。僚勞也。是僚之與勞聲近而義通。

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予他人也。堯舜湯武。

樾謹按此有關文。當云子猶不敢擅以所重受於父者與他人。堯舜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與他人也。

舟車甲器有禁。服制。

樾謹按甲乃申字之誤。申與陳通。詩大雅文王篇。陳錫哉。周商頌烈祖篇。申錫無疆。陳錫申錫一也。說詳羣經平議。申器卽陳器。定四年穀梁傳。徙陳器。范注曰。陳器樂縣也。是也。管子立政篇。正作舟車陳器。

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晉國。

樾謹按下文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合之適得三百六十三人。凌引天官疏天官總攝三百六十官未得其旨。

通佐十上卿與下卿而二百二十人。

樾謹按十乃七字之誤。據下文云有七上卿有通作又三公九卿外又有七上卿卽所謂通佐也。故知十上卿當爲七上卿矣。二百二十人當作二百八十人。聚珍本云下二他本作六六與八形似而誤。今本作二十則後人依旣誤之下文改之也。說詳後。

諸侯大國四軍。

樾謹按諸經皆言大國三軍無言四軍者。凌氏注云考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凌氏此注雖似合下文一軍以奉公家之說。然奉公家非奉王家也。則與小司徒注所稱稅入于王者本非一事。未可援以爲說。今以本文考之。四軍實當爲三軍。下文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又曰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字^{缺一}口軍三。此公侯也。然則以十六萬口三分之而爲三軍不得竅立一軍矣。其下又曰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

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然則天子九軍。以三軍奉王家。大國三軍。以一軍奉公家。皆與數適合。奉王家之三軍。卽在九軍之中。則奉公家之一軍。亦卽在三軍之中。不得有四軍也。古三四字皆積畫。往往致誤。儀禮覲禮。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並其證。

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

樾謹按。上百字。衍文也。方十里之地。不得有方百里者百。而方百里者百。則不止二千四百口。故知其誤。當云方十里爲方里者百。

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

樾謹按。凌氏注曰。與上十字。當在方字之下。里字之下。當有者字。此大誤也。與上十字。乃衍文耳。董子原文本云。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百里之地。爲方十里者百。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去方十里者三十三。得方十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姑舉大數耳。下文言天子地方千里。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然則大國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六。方里者六十六。其數甚明。凌氏何猶未達乎。

有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

榘謹按三七二十一。二十一而三之得六十三。爲元士之數。六十三而三之。當得一百八十九。爲下士之數。今乃云百二十九。下士之誤也。於是上文言通佐二百八十人。亦改爲二百二十人矣。

王后置一太傅太母。

榘謹按。下太字疑衍文。蓋尊之曰太傅太母。不當分之爲太傅太母也。

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

榘謹按。下文言大國次國。並云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則此文亦當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傳寫奪誤。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

榘謹按。比公者三字衍文。

故伯七十里。七十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

榘謹按。當作方十里者三十二。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七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十九。三分去一。應除去方十里者十六。得方十里者三十二。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二十八。方十里者六十六。失其數矣。

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五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二十五。三分除一。應除去方十里者八。得方十里者十六。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六十六。傳寫奪誤耳。

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六。蓋方三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九。三分除一。應得方十里者六。傳寫誤衍十字。

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半四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

樾謹按善衍字。蓋卽者字之誤而衍也。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而此云稱名者地方半字君之地。則止方十五里。與上文不符。九半之文。亦不可曉。據云四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則適是方二十里之地。蓋方二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四分除一。則方十里者三矣。然則所云半字君之地者。必誤也。

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

樾謹按文譌難讀。據云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則是方十五里之地。蓋方十

五里之地爲方五里者九，三分除一，則爲方五里者六，并四箇方五里之地，作爲方十里者一，則餘兩箇方五里之地，各爲方里者二十五，并之爲五十矣。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則此所說者，必是附庸稱人氏之制。上文所謂半字君之地者，宜移之於此矣。

仁義發第二十九

樾謹按發乃法字之誤。篇中云：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是其證也。

未致豫備之則美之。

樾謹按致當讀爲至。

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

樾謹按上文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並無六者，則此六字當爲衍文。

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

樾謹按論卽謂論語也。言此所說者，在論語已有明文，而人顧不之察也。下文引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居上不寬，爲禮不敬，皆論語文，可證必仁且智。篇曰：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論

亦卽是論語所謂不知人者卽患不知人是矣。

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必仁宜智。

樾謹按無復當爲無後字之誤也亡國下有闕文據上文云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則此當云桀紂是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六

春秋繁露二

今人有大義而甚無利，身之養、

樾謹按當作大有義而甚無利，與下文人甚有利而大無義相對。

秦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觀德、

樾謹按讓字衍文。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謂天與之也。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謂人歸之也。中間不得有讓字。

魯桓卽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戮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樾謹按上下文有避齊桓也，避楚莊也之文，則此文避紀侯與鄭厲公也八字爲句，遍乃偏字之誤，偏誤作徧，因爲遍矣。徧者偏戰也。春秋之例，詐戰月，偏戰日。桓十年公羊傳注曰：徧，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然則魯不得徧者，言不得獨當一面也。是時齊宋衛燕伐我，魯不能獨當，與紀鄭戮力，然後結日定地，各居一面，與之偏戰，偏戰然後得書日。故經書曰：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傳曰：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是可知魯不得紀鄭之助，不能爲

日不能爲日者。但能詐戰而不能偏戰之謂也。故曰魯不能偏也。

號其大全。暝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深察名號、

樾謹按此本作號其大全。名其別離分散也。故下文曰。號凡而略。名詳而目。正承此而言。暝也者三字。當在上文。按上文云。士者事也。民者暝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此下當有暝也者云云。乃釋民者暝也之義。傳寫奪之。又誤著在後耳。

是故王意不普大皇。

樾謹按大下奪而字。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也。

樾謹按此下當接春秋辨物之理。至五石六鷁之辭是也。六十三字下。有脫簡在玉英篇。其文曰。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至非子路之所能見。三十六字。深察名號篇至此已畢。篇首云。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末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首末正相應也。今定其文如左。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已。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豪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

見。

今世闡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尙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矣。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此下當接柩衆惡於內云云。自此以下。卽爲實性上篇。董子論性。必反求諸性之名。故曰性之名非生與。論心必反求諸心之名。故曰心之爲名柩也。蓋古人言義理。不離乎聲音訓詁。卽孔子正名之義。實性篇與深察名號篇。所以相次也。後人因兩篇之文。有相近者。遂將篇首今世闡於性云云。誤入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一節之上。而兩篇遂不可分矣。今定此爲實性上篇。而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下。則爲實性下篇。庶不失董子之舊乎。

柩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

樾謹按王道焜本注曰。柩疑衽。如甚切。榻也。然衽不訓榻。說文木部。桀。弱貌。則榻仍柩字之訓耳。非其旨也。今按衽者衣襟也。襟有禁禦之義。釋名釋衣服曰。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衽亦有任制之義。釋名釋喪制曰。小要。又謂之衽。衽。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任。制與禁禦。其義相通。柩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正取任制之義。下文曰。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柩。柩。禁對文。然則柩卽禁也。亦猶衽卽

襟也。原注所訓未達其旨。

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

樾謹按名衍字。

土者火之子。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五行對。

樾謹按河間獻王以夫孝天之經地之義爲問。董子以天有五行對天之經矣。又對地之義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以下卽當云。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乃又有此土者火之子也。八十二字。夫上文旣以五行爲天之經矣。豈此又以五行爲地之義乎。反覆推求。此八十二字。乃五行之義篇脫簡。誤屬於此耳。今訂正如左。

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爲也。

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天之大數畢於十句。句天地之間。十而畢舉。句生長之功。十而畢成。陽尊陰卑。

樾謹按上句字衍文。天地陰陽篇云。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是天之數非以句計。安得言十句乎。下兩句字乃劓字之誤。劓者周匝之本字也。基義篇同。而畢於十。又誤作畢有十。

安所加以不在。

樾謹按以猶而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安所加以不在。猶云何所加而不在。故下文云。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歷舉所在以明之也。

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

樾謹按處乃虛字之誤。上文曰。陰常居空虛是也。漢書董仲舒傳。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亦作空虛可證。

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王道通三。

樾謹按當作人主之好惡喜怒。下文云。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可證。生漑其樂以養。死漑其哀以藏。

樾謹按。既讀爲既。既盡也。

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就殺。天辨在人。

樾謹按。就當讀爲酋。史記魯世家。考公酋。索隱引系本作就。是也。大元元文。直酋相勅。范望注曰。酋殺。是酋與殺同義。

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漑濟也。陰陽終始。

樾謹按。漑濟。卽既濟。損益。既濟。皆易卦名。

故清漂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陰陽義。

樾謹按。清漂同義。不得以酸鹹爲比。據煖燠孰多篇云。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漂也不能有熟。又云。薰與漂。其日孰多。皆以薰漂相對爲義。疑此亦當云。故薰漂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淺人罕見薰漂。故誤改耳。

上所右而上所左也。陰陽出入上下。

樾謹按。當作上所右而下所左也。下文云。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與此文同可證。

以其有餘。徐來不暴辛也。暴義。

樾謹按有餘二字衍文。餘卽徐之誤而衍者。旣衍餘字。因又增入有字耳。上文云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暍。並無有餘之義。故知其誤。

首。宴員。人副天數。

樾謹按。宴讀爲頌。說文頁部。頌。大頭也。詩魚藻篇。有頌其首。毛傳曰。頌。大首貌。並合宴員之義。

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五行相勝。

樾謹按下文云。土者君之官也。蓋土居中央。于五行最尊。故爲君之官。此乃云木者君之官也。義不可通。當爲衍文。

司營爲神。

樾謹按宣三年左傳。使民知神姦。是神與姦同類。上云。司農爲奸。此云。司營爲神。則神亦不美之名。故與司馬爲讒。司徒爲賊。司寇爲亂。一律矣。

士卒不使。

樾謹按不使謂不從也。爾雅釋詁。使。從也。

比相生而問相勝也。五行相生。

樾謹按問乃問字之誤。比相生。若春木生夏火是也。問相勝。若秋金勝春木是也。

鳳凰高翔。五行順逆、

樾謹按上文恩及羽蟲。則曰鳳凰翔。此文咎及羽蟲。則曰鳳凰高翔。豈以高卑爲恩咎之別乎。殆不然矣。高翔當作不翔。宣元年公羊傳注曰。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是其證。

木干金則地動。治亂五行、

樾謹按當作木干火則地動。

惡者不出。五行變救、

樾謹按出乃黜之段字。

隱武行文。

樾謹按隱讀爲偃。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師古注曰。卽偃王也。是隱偃古通用。

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五行五事、

樾謹按則下有闕文。或於民字絕句。治爲法字之誤。法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二語相對。周

官太宰曰。灋則以馭其官。

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

樾謹按明正乃則臣二字之誤。當作王者言可從。則臣從行。而天下治矣。尙書洪範正義引鄭注曰。君

言從則臣職治。與此義相近。

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郊語。

樾謹按上文有八物無十物也。蓋由淺人誤分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爲四事耳。其誤顯然不可不正。

言不必立校。

樾謹按校讀爲效。謂不必立有效驗也。

問爲而爲之。

樾謹按當作問其所爲而爲之。奪其所二字。

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所從之也。

樾謹按各字乃者字之誤。修字乃循字之誤。循誤爲脩。因誤爲修矣。此引詩而釋之。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者有循從之也。有與又通。本書借有爲又者不可勝舉。循字解率字之義。從字解由字之義。言舉先聖人之故文章。又循而從之。是謂率由舊章也。

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

樾謹按當作不祭天神而祭地神者。春秋譏之。蓋卽僖三十一年傳。譏不郊而望也。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

樾謹按郊語郊義郊祭祀四篇實止一篇。殆由後人欲取足崇文總目八十二篇之數。以意妄分之耳。其文多錯亂。盧注訂正已多。上文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下文脫。當云。此古聖人文章之最重者也。盧以郊祭篇故古之聖人文章之最重者也。接之。文氣一貫。於是自篇首至此文。始可讀。然至此處。天何必善之下。接所聞曰。天下和平云云。仍有脫誤。今考定其文。合四篇爲一錄之如左。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天何必善之。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尙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偏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不食父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芃械櫜。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溥彼涇舟。烝徒櫜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

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何遽平乎？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溥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于法令。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甯莫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者。是家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敝，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

喪。喪尙不辟。況他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於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郊祝曰。皇皇帝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也。天無尤焉。而辭順恭。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按郊祀之辭。舊有脫誤。今從盧校本。

今羣臣學士不探察。

樾謹按探乃深字之誤。

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

樾謹按其閒當作其家。上文曰。天若不予是家者。是家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故此云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家不可以接天何哉。以文義求之。當作其家無疑。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

樾謹按此本作每更紀者。以郊祭首之。涉上文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而誤疊郊字耳。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順命。

樾謹按當作祖者父之天也。故下文曰：天者萬物之祖。

州國人民。

樾謹按民乃氏字之誤。莊十年公羊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臣不奉君父。

樾謹按當作臣不奉君命。

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郊事對。

樾謹按此本作或以鶩當鳧。鳧當鶩，可用否？故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又曰：柰何以鳧當鶩，鶩當

鳧，可證此文之誤。

搔而不可從繞。執贇。

樾謹按從衍字。繞者撓之段字。搔而不可撓，即荀子法行篇所謂折而不撓也。漢書枚乘傳：足可搔而

絕，然則搔與折義亦相近。

賜有似於聖人者。

樾謹按聖人下當疊聖人二字。下所說皆聖人之德也。至賜亦取百草之心，始說賜之似聖人，然則此

當作聖人者明矣。上文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亦疊長者二字，正與此一律也。

山則巒崔嵬，崔嵬巒巒。山川頌、

懋謹按：此本作山則巒崔嵬，說苑雜言篇作夫山巒崔嵬，即本此文可證也。因傳寫之本不同，或作巒崔嵬，或作巒崔嵬，而後人誤合之，於是作巒崔嵬巒巒矣。一聲之字，不應疊用，其誤可知。

上林賦：於是乎崇山巒巒，巒崔嵬，亦本此文，並可爲證。

不遺小問。懋謹按：問乃問字之誤，說苑雜言篇正作不遺小問。

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求雨

懋謹按：聚珍本云：他本無老者二字，今以文義求之，無此二字者是也。據下文：冬求雨，用老者六人，則季夏之月不得亦用老者一也。且上文於春云：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於夏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於秋云：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於冬云：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是舞之者，或小童，或壯者，或鰥者，或老者，皆擇用明閒之人而立之者，或田嗇夫，或司空嗇夫，或司馬，或尉，皆在官之人也。此乃用丈夫五人舞之，老者五人立之。

於義不合二也。然則此文宜如何。曰此文直云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所謂五人。非如丈夫五人。以數計也。五人乃當時有此名目。其字本作伍。漢書酷吏尹賞傳。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正父老伍人。是伍人與亭長里正同類。此所使衣黃衣而立之者。即其人也。作五者古字通耳。後人不達其義。謂五人是以數計。則五人之上。不得無文。臆加老者字。而古制失矣。

夏之所受初也。祭義、

樾謹按受初當作初受。傳寫誤倒。

夏約故曰初。

樾謹按此本作初受故曰初。即承夏之所初受而言。與始生故曰祠。先成故曰嘗。畢熟故曰烝。皆承上而言者一律。因上文初受誤作受初。於是此文亦作受初。而今本作夏約者。即受初之誤。受之與夏。初之與約。字形皆相似也。

天有兩和。以成二中。循天之道、

樾謹按兩和謂春分秋分。二中謂冬至夏至。

是故和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前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

樾謹按此節多衍字。今正之曰：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起之不至，於和之所逼不能生，養之不至，於和之所逼不能成。

天地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

樾謹按地誤字。盛壯而後施精，以天言不，以地言也。下文曰：地氣盛壯而後化，故其化良。則此文天地必天氣之誤。

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

樾謹按生衍字，蓋卽至字之誤而衍者。

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蟻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

樾謹按凌注以是故食冰四字屬下爲義，非也。蟻無食冰之說，於義無取。且鶴之所以壽者，蟻之所以壽者，兩文相對，是故食冰，是故氣四越，兩文亦相對，則食冰自屬鶴矣。董子原文疑作是故食不冰，冰者疑之正字，說文於冰篆下出重文，疑曰：俗冰從疑，是也。食不凝，謂所食不凝滯也。蓋中無宛氣，故食不凝滯，此鶴之所以壽也。相鶴經謂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是矣。淺人但知冰爲冰凍字，誤刪不字，遂失其義。

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并。

樾謹按天井二字無義。疑當作弃天。弃與并字相似。傳寫又誤倒耳。下文曰：不與陽陰俱往來。謂之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井。夫不顧天數。正弃天之謂。可知其誤矣。

冬避重溼。

樾謹按溼爲涕溼字。說文本作濕。而今經傳相承皆以濕爲燥溼之溼。然則此言重溼。卽重溼也。以溼爲溼。猶經傳之以濕爲溼矣。李翕析里橋郟閣頌。醴散關之漸溼。溼卽溼也。與此正同。說詳王氏念孫漢隸拾遺。

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

樾謹按如此物獨生。卽而此物獨生也。惟其文傳寫錯誤。今正之曰：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

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爲仁也。天地之行。

樾謹按此皆承上文而言。上文云：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則此文貴爵下奪所以爲尊也。五字。

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天地陰陽。

樾謹按聖衍字也。此明人貴於物之義。上文曰。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是起於天畢於人也。此人之所以貴也。但言人貴。非言聖人貴。聖字之衍明矣。

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

樾謹按投字無義。疑數字之誤。

受其治者。不能辭其終。天道施。

樾謹按治乃始之誤。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賈子一

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過秦上、

樾謹按史記無北字。是也。文選有北字。而李善注引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亦無北字。蓋要害之郡。卽指成皋之險。在東不在北。則北字衍文也。合縱締交。相與爲一。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相舉爲一。舉與古通用。作舉者必古本也。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樾謹按吉府本守上有而字。疑勁弩上闕一字。下句云。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此句良將與信臣精卒對。勁弩與利兵對。必更有一字方與陳字對也。此字偶闕。後人誤以良將勁弩四字對信臣精卒四字。遂覺而字無謂。輒刪去之矣。吉府本有而字。猶可推尋其迹。然所闕者何字。無可據補也。俛起阡陌之中。

樾謹按俛當從始皇本紀作偃。字誤作俛。而陳涉世家遂作俛仰矣。阡陌亦當從史記作什伯。十人爲

什百人爲伯。以軍法言。卽上文所謂行伍之閒也。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

樾謹按致字衍文。萬乘當從史記作千乘。區區之地。言其地之小也。與序八州相對。千乘之勢。言其勢之弱也。與朝同列相對。序者次弟之也。陳涉世家作抑。蓋字之誤。因而始皇本紀又誤爲招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過秦中。

樾謹按與民更始四字。當在不行此術句下。

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

樾謹按此本作故先生觀終始之變。觀字誤分爲者見二字。亦猶禮記祭義篇分覲字爲閒見二字矣。

循津關。過秦下。

樾謹按潭本循作修。是也。修通作脩。因誤作循耳。

案土息民。以待其弊。

樾謹按案土無義。案當從史記作安。土乃土字之誤。吉府本正作士。言安息其士民。以待諸侯之弊也。

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閒所不欲焉。宗首。

樾謹按閒乃閒字之誤。疑猶恐也。禮記雜記篇。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是矣。且猶將也。淮南時則

篇雷且發聲高誘注曰且猶將也是矣疑且歲聞所不欲焉猶曰恐將歲聞所不欲焉上文云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聞所不欲卽指此等事而言蓋謂不蚤圖之則此等事恐無歲不聞也聞與閒形似致誤儀禮士虞禮篇鄭注曰不言養禮畢於尸聞嫌又曰此記更從死也異人之聞其義或殊兩聞字今皆誤作閒辯髦經平議此文聞誤作閒正與彼同盧氏文詔不能訂正反謂此十九字不成文理而刪去之謬矣匈奴篇云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此云疑且猶彼云疑將可以互證

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

樾謹按吉府本建本並有此十六字在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句下當從之且謂天何四字爲句天卽天時也上云時且過矣上弗蚤圖故此曰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八字爲句奇之言奇羨也奇贏也史記貨殖傳曰時有奇羨漢書食貨志曰操其奇贏是其義也言漢與諸侯王比權量力亦不甚奇贏而欲諸侯王數數受其制豈可得也此乃賈子原文班固刪去之而後人依漢書以刪賈子故潭本無此十六字盧氏謂其不成文理從潭本削去是讀漢書非治賈子也

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數甯

樾謹按漢書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執急也卽接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云云文氣脗合今以臣聞之

自禹以下至又將誰須也一段橫隔其中殊不可通。若移在篇首，臣竊惟事勢之上，則文理俱順矣。蓋由後人依漢書刪去此段，而校補者又不當其處耳。

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

樾謹按：怪字難通。明吉府本作何怪矣，當從之。怪猶異也。言何其異也。蓋過五百歲而聖王不作，可怪異之甚也。作怪者形似而誤。

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業，握危勢。

樾謹按：是當爲足。下文食穀之法固百以是。盧校曰：是當爲足。正與此同誤。

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

樾謹按：自此以下凡用因字耳字者十，其句法皆同。班固刪改以入漢書，大失賈子之真。當以此書爲正。後人習讀漢書，不覩賈子原文，故亦無襲用此句法者，或反以爲誤，失之。

因觀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

樾謹按：此當作爲天下太宗，承天下太祖，與漢長亡極耳。天下二字，誤在漢上，義不可通。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藩傷。

樾謹按：立字絕句，其身以子句，當有闕文。蓋謂奪之其身以與其子也。盧校謂當作其身而天子將何

失非是。

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藩疆、

懋謹按盧校本刪此四十一字，非也。此與上文欲令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反覆相明，其云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則又起下文也。上文大都篇曰：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與此句正相接，蓋賈子原文本是一篇也。後人割而分之，盧氏遂疑其語氣不了矣。

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大都、

懋謹按謀當爲媒，古字通用。權重篇曰：亂媒日長，是其證也。審微篇曰：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謀亦當爲媒，奸言由亂言媒，語意相近。

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等齊。

懋謹按建本作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非也。上句云：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則此句當作皇帝所在宮明矣。兩所在字正相應也。盧校本反從建本作在所，殊誤。

諸侯之言曰：令合儀令言是也。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儀之言句雖不可解必是古本如此後人因上文天子之言曰令甲令乙是也遂臆改之曰令儀令言是也使與上文一律然令儀令言亦仍不可解當從古本而闕疑。

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服疑。

樾謹按名號異下當疊名號異三字本云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名號異則權力異以下諸句皆同古書遇疊句多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小畫識之傳寫奪去耳建本於則死喪異下又加則字是誤於則字絕句矣。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益壤。

樾謹按卒乃立字之誤其欲有立也類良有七字爲句蓋言吏民苦屬漢欲有所立者多有也類乃語詞良猶甚也良有卽甚有也漢書作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卽本文而潤色之耳屬遠篇云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類不少矣可與此篇互證所至二字屬下句讀。

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

樾謹按特之下脫二國耳三字。皇太子亦特之二國耳。謂亦特此二國耳。之猶此也。上文曰。陛下所特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又曰。唯皇太子之所特者。亦以之二國耳。與此文相同。可證。

天子無可以徵倖之權。五美

樾謹按天子當作天下。吉府本不誤。

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樾謹按此本作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下文云。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卽承此而言。可據訂也。又按漢書盡而止上。有地字。此亦當有。傳寫奪之。

特賴其尙幼。倫煖之數也。制不定。

樾謹按倫乃倫字之誤。煖乃緩字之誤。倫緩者。言苟緩之而已。建木誤作倫煖。其字形尙相近。潭本作倫煖。則彌遠矣。

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

樾謹按此當從漢書作皆衆理解也。象卽衆字之誤。

周襄王出逃伯鬪。審微

樾謹按周襄王出居於鄭。左傳以爲避大叔帶也。而此以爲逃伯鬪。乃古事相傳之異。宜表出之。以廣

異聞。闕卽闕之俗字。

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階級。

懃謹按弛讀爲纏。說文系部。纏繫纏也。聞命而自纏者。聞命而自繫也。故下曰。上不使人頸縶而加也。據說文。弛或作弛。與纏同聲。故得通用。師古注漢書曰。弛廢也。自廢而死。無論自廢而死。不得但謂之自弛。且與下文大罪之聞命自裁。何別乎。

慮非顧行也。俗激。

懃謹按慮猶無慮也。古人常語。慮非顧行也。謂大氏非顧行也。建本慮下衍念字。乃淺人不得其義而妄增。下云。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掇寢戶之簾。亦言其大氏如此也。潭本作利。亦淺人改之。

攻擊奪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忻。時變。

懃謹按攻當作工。貴人並衍文。貴卽賢字之誤而衍者。因又衍人字耳。忻乃折字之誤。故潭本作圻。圻與折尤相似也。善突盜者爲折。折讀爲哲。古字通用。尙書呂刑篇。折民惟刑。墨子尙賢中篇。作哲民惟刑。是也。爲哲與爲賢同意。下云。諸侯設詔而相飭。設輶而相紹者爲知。知亦哲也。諸侯二字。未詳疑衍字。

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

樾謹按下出字衍文。偷踰等三字。卽在上出字之下。本作今俗侈靡。以出偷踰等相驕。以富過其事相競。傳寫脫偷踰等三字。補者誤箸句下。又衍一出字耳。

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母也。

樾謹按母當作侮。言爲里人所輕侮也。下云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語意相近。

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瑰璋

樾謹按周疑害字之誤。害用者害於用也。下文云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

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樾謹按用一歲。當作用之宜一歲。與作之宜一日。相對爲文。作之費日。用之易弊。兩文亦相對。其中閒不當有挾巧二字。此二字當在不耕而多食之上。謂其挾巧伎而不耕作。反多食農人之食也。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

樾謹按公得冒主者。謂顯然得冒主也。漢書吳王濞傳。公卽山鑄錢。胡建傳。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注並曰。公謂顯然爲之也。是其義也。夫人務侈。謂人人務侈也。襄八年左傳。夫人愁痛。杜注曰。夫入猶人人也。是其義也。

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孽產子。

樾謹按。建本如此。潭本無夫字。然夫字非衍文。但當移在曰字之上。其文云。夫曰爲大。句治。句可也。句若爲大。句亂。句豈若其小。蓋此因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故以此破之。無動是一說。爲大又是一說。上文云。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乃破無動之說也。此云。夫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乃破爲大之說也。賈子以爲獻計者。但知爲大耳。爲大而治誠可也。爲大而亂。則豈若爲其小乎。文義甚明。盧本刪去此十五字。則上文有無動爲大兩說。此但破無動一說。於文爲不備矣。

進計者猶曰無爲。

樾謹按。上文云。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夫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蓋舉獻計者之說。而一一破之也。此文當云。進計者猶曰無動爲大。方與上文相應。乃云進計者猶曰無爲。則既遺爲大一說。而上云無動。此云無爲。亦殊不合矣。蓋賈子原文。本作無動爲大。班固刪削。遂成此誤。不可不正也。

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壹通。

樾謹按。所謂卽所爲也。古書謂爲字多通。呂氏春秋恃君篇。凡吾所爲爲此者。趙策作所謂。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所爲數問君者。漢書作所謂。此文用所謂。正賈子之原文。盧校云。本作所謂。誤。今改正。則失

之矣。上文云。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所謂亦所爲也。盧氏何不改乎。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

樾謹按自此至陛下柰何久不正。此與前段罷關意不相承。當合下屬遠篇爲一。蓋壹通篇之文。至害兼覆之義。不便而止。天子都長安以下。卽爲屬遠篇。傳寫者誤割之。非賈子之舊矣。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屬遠。

樾謹按不字衍文。天下振者。言天下爲之振動也。今衍不字。非其意矣。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

樾謹按盧校疑行勝當作行滕。已得之矣。自詣當從潭本作自儲。吉府本作自諸。諸卽儲之段字也。以所聞三字涉下竊以所聞句而衍。慮非假貸自儲。非有也。言大氏非假貸自儲。則無有也。非有猶無有耳。痺篇曰。死而非補。猶死而無補也。可證此非字之義。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

樾謹按盧氏以丞相二字連讀。大誤也。此以縣令丞連讀。相歸休者連讀。見字衍文。卽得字之誤。而衍者。古得字作尋。闕壞而爲見字。校者注得字於下。傳寫誤合之。遂成見得二字矣。此言道路遼遠。人不願往。縣令丞之歸休者。大氏非彊有力。卽不得從者耳。

六七諸公皆無恙。親疏危亂。

樾謹按六七下又言諸不辭甚矣。諸公當作公諸。諸讀爲者。古字通用。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弁諸果。後弁諸獵。諸卽者字也。禮記郊特牲篇。或諸遠人乎。士虞禮注。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六七公諸皆無恙。猶言六七公者皆無恙。後人不達其義。涉下文屢言諸公。因誤倒之耳。漢書正作六七公者可證。

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

樾謹按白虎通諫諍篇曰。宰制也。故此以宰制連文。漢書作帝制。則與天子自爲複矣。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

樾謹按漢書作誰與領此。此卽指諸侯而言。班固所改也。又刪此所謂親也者六字。然此句上應臣請試言其親者。下起故疏必危。親必亂。似未可刪。盧校從漢書削去。則不如讀漢書矣。

故禹水九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憂民。

樾謹按甚也卽甚者。屬下爲義。猶曰甚者野無青草也。禮記檀弓篇。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論語陽貨篇。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無也。並上言古者。下言今也。是也與者同。

未穫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

樾謹按年當從潭本作耳。吉府本同。此言豐歲特未收穫耳。然其困已若此。

上弗自憂。將以誰偷。

樾謹按偷讀爲輸。荀子脩身篇。偷儒轉脫。楊倞注曰。偷當爲輸。是其例也。言上弗自憂。則此憂無可委輸也。

中國乘其歲而富彊。解縣。

樾謹按歲乃威字之誤。此說匈奴事。與歲無涉。

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匈奴。

樾謹按昧利猶貪利也。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

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爲大操。帝義也。

樾謹按師古注漢書本傳。引此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此文人道下奪也字。仁人古通。帝常形似。然上文曰。妨害帝義。則帝字不誤。

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

樾謹按匈奴之使至者是一事。大降者是一事。若猶及也。猶言匈奴之使至者。及大降者也。禮記內則篇。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與此若字同義。下文曰。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又曰。陛下之所召幸。若

所以約致也。並與此同。

美臠臠炙肉。

臠謹按炙肉二字。衍文也。臠卽炙之異文。炙從肉從火。此變從火爲從煮。則以義而兼聲矣。故炙亦作臠。顏氏家訓曰。火旁作庶爲炙是也。庶與煮同聲。周官庶氏注曰。庶讀如藥煮之煮。然則臠從煮聲。猶臠從庶聲矣。讀者以臠卽炙肉之炙。故注炙肉二字於下以識之。傳寫誤合之正文耳。美臠臠具醯醢。皆三字爲句。今衍炙肉二字。則與下句不倫矣。

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

臠謹按但乃具字之誤。具誤爲俱。因誤爲但矣。下文云。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與此同義。彼分言之。則曰。助之具。假之樂。此合言之。則曰。假之具。樂矣。具謂器具。樂爲鼓樂。非一事也。

陛下必時有所富。

臠謹按富當從建本作官。盧校依他本作富。非是。官者館之古文。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保傅篇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漢書曰。官謂官舍。官舍卽館舍也。此云時有所官。猶云時有所館。下文云。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廚處。大困京。廡有編馬。庫有陣車。並就館舍言。可證。下文又曰。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益知此文作富者之誤矣。

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

樾謹按王乃土字之誤。屬上讀。言皆過其故土也。慮出其單于。或六字爲句。或讀爲城。說文戈部。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城曰。或又從土。是或本城之正字也。出其單于。或者。出其單于之邦。域也。慮與無慮同。猶大氏也。言大氏出其單于之邦域。時時賜此而爲家也。

上乃幸自御此薄。

樾謹按薄讀爲博。謂博戲也。莊十二年公羊傳。與閔公傳。釋文曰。博字書作簿。然則此作薄者。疑簿之誤矣。上文或薄或揜。義與此同。

具帶服賓餘。

樾謹按賓餘。卽史記匈奴傳所謂比余也。餘余同聲。古字通用。周官委人職。凡其余聚以待頒賜。鄭注曰。余當爲餘。是也。賓與比亦一聲之轉。白虎通封禪篇。賓連者木名也。其狀連累相承。然則賓連卽比連也。說文目部。引詩國步斯曠。今詩桑柔篇。作國步斯頻。鄭箋云。頻猶比也。蓋頻比一聲之轉。曠頻亦一聲之轉。賓得通比。猶曠得通頻也。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管子勢篇曰。動靜者比於死。比於死。卽濱於死也。並可爲賓餘卽比余之證。

衆欲無來。恐或軒之。

樾謹按軒乃擗字之誤。文選長楊賦。麾城擗邑。李善注引蒼頡曰。擗。拍取也。恐或擗之言。恐爲人所取。方與上句若虎在後一律。漢書楊雄傳作擗。卽擗之誤。此作軒。又擗之壞字矣。

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臠炙臠者。每物各一二百人。

樾謹按大字不誤。潭本作夫。非也。大猶言大率也。數甯篇曰。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與此大字正同。

闔閭富。故然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准難。

樾謹按此本云闔閭富。句。然故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句。然故使荆軻殺秦王政。然故猶是故也。禮記少儀篇曰。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管子任法篇曰。然故。謹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荀子大畧篇曰。然故民不困財。韓子難三曰。然故忠臣盡忠於公。諸書並以然故連文。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此文兩言然故。正與彼同。今作故。然。則不可通矣。

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

樾謹按不億猶不逞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不可億逞。是億與逞同義。

或稱春秋而爲之登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傳職。

樾謹按革者戒也。文選三國名臣序贊。訓革千載。李善引蒼頡篇曰。革。戒也。革勸卽戒勸。國語楚語正

作以戒勸其心。

德言以揚之。

樾謹按楚語作德音以揚之。疑此言字誤。

天子不姻於親戚。

樾謹按古人稱父母爲親戚。昭二十年左傳。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韓詩外傳。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並其證也。此本作天子不恩於親戚。後人不達親戚之義。故易以姻字耳。大戴記保傅篇作天子無恩於父母。父母卽親戚也。

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

樾謹按此本作安而易。與下句樂而湛相對爲文。隸書所字或作𠄎。見魏孔羨碑。與而字相似。因致誤耳。大戴記保傅篇作安如易。如卽而也。

夜漏屏人而數。

樾謹按數者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說其義得通。隱十二年穀梁傳曰。植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甯注曰。累數總言之也。然則累數卽累說也。屏人而數。猶屏人而言。盧校未得數字之

義。故疑其有脫文矣。

左億右臆。連語、

樾謹按臆讀爲十萬曰億之億。左億右億。極言其數之多也。

提石之者猶未宥止。

樾謹按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以冒絮提文帝。索隱引蕭該曰。提猶擲也。廣雅釋詁。石。擲也。此提石二字之義。

以時巡循。輔佐、

樾謹按巡乃順字之段借。巡順並從川聲。古通用也。循乃脩字之誤。循脩二字。隸書相似。往往致誤。荀子王制篇曰。以時順脩。楊注曰。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可據訂正。盧校云。循卽巡字。後人妄增。猶未得也。

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

樾謹按命字上奪脩憲二字。審詩商。脩憲命。禁邪言。息淫聲。皆三字爲句。荀子王制篇作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是其證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八

賈子二

虞人翼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禮。

樾謹按復乃優字之誤。言優假尊者。使之易中也。上文云。所以優飽也。文義正同。今誤作復。義不可通。既云以待一發。則無再發之事。又何復中之有。

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

樾謹按還乃還字之誤。小爾雅廣詁。沒。無也。方言曰。還。及也。沒。不還者。無不及也。故下所說。皆逮下之事。

不出穎羅。

樾謹按穎讀爲絰。大元元瑩篇。禍福絰羅。正以絰羅二字連文。可證也。絰從圭聲。穎從頃聲。而得相通者。說文絰讀若同。卽其例矣。禮記祭義篇。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鄭注曰。頃當爲跬。聲之誤也。然則絰之通作穎。猶跬通作頃矣。

魚肉不入廟門。

樾謹按魚肉之義未詳。肉疑育之壞字。育下從肉。闕其上半。則爲肉字矣。魯語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置罾，設罝鄂，以實廟庖。卽魚育不入廟門之義。

攪鬻搏擊之獸，鮮毒蠹猛，蚋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鏢乎大仁之化也。

樾謹按盧校本於鮮字密字絕句，是矣。惟未解密字之義。密讀爲伏。古人書伏字，或作慮，或作宓，故伏羲氏漢書五行志作慮。古今人表作宓。密與慮宓同聲，故亦得通作伏矣。毒山句不可曉。疑毒字衍文。蓋卽涉上句而衍者。薄矣二字傳寫誤倒。賈子原文云山不蕃，草木少矣。言山之不蕃，草木者少也。又云：薄鏢乎大仁之化也。薄鏢連文，猶言灼爍也。古音灼與暴近。墨子親士篇：靈龜近灼，神蛇近暴。以灼暴爲韻，是其證也。而薄與暴聲相同。匡謬正俗七引山海圖讚曰：暴有薄音。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並其證也。是故薄鏢卽灼爍也。凡形況之辭，本無定字，亦無定義。在以聲求之而已。爾雅釋詁：毘，劉暴樂也。桑柔篇毛傳作暴爍。卽此文薄鏢也。暴爍本希疏之義。而因有光明之義。凡樹木茂密則幽，希疏則明也。因又變其字爲灼爍。說文新附：灼爍，光也。許書無灼爍，而有玃瓌。實則皆後出字耳。

溲然漉然憂以湫。容經。

樾謹按此當從潭木作憂以下。湫卽漉之異文。不當重出。

喪紀之容，恻然慄然若不還。

樾謹按還亦當爲還與禮篇沒不還同誤若不還者若不及也下云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不足猶不及也。

身似不則。

樾謹按不則之義不可曉或改爲側字亦非也身自不宜傾側豈但似之而已乎則當讀爲卽禮記王制篇必卽天倫鄭注曰卽或爲則是古字通用故廣雅釋言曰則卽也身似不則者身似不卽也言其身若不往就之者然故下句曰從容而任。

旄如濯絲。

樾謹按淮南墜形篇多旄犀高誘注曰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此文旄字當從彼讀方合如濯絲之義。

隨前以舉。

樾謹按隨乃駮之段字隨從隋聲與妥聲相近儀禮士虞禮注曰今文墮爲綏特牲饋食禮注曰墮與按讀同並其證也古無駮字故以隨爲之說詳羣經平議周易執其隨下此云隨前以舉與下句項衡以下相對爲文言拜之時其駮必前以舉其項必衡以下也益知隨之爲駮段字矣。

故能宗揖其國。

樾謹按揖與輯通。宗疑安字之誤。安輯之文。史傳屢見。漢書段會宗傳。使安輯烏孫。孫寶傳。蠻夷安輯。西域傳。可安輯。安輯之。王莽傳。安輯海內。並其證也。

審乎明王。

樾謹按淮南子本經篇。審于符者。高誘注曰。審明也。審乎明王。正以審乎爲形況之辭。審乎所以擬其明也。潭本審作沈。非是。

故威勝德則愷。德勝威則施。

樾謹按愷當讀爲愨。周書世俘篇。凡愨國九十有九國。孔晁注曰。愨。惡也。威勝德則惡矣。故曰愨也。施者弛之段字。言德勝威則廢弛也。

是法廢而威不立也。春秋。

樾謹按此下有非所聞也四字。盧校以爲不類原文而去之。此大誤也。論衡福虛篇載此事云。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但奪去以使國人之五字耳。當據論衡補。

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樾謹按故字衍文。論衡福虛篇作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無故字。

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懋謹按視聽乃親德之誤。論衡作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是其證也。上云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此云天之親德。卽承上文爲說也。廣雅釋詁。察至也。不可謂不察者。不可謂不至也。後人不達察字之義。疑與天之親德。意不相承。遂以形似之字易之。而爲天之視聽矣。

寇挾城堞矣。

懋謹按挾讀爲接。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鄭注並曰。古文挾皆作接。

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

懋謹按戰國策作小而生巨。當從之。古占驗之辭。必有韻。巨與下爲韻。大與下則非韻矣。當據國策訂正。

昔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先醒

懋謹按靜讀爲靖。古字通用。尙書堯典篇。靜言庸遠。漢書王尊傳作靖言庸遠。是其證也。爾雅釋詁。靖。謀也。自靖者自謀也。韓詩外傳載此文。作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雖與此不同。然彼謀字卽此靜字之義。

天下服而□御耳痺。

樾謹按上句云上下調而無尤。下句云四境靜而無虞。則此句所闕亦必是無字矣。御讀爲悟。御從鉤聲。卸從午聲。悟從吾聲。吾從五聲。故御與悟聲近而得通。說文金部。鑣或作鋸。卽其例也。天下服而無悟者。天下服而無逆也。說文午部。悟逆也。後人不解御字。以無御不可通而闕之。又或妄補在字。更失之矣。

飲腑水。

樾謹按腑卽腐字。移下半肉字於古旁耳。呂氏春秋盡數篇。流水不腐。然則腐水謂淤積之水。楚辭離世篇。淹芳芷於腐井兮。王逸注曰。腐臭也。卽此所謂腐水矣。

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爲積。

樾謹按官乃館之古文。說詳匈奴篇。閒官卽閒館。謂館舍之空虛者。上林賦。靈囿燕於閒館。是也。此言請以越國百世之名寶。因吳國館舍之空虛者。而以爲積。故曰因閒館爲積也。

稱善累德。

樾謹按稱讀爲每。說文苒部。每。并舉也。并舉亦有積累之義。故與累德對文。

范蠡負室而歸五湖。

樾謹按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吉府本同。當從之。蓋此文言越之君臣皆不善終。以明誣神而逆人。則

天必敗其事也。下文曰：大夫種繁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則死，然則范蠡負石蹈湖，亦是言其不得其死，非如蔡澤所謂超然避世，長爲陶朱者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于江，意與此近。古事相傳，往往不同，卽如子胥爲夫差所殺，其事甚著，此云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然則說范蠡事，豈必如世所傳乎？

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

樾謹按：牧乃狀字之誤，言天之處雖高，而其聽則甚卑，其狀雖若芒芒然，而其視則甚察也。

寡人朝飢，時酒二醜。論誠

樾謹按：說文角部，觶，小觶也。醜卽觶字，變從角者，而從酉耳。說文以爲小觶，實卽觶之異文，觶之爲觶，猶觶之爲觶也。

猶觶之爲觶也。

大夫國士畜我。

樾謹按：大字衍文也。上云：夫衆人畜我，此云：夫國士畜我，兩文正同。古人書大夫字，或止於夫下，積二畫，如嶧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故往往相亂。晏子春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是誤大夫爲夫也。此云：大夫國士畜我，是誤夫爲大夫也。雖屬錯譌，而尙可見古書之真，別本有作是者，則後人率意妄改耳。盧校反謂建本譌，非也。又階級篇：作國士遇我，此作畜我，義通。盧氏必從別

本作遇我亦失之拘矣。

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退讓。

樾謹按見當作尋。古得字也。與見相似。往往致譌。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亦尋字之譌。

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間之者。裹糧而至。君道。

樾謹按民間之者。民自聞之也。非文王令之聞之也。於義殊不可通。潭本作令近規之。民間之者。響裹而至。吉府本同。據此則當於規之絕句。近乃匠字之誤。干祿字書所載。如匣作迺。匹作迺。匣作迺。陋作隨。凡從匚之字。每變而爲辵。然則匠之誤作近。亦猶是矣。此言文王有志爲臺。令匠氏規度之。而民間之者。已裹糧而至矣。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此卽所謂令匠規之者。蓋古詩說也。因匠誤作近。遂改規字爲境字以合之。其句讀舛。而義亦全失矣。

榆鈇陂。雜芷若。蚩虱視。益口笑。勸學。

樾謹按此皆以三字爲句。榆鈇陂。未詳。疑榆字讀若司馬相如傳。揄紵綺之揄。揄之言引也。陂乃帔段字。此句蓋言衣服之美耳。雜芷若者。芷若皆香草也。列子周穆王篇。雜芷若以滿之。正以雜芷若連文。故知此當以三字爲句也。蚩虱視。義不可通。蚩疑望之。段字虱則風之誤字。言望風而視也。益口笑者。

益讀爲翳。堯典之益。秦本紀作翳。是其例也。方言曰。翳。掩也。翳口笑。卽掩口笑也。此數句。惟第一句之義。尙當闕疑。以下三句。皆明白矣。盧校本疑榆缺卽陝輸。因以榆缺陂雜爲句。芷若蚩虱爲句。無理殊甚。不可從也。

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

樾謹按。忘當爲亡。亡乎已者。不在乎已也。古人謂不在爲亡。禮記祭法篇。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荀子正論篇。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淮南子原道篇。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諸書並以亡與在對。是亡猶不在也。後人不達亡字之義。加心作忘。轉不可通矣。

鏡儀而居道術

樾謹按。儀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傳曰。俄。傾貌。廣雅釋詁曰。俄。表也。凡人置鏡必稍傾表之。然後可以自鑒。故曰鏡俄而居也。

反友爲齧。

樾謹按。齧字無攷。說文齒部。齧。缺齒也。讀若權。疑卽此字。蓋相齧齧之意。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汗。

樾謹按隱三年左傳服注曰水不流謂之汙字亦作滂一切經音義八引三蒼曰停水曰滂是汙爲停積之水故反行爲汙也

行歸而過謂之順

樾謹按過當作和古書和字或以曷爲之淮南子說山篇曷氏之壁高誘注曰曷古和字是也賈子原文本作曷後人不識因改爲過矣和與順義正相應

六理無不生也六術

樾謹按無字絕句言無此六理則不生也

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

樾謹按與乃興字之誤

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爲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

樾謹按此所謂廟非廟祧之廟也呂氏春秋慎勢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是王者所居謂之廟也此三廟卽所謂三寢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

寢其說略同。而謂孫從王父母似下若此書所說之善矣。
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

樾謹按此本作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小。言數之多者由少而加。度之大者從小而出也。下文曰。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豪。是故立一豪以爲度始。此正度出於小之證。建本作數加於小。蓋卽下句之小字。誤移至上句耳。於是下句遂不得其字。妄加居字以足句。校者雖知上句之當作少。而不知移小字於下句。則終無以得其義也。

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道德說。

樾謹按盧校本改畢作華。而說以周官彤方氏華離之地。恐未足據。其於離字絕句。尤誤。據下文。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則狀字當屬上讀。此云理離狀也。亦離狀連文。不得於離字絕句。明矣。理離狀卽畢離狀。蓋畢誤作里。又誤作理耳。
未變者道之頌也。

樾謹按未字乃夫字之誤。

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

樾謹按精乃循字之誤。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十字爲句。下文云。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

合句法與此一律。因循字誤作精。盧校遂於弗字絕句。下句亦讀至不字絕句。殊失之矣。

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大政上、

樾謹按此下有闕文。以上文例之可見。

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樾謹按謂之不明句。當在知惡而弗改下。

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

樾謹按衰也。當作衰之。此云何君子之道衰之數也。下云何天誅之遲也。兩文相對。數之言促速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己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此以數與遲對。正與彼同。亦當讀爲速。下文曰。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卽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卽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久數對文。可知數字之義。卽可證此句之誤。

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

樾謹按曲折而從君。上有闕文。當有如形一喻。然後如景句。乃有所承。蓋聲響一喻。形景一喻。不可并而爲一。下文曰。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啍啍然協

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以後證前。知此文將言如景。必先言如形。其有闕文明矣。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大政下。

懋謹按信疑倍字之誤。

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

懋謹按此道之政也。文不可通。當作此道之謂也。傳寫誤耳。上文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

懋謹按行下本有政字。上云。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此云故國也者。行政之綱。然後國臧也。兩文相承。今奪政字。則文不成義矣。

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

懋謹按察也二字。誤倒。侯字衍文。士察二字亦誤倒。本云。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也。察國之治。句。政在諸大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文云。君必擇其臣。卽所謂察國之治。政在諸大夫也。惟國之治在諸大夫。故君必擇其臣也。又云。臣必擇其所與。卽所謂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也。惟士之理在其與徒。故臣必擇其所與也。舊校本作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句得之。上句猶未得。

又按上句所謂政在諸大夫者。此政非政令之政。乃是語詞。猶言正在於此也。下文政有命國無君也。政有命國無吏也。政有命國無人也。又云。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故政謂此國無人也。諸政字並同。論語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卽此文政字。

分人而不譚者。其惟道矣。脩政語。

樾謹按譚讀爲劓。說文刀部。劓。滅也。字或作擗。管子五輔篇。整齊擗誅。以避刑戮。又或作縶。荀子不苟篇。不能則恭敬。縶以畏人。擗。誅。縶。並卽劓滅之義。而引申之。字異而義同也。分人而不譚者。謂雖分以與人。而其數不爲之減也。盧解以譚查釋之。則與分人之義不相應矣。吉府本譚字下注云音擗。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樾謹按忘讀爲亡。大元交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范望注曰。亡猶絕也。播之於天下而不亡。謂播之於天下而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謂德音不絕也。國語周語。令聞不忘。謂令聞不絕也。其義並同。若以本字讀之。則胥失之矣。

學黃帝之道而賞之。

樾謹按賞讀爲償。廣雅釋言。償。復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故節仁之器。以脩

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樾謹按。故士緣黃帝之道。至天下亦平矣。二十五字。皆衍文也。上文載帝顓頊之言。云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矣。此文涉彼而衍。又改下句黃帝爲顓頊。以實其爲帝嚳之言。盧氏校親疏危亂篇云。傭書小人。唯欲篇幅稍溢。利多得金。其知言乎。困學紀聞卷二引此書曰。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是王厚齋所見本。無此數語。且兩條合爲一條。亦無下帝嚳曰三字也。或疑王氏所引不備。未足爲據。則固不然。如下文有兩湯曰。王氏引之。則云湯曰。又曰。未嘗并爲一談也。若此有兩帝嚳曰。則亦當云帝嚳曰。又曰。何以并而一之乎。

故吾詳取之以敬也。

樾謹按。困學記聞引此無詳字。當據刪。

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脩政語下。

樾謹按。盧校別本作戰乎。當從之。上文周武王問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故粥

子告以攻守戰三者同器也。攻守而戰乎。猶大政上篇云。明君而君子乎。賈子自有此文法。言攻守與戰也。三者並舉。以而字連屬之。又用乎字爲語詞耳。上下文粥子之對。並曰唯疑。此文唯下亦當有疑字。

上下之人等其志矣。

樾謹按禮記樂記篇。然後立之樂等。鄭注曰。等。差也。周官司勳職。以等其功。鄭注曰。等。猶差也。然則等其志矣。謂其志有等差也。與上文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一義。非齊等之謂。

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禮容語下。

樾謹按是當爲視。釋名釋姿容曰。視是也。視與是義本相通。故古書或段是爲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楊倞注曰。是蓋當爲視。此其證也。國語周語載此事曰。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此言是。彼言視。文異而義同矣。

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

樾謹按制令當爲制度。蓋訓命爲制度。訓基爲經。故下文曰。經制度。卽釋基命之義。後人不達其意。疑命當訓令。遂改爲制令。然詔令稱制。三代未聞。制令二字。義不相連。賈子述叔向之言。不當以制令連文也。至基之訓勢。未聞其義。直當爲衍文耳。

太宰持斗而御戶右。胎教、

樾謹按斗大戴記保傅篇作升。盧辯注曰。升所以斟。孔氏廣森補注。以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說之。然穆天子傳。佐者承斗而哭。郭璞注曰。斗。斟水杓也。御覽七百六十二引通俗文曰。木瓢爲斗。則斗亦未始不可以斟。盧氏所據大戴記。其作升作斗未可知也。且下文云。荷斗而不敢煎調。則並非斟酒之物。孔氏謂持升卽持勺。義亦未安。今按斗與豆音近而易誤。考工記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注曰。豆當爲斗。又云飲一豆酒。注曰。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並其證也。疑此文本作太宰持豆而御戶右。詩生民篇。印盛于豆。毛傳曰。木曰豆。豆。薦菹醢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執觴觚杯豆而不醉。盧注曰。豆。醬器。則與下文不敢煎調。文義正合。因豆斗聲近而誤。豆爲斗。又因斗升形似而誤。斗爲升。均非本字耳。

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爲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

樾謹按羞臣領三字。及故謂領臣之子也七字。並疑衍文。此本云。正之禮者王太子。句。無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句。之子朝王太子。句。是謂臣之子也。蓋以上文所說諸禮。惟王太子得行之。人臣之子皆無是也。故曰正之禮者王太子。無臣之子也。正之禮者。猶云正其禮者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

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是也。此下云云。又申說臣之子之義。謂其身朝王者。其妻必朝后。其子必朝王太子。是乃所謂臣之子也。因多衍字。故文譌難讀耳。

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

樾謹按威王在簡公之後。不應先言威王之彊。而後言簡公之殺。與上下文皆不一律矣。大戴記文與此同。惟說苑尊賢篇作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則與上下文一律。或賈子原文也。無宜治之民。

樾謹按上云無常安之國。則此當云無恆治之民。恆與宜相似而誤。說苑尊賢篇。正作恆字。當據訂正。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讓。立後義。

樾謹按俗字絕句。明疑所字之誤。失所尊敬而不讓七字爲句。盧校於失字絕句。而解明尊敬爲明知所當尊敬。義未安也。吉府本作失開尊敬。尤誤。

諸子平議卷二十九

淮南內篇一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原道、

樾謹按撫讀爲幪說文巾部幪覆也古書或以撫爲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楊倞注曰撫掩也掩卽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幪於六合高誘注曰幪覆也幪幪同義作撫者段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神託於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總

樾謹按大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豪之末而視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
遂兮洞兮

樾謹按遂讀爲邃離騷經閨中旣邃遠兮招魂篇高堂邃宇王逸注並曰邃深也洞亦深也文選西京賦赴洞穴薛綜注曰洞穴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亦有深義遂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與上句幽兮冥兮意義相稱高注曰洞達也非是

扶搖珍抱羊角而上

樾謹按此當作扞扶搖抱羊角而上。讀者因淮南書多以扞抱連文。高氏此注又曰扞抱引辰也。故移扞字於下。使扞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皆風也。莊子逍遙遊篇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引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又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是其義也。扞扶搖抱羊角而上。猶云搏扶搖羊角而上。今作扶搖扞抱羊角。則義不可通矣。

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樾謹按既言要。又言柄。於義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文子道原篇。作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彼言要。此言柄。彼言觀。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人據文子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爲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亦當有也字。蓋此是答問之辭。若無也字。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當據文子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

樾謹按害乃容字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容字之誤。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蓋古本樂記字本作容。故徐廣讀頌爲容也。靜性爲韻。動容爲韻。作欲作害。則皆失其韻矣。且上言動。下言容。容亦動也。說文手部。榕。動榕也。容卽榕之段字。亦或作溶。韓子楊推篇曰。動之溶之。是也。感而

後動卽是性之動。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害。則皆失其義矣。史記作頌者。頌與容古通用字。若是欲字。害字。則史記無緣誤作頌。徐廣又何據而讀爲容乎。故知此與禮記並誤也。說詳羣經平議。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樾謹按伊尹不聞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並稱。伊尹疑當作尹儒。呂氏春秋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夢受秋駕於其師。卽其人也。傳寫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於尹字之上耳。道應篇作尹需。

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

樾謹按大字泛而無指。義不可通。疑本作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海。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曰大海曰寒。雪曰至道。皆二字爲文。與莊子秋水篇不同。彼云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曰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爲文。古人屬辭必相稱如此。高注於次句曰。言蟬蝸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雪字。若正文但言寒不言雪。則高注何以橫加雪字乎。卽謂增字以足句。何不據莊子加冰字。而必加雪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次句曰語寒雪。三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相稱。且寒以雪言。至以道言。大以何物言乎。文又不備矣。梁張綰文曰。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巨海卽大海也。

藏於不敢。

樾謹按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取當從之。卽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取與敢形似而誤。

授萬物而無所前後。

樾謹按授上當有稟字。上文曰。稟授無形。又曰。布施稟授而不益貧。下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並以稟授連文。是其證也。文子道原篇作稟授萬物而無所先後。當據補。

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

樾謹按說文高部亭。民所安定也。是亭有定義。故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曰。亭。定也。亦通作停。釋名釋言語曰。停。定也。定於所在也。五味亭矣。猶曰五味定矣。文子道原篇字正作定。可證也。高注曰。亭。成也。於義轉迂。

憂悲者德之失也。

樾謹按上云。喜怒者道之邪也。下云。好憎者心之過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憂悲。則非其義矣。憂悲當作憂樂。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卽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文異義同。悲卽憂也。當由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寫誤合之。轉脫樂字耳。

豈必處京臺章華。

樾謹按京臺卽強臺也。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是也。強字籀文作疆。從彊得聲。與京聲相近。靈或作靈。靈或作鯨。皆其例也。故強臺亦稱京臺矣。強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作京臺。此京臺卽強臺之明證。

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恍然若有所誘慕。

樾謹按高注曰。恍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解車休馬。罷酒徹樂之後。方云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若已惕然。又何樂之有乎。恍當讀爲誑。說文言部。誑。誘也。下言有所誘慕。故上言誑然。義正相應。作恍者。段字耳。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

樾謹按不入於耳。句衍不字。言雖入耳而不著於心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誤衍。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據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訂黎累爲黎黑。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爲殖。管子地員篇。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是殖有臞瘠之義。形殖謂形體臞瘠也。蓋卽從脂膏殖敗之義而引申之耳。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

樾謹按不能當作能不傳寫誤倒。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

樾謹按下兩者字皆衍文日充以壯日耗以老猶言日充而壯日耗而老也。有者字則文不成義。文子九守篇正無兩者字。

一範人之形而猶喜。傲真。

樾謹按範卽犯之段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曰。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是範犯古字通也。莊子大宗師篇。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皆其證也。高注曰。範猶遇也。遭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遇釋犯也。高注又曰。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則望文生訓。失之泥矣。

其道可以大美與而難以算計舉也。

樾謹按美當作筴。隸書策字也。史記五帝紀。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是大筴卽大數也。與亦舉也。言止可以大數舉也。筴與美形似而誤。大戴記易本命篇。此乾坤之筴。盧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筴。而今正文筴字亦誤作美。是其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與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樾謹按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字之誤。莊子齊物論篇曰：和之以天倪。

休于天鈞而不礪。

樾謹按高注曰：礪，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此說天鈞之義，殊爲無據。莊子齊物論篇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郭象注曰：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釋文引崔譔曰：鈞，陶鈞也。淮南休乎天鈞之文，卽本莊子義，亦當與彼同。謂休乎自然之陶鈞，故不敗也。他書無以積寒之地爲天鈞者，足徵高注之非矣。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

樾謹按高注曰：臺，猶持也。以持訓臺，蓋以聲爲訓。釋名釋宮室曰：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是其證也。方言曰：臺，支也。支與持義同。錢氏坵謂臺當作臺。古文握字，然臺之訓持，自是古訓，不必疑其字誤也。莊子庚桑楚篇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是亦以臺爲持。故釋文曰：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然則臺簡卽持簡，猶靈臺卽靈持矣。

譬若周雲之龍從遼巢彭澤而爲雨。

樾謹按高注曰：周雲，密雨雲也。然密雨之雲，謂之周雲，甚爲未安。殆失之矣。周當讀爲朝。詩汝墳篇：惄如調飢。毛傳曰：調，朝也。周之爲朝，猶調之爲朝也。朝雲爲雨，卽詩所謂朝隴于西，崇朝其雨也。鄭箋云：

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卽雲也。文選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卽可說此周雲之義。

茫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

樾謹按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文子精神篇作無事之際。乃淺人不得其義而臆改。九守篇亦作無事之業。

華藻罇鮮。

樾謹按高注曰。華藻。華文也。罇。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此說於罇字之義未得。罇。鮮。連文。若是金尊。則與鮮字不屬矣。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說。以說文金部之罇。鱗。謂鮮當爲鱗。然罇。鱗。自是鐘上橫木之飾。此言犧尊。非所施也。今按罇。從尊。聲。尊。猶敷也。謂以金敷布其上也。古者以金飾物。謂之罇。史記禮書注。金薄。瑤。龍。索隱引劉氏曰。薄。猶飾也。薄。卽罇之段字也。鮮。讀爲獻。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曰。鮮。當爲獻。是其證也。明堂位篇。周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罇。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畫爲華藻之形。疏刻而金飾之。是爲華藻罇。獻。

不知耳目之宜。而遊于精神之和。

樾謹按宜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符篇。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卽淮南

所本文子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久矣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上文自伏羲氏而歷數之以至于周室之衰每降而愈下故曰有衰漸以然與其有說也不若尙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

矣。樾謹按終始下衍也字不若尙羊物之終始而條達有無之際兩句一氣相屬今衍也字則文義隔絕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

樾謹按高注曰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又說山篇人莫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沫雨雨潦上覆瓮也沫雨或作流潦今按此當以流潦爲正流潦卽行潦也詩澗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也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是其義也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爲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可知古本如此矣高本作流沫者疑流泉之誤隸書泉字或作涼楊君石門頌平阿涼泥是也古本作流潦別本作流泉義初不異涼與沫相似因誤爲沫矣高據誤本作注而以雨潦上沫起覆甌說之蓋謂是水中浮漚耳其說迂曲而說山篇之沫雨則又涉高注而誤因高注沫雨二字相連淺人妄謂是舉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

沫雨。又於注文雨下加雨字。以從既改之正文。斯爲謬矣。王氏念孫謂當作流雨。流雨之文。殊不成義。不可從也。文選江賦注引作流灤。灤卽說文泉部灤字之異文。許君云泉水也。此正可爲別本作流泉之證。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

樾謹按太平御覽服用部方術部引此文。並無觀字。是觀爲衍文。以其易也。與上句以其靜也。正相對。惟易字於義無取。疑明字之誤。明字從日從月。而易字據說文引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則亦從日從月。故明誤爲易耳。

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

樾謹按趨乃越字之誤。越之言逸也。躡也。越行猶言過行也。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也。文子九守篇。作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是其證。

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者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

樾謹按聲色句移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從。辯者美者智者勇者。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正如此。可據以訂正。

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

樾謹按化生當作生生。涉下句而誤。精神篇曰：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是其證也。

橫。扁。天地之間而不窳。

樾謹按高注曰：扁猶閉也。則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禮士冠禮鄭注曰：扁所以扛鼎。考工記匠人注曰：大扁。牛鼎之扁。長三尺。小扁。腳鼎之扁。長二尺。是扁者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扁。橫木校輪閒。一曰車前橫木也。是凡橫木皆謂之扁。故以橫扁並言。

蝨。蝨。嚙。膚。而。知。不。能。平。

樾謹按知猶志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知與志義通。知不能平者。平。定也。謂志不能定也。與上句蜂螫螫指而神不能澹。高注曰：澹。定也。義正一律。太平御覽蟲豸部引作性不能平。恐後人不達知字之義而臆改。未足爲據。王氏念孫謂性猶體也。此恐不然。神也。志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憂患之來。攫人心也。直蜂螫之螫毒。而蝨蝨之慘怛也。言攫人心。不言攫人體。則此不當以體言矣。

雖欲勿稟。其可得邪。

樾謹按國語晉語將稟命焉。楚語是無所稟命也。韋注並曰：稟。受也。此言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攫取。吾

情。吾雖欲勿受之，而不可得也。高注曰：稟猶動用也。於辭意未合。且稟字亦無動用之義。

東北曰變天。天文、

樾謹按周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爲前歲之末，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東北變天之義，亦取諸此。以其居終始之交，故以變名。高注以萬物萌芽說之，尙未盡變字之義。

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

樾謹按既云有位，又何爵焉。爵有位之文，殊不可通。位疑德字之誤。有德有功，相對爲文。草書德字作ㄟ，與位相似，故德誤爲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爵，有德封有功，可據以訂正。

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

樾謹按都上疑脫官字。官都者，官之都總也。蓋以二字爲官名。管子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此五官有官都之塙證。又揆度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按司馬及治田土，卽此東方南方之官也。然則官都卽此五官之一矣。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樾謹按下文曰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然則太一自在紫宮不在太微。此太一乃天子二字之誤。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是其明證。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

樾謹按高注曰闕猶門也。然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則非門闕之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然天河非星也。徧考書傳無以天河爲星名者。今按天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是其證也。天字篆文作夭與兩字相似。故兩誤爲天矣。

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樾謹按此文有錯誤。冬至水王夏至火王。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之一也。火正與水漏有二義。水正與陰勝則止一義耳。兩文不稱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夫冬至水從之夏至火從之則夏至何以溼冬至何以燥乎。前後不相應。三也。今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日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日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

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勝字當讀爲升。勝升古通用。謂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與下文一貫矣。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懋謹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是其義也。二陰一陽。則二二如四。一三如三。其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二。所謂二陰一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三如六。一二如二。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陽一陰成氣三也。高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卽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

以至子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懋謹按高注曰。收歛其所藏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歛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歛其所藏而出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收連文。義亦未安。收疑斂字之誤。尙書洛誥篇。乃惟孺子頌。說文支部作乃惟孺子斂。是布斂卽布頌。猶言頌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乃布頌之也。高氏據誤本作注。後人以布收異義。不得連文。遂以布爲衍字。而削之矣。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

樾謹按溫涼異義不得連文涼當作良聲之誤也。

南方曰巨風地形。

樾謹按巨乃豈之壞字。豈讀爲愷。高注云。一曰愷風。愷正字。豈借字。巨誤字耳。說詳呂氏春秋。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樾謹按萬一千里言城之高。則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當言城之厚。然其數奇零。疑有脫誤。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

樾謹按門間四里。言每門相距之數也。里間九純。義不可通。疑本作門九純。言門之廣也。門誤爲閒。後人遂妄加里字耳。

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

樾謹按此當作自東北方曰無通曰大澤。方與下文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文義一律。蓋無通也。大渚也。具區也。大夢也。渚資也。九區也。大夏也。大冥也。所謂八殯也。大澤也。少海也。元澤也。浩澤也。丹澤也。泉澤也。海澤也。寒澤也。所謂八澤也。故下文總之曰。凡八殯八澤之雲。是兩九州。今無通大澤。傳寫誤倒。則先澤而後殯。與下不一律矣。高注大澤無通。皆藪名也。本作無通藪。

名也。蓋無通是數。大澤是澤。澤名已顯。故不必注。數名未顯。故必注之。因無通大澤傳寫誤倒。遂增大澤於無通之上。而以爲皆數名矣。其注少海曰。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上注無澤名之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是澤名。少海亦是澤名。特因東方多水。故從大稱而曰海耳。實亦澤也。故言亦也。卽此可見大澤與少海同所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一矣。下文浩澤注曰。浩亦大也。上注無大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以大得名。浩澤亦以大得名。故言亦也。卽此可見大澤與浩澤同在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二矣。

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

樾謹按下文墟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大與細對。美與醜對。剛與肥則不對矣。肥當作脛。廣雅釋詁。脆。弱也。脆卽脛之俗體。堅土人剛。弱土人脛。正相對成義。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柔亦脛也。

食土者無心而慧。

樾謹按高注曰。蚯蚓之屬是也。然蚯蚓之屬。何慧之有。大戴記易本命篇。作無心而不息。盧辨注曰。蚯蚓之屬。不氣息也。此文慧字。疑亦不息二字之誤。

其人面未僂。修頸。

樾謹按高注曰末猶脊也。然則末僂者謂其脊句僂也。末上不當有面字。疑是衍文。又按莊子外物篇末僂而後耳。釋文引李云末上謂頭前也。蓋訓末爲上。又以上爲頭。故以末僂爲頭前。此說末字之義較合。說文木部木上爲末。故人亦以上爲末矣。

汶出弗其流合於濟。

樾謹按說文水部汶水出琅琊朱虛東泰山東入濰。又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洸。是汶水有二。一入濰。一入洸。洸卽濟也。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是誤以入濰之汶說入濟之汶。王氏讀書雜誌已辯正矣。惟弗其之名未能指。漢書地理志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洸。今原山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七十里。亦名馬耳山。弗其二字疑卽馬耳之誤。弗與馬其與耳字形皆相似。

夔生海人。

樾謹按下文又曰凡夔者生於庶人。兩夔字皆腋字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躬膝胠無腋。韋昭曰腋。戚中小毛也。漢書相如傳注引孟康曰腋。毳膚皮也。然則凡腋者生於庶人。與下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一律人以腋言。猶鳥獸魚龜以羽毛鱗介言也。其字本從肉。傳寫誤從穴。後人以從穴之字多上形下聲。因變爲夔矣。管子侈靡篇有鵠字。卽寫字之誤。墨

子備城門篇有贖字。即寶字之誤。說見本書。彼蓋先誤穴爲肉。後人以從肉之字多左形右聲。因變爲鵠爲贖。與此正可互證也。道藏本作凡容者生於庶人。則與窆生海人不相應。即與下文羽毛鱗介不一律矣。又按窆生海人。窆下脫一字。說詳下條。

介鱗生蛟龍。

樾謹按蛟龍乃鱗蟲。非介蟲也。不當兼言介。上文羽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下文介潭生先龍。曰羽嘉曰毛犢曰介潭。是羽毛介各有一字以配之。使成二名。則此文鱗下亦當有一字。傳寫脫去。又涉下文介潭而誤衍介字耳。以此推之。上文窆生海人。窆下亦必脫一字矣。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時則。

樾謹按月令作雨水不時。是也。仲春之月始雨水。則孟春之月而雨水。即爲雨水不時矣。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則正月雨水不復爲異。於是改雨水不時爲風雨不時。非淮南之舊矣。呂氏春秋孟春紀。亦作風雨不時。並太初以後人所追改。

草木早落。

樾謹按月令作草木蚤落。呂氏春秋作草木早槁。此早字即早字之誤。

令滂人入材葦。

樾謹按高注曰。滂人掌池澤官也。然池澤之官。不聞謂之滂人。高注非也。滂人當作榜人。月令命漁師伐蛟。鄭注曰。今月令漁師爲榜人。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張所據月令。卽鄭君所謂今月令。船長之義。亦必月令舊說也。淮南書用榜人字。正本月令。高氏以爲掌池澤官。蓋據月令作命澤人。納材革。故云然耳。非榜人之本義也。後人因高注池澤之文。疑榜字從木無義。改榜爲滂。而古義湮矣。

大禱祭于公社

樾謹按月令作大割祠于公社。割者禱字之誤也。禱之與禱。猶幘之與幘。說文分禱禱爲二字。非是。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所錄無專鼎銘有勛字。釋爲割字。然其文云。用勛眉壽萬年。則非割字也。此字當讀爲禱。其左旁乃周字。蓋段周爲禱。而右旁又作刀。翁氏方綱以爲持刀立戈之類。古鐘鼎文往往有之。不足異也。用禱眉壽萬年。卽用禱眉壽萬年也。說詳余所著金石瑣談。月令大割祠之文。甚爲無義。以此鼎文證之。疑本亦作勛。學者不識古文。故誤以爲割字耳。淮南作禱。可證月令之誤。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故於此詳之。

春行夏令泄

樾謹按下云。冬行春令泄。不當重複。且上文云。仲春始出。季春大出。則春日發泄。不足爲咎也。管子幼

官篇。作春行夏政闔。當從之。蓋發泄太過。故奄然而息也。方言及廣雅並曰。奄。息也。闔與奄通。因脫闔字。而寫者以泄字補之。殊非其義。高注曰。象盛陽發泄也。是其所據本已誤。夫下文冬行春令泄。高注曰。象春氣布散發泄也。然則布散發泄。自是春氣所固然。豈行夏令所致乎。卽此可知其非矣。直而不爭。

懋謹按爭讀爲絳。儀禮士喪禮鄭注曰。絳。屈也。江沔之間。謂繫收繩索爲絳。故此曰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絳。

自古及今。不可移匡。

懋謹按移之言迪也。說文辵部。迪。裘行也。移亦有裘義。禮記玉藻篇。手足毋移。正義曰。移。謂靡迪搖動也。是其證也。匡與輶通。說文車部。輶。車戾也。考工記。輪雖敝。不匡。匡卽輶字。不移匡。言不裘曲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

淮南內篇二

陽侯之波逆流而擊覽冥。

樾謹按高注曰陽侯陽陵國侯也。然陽陵自是漢侯國。史記高祖功臣表有陽陵侯傅寬是也。高注以說古之陽侯殆失之矣。春秋閔二年齊人遷陽。杜注曰國名正義曰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古之陽侯當卽此陽國之侯。水經沂水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是其所在矣。

直偶於人形。

樾謹按偶與寓通。言特寄寓於人之形耳。高注曰外直偶與人同形則增出同字矣。

觀九鑽一。

樾謹按高注曰九謂九天一龜也。此說迂曲。九一皆以數言也。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素問三部九候論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其義也。故古人之言凡至少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杯水一鈞金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九國是也。觀九鑽一言所觀覽者多而所鑽

肇者少也。精神篇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是其義。知不能論。

樾謹按論者知也。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曰：論知也。此論字不訓爲知。蓋以正文已有知字故耳。不知正文知字當讀爲智。知不能論謂智者不能知也。說文心部：愉，欲知之貌。論與愉通。下文曰：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論亦知也。

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

樾謹按高氏注太極之上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此說殊失其義。周易繫辭傳：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太極之上言天之上也。上文曰：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此云取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卽以取火於日取露於月而言。日月麗乎天，故曰太極之上也。注以爲天地始形之初，則與上義不相屬矣。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

樾謹按非上脫未始二字，非下衍乃字，本作其失之未始非得之也。故高注曰：自謂得道，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各依正文爲說耳。文子精神篇曰：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雖用淮南文，然意同而字句固小異矣。不得據彼改此，而轉與高注不合也。

左右若鞭。

樾謹按鞭當讀爲纒。說文糸部。纒。交泉也。段氏玉裁曰。謂以亮二股交辦之也。交絲爲辦。交亮爲纒。此云左右若纒。言如亮之交辦也。左右若纒。周旋若環。兩句一律。高以本字讀之。故所列二說皆非。

黃雲絡。

樾謹按此當作絡黃雲。方與上下文句法一律。高注曰。黃雲之氣絡其車。正說絡黃雲之義。猶下注曰。白螭導在於前。是說正文。前白螭之義。奔蛇騰蛇也。從在於後。是說正文後奔蛇之義。非正文作白螭。前奔蛇後也。後人因注文絡字在黃雲之下。輒改正文作黃雲絡以合之。謬矣。

羣臣準上意而懷當。

樾謹按高注曰。準望懷思當合也。取合上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然懷當二字。甚爲不辭。高注亦曲說耳。懷當乃壞常之誤。言羣臣皆準上意而敗壞其典常也。文子上禮篇作羣臣推上意而壞常。是其明證。獵不聽其樂。

樾謹按高注曰。樂崩故不復聽田獵之樂。此樂字是喜樂字而非音樂字。乃言不聽於義未安。聽疑德字之誤。家語本命篇。効匹夫之聽。王注曰。聽宜爲德。是其例也。德與得通。不德其樂。卽不得其樂。言雖田獵而不得其樂也。正與上句喪不盡其哀。文義一律。後人不知德爲得之段字。遂臆改爲聽耳。

相攜於道，奮首於路。

樾謹按高注曰：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耳。此說極爲迂曲。淮南原文本作奮於首路，首猶嚮也。漢書司馬遷傳：北首爭死敵，師古曰：首，嚮也。是其義也。相攜於道，奮於首路，言不得已自奮勉而嚮路也。兵略篇曰：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正以首路連文，可證此篇之誤。

潦水不泄，瀆澆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瀆而無源者。

樾謹按者當作也。澤字絕句，如而古通用。涸而枯澤者，涸如枯澤也。此言潦水雖瀆澆極望，然旬月不雨，則涸如枯澤矣。所以然者，以其受瀆而無源也。與上文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正相對成義。句末也字誤作者，則文義轉似不了矣。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精神

樾謹按惟乃惘字之誤。隸書罔字或作𠄎，故惘與惟相似而誤也。惘像卽罔象也。文選思元賦：鹹汨𠄎，戾沛以罔象兮，亦作象罔。莊子天地篇：乃使象罔象罔得之，是也。罔象乃疊韻字，與下文瀆澆鴻洞一律，皆無形之象。故曰罔象無形。今作惟像無形，義不可通。乃高注訓惟爲思，則其誤久矣。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樾謹按高注九解有三說。當以八方中央之義爲塙。天文篇。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顯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卽此九解矣。解者分也。謂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爲九也。

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

樾謹按熏當爲勳。勳勞二字連文。古人常語。主乎勳而言之。則勞亦勳也。禮記明堂位篇。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言有勳於天下也。主乎勞而言之。則勳亦勞也。此文曰曷能久勳勞而不息乎。言不能久勞而不息也。文子九守篇。作何能久燠而不息。蓋由後人不達古語而改之。

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

樾謹按守當作得。言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者。或得之於形骸之內也。求與得文義相應。下文曰。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正承此而言。今作守之。失其義矣。一切經音義一引衛宏古文官書曰。得得二字同體。得與守相似。故誤爲守耳。

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

樾謹按脩得生。本作得脩生。得脩生者得長生也。淮南以父諱長。故變長言脩耳。文子九守篇。正作得長生。是其證。今作脩得生。則文不成義矣。高注曰。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

長得生亦當作得長生。後人依既倒之正文而改之耳。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

樾謹按文子九守篇作以千生爲一化。當從之。言生之數雖有千而以爲一也。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兩文相儷。而意亦相準。若作死生。則不類矣。且以死生爲一化。義亦未安。當據文子訂正。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

樾謹按是故真人之所游。本作是真人之游也。乃結上之辭。文子九守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結之曰。此真人之遊也。乃其明證也。下文曰。若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蟻躍。鷗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高注曰。是非真人之道也。若如今本作是故真人之所游。則下文云云。皆爲真人之道矣。其謬殊甚。不可不正。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

樾謹按充當作元。元者本也。謂不失其本也。文子九守篇作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與此不同。雖不必據彼改此。而元字之義。自較充字爲長。高注曰。充實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僂僂。脊管高於頂。膈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

樾謹按子求當作子來。字之誤也。子來事見莊。大宗師篇。其文曰。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友。又曰。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又曰。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淮南所見莊子。其子輿有病。子來有病。兩文。蓋與今本互易。故以僂僂之病屬之子來也。莊子釋文引崔譔云。淮南作子永。抱樸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顧氏千里以作永爲是。誠知其當爲子來。則求與永並屬形似之誤。求固非而永亦未是也。說互詳莊子。

行快而便於物。本經。

樾謹按快當爲決。周易文言傳鄭注。謂古書傳作立。心與水相近。決快相亂。正由此矣。說文水部。決。行流也。是決有行義。上句曰發動而成於文。發亦動也。此云行決而便於物。決亦行也。

元元至碣而運照。

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碣而運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假真篇曰。弊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

蓄榛穢。聚埒畝。

樾謹按高注曰。茂草曰菑。木聚曰榛。積之於疆畝。此注殊失其義。菑者殺草之名。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榛穢連文。其義相同。漢書楊雄傳注曰。榛榛梗穢貌。是也。菑榛穢聚埒畝。皆三字爲句。言榛穢之區。皆災殺之。而集成埒畝也。下文云。芟野莢。長苗秀。是此四句。皆言治田之事。菑榛穢故芟野莢。聚埒畝故長苗秀也。下文曰。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正見殺草之多。若從高注。則與下文不貫矣。

檇檐棧題。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芟荷。

樾謹按高注曰。阿。曲屋。不說菱字之義。疑高氏所據本菱字作凌。言檇檐棧題之上。雕刻樹木。故其喬枝上凌於曲阿也。凌字之義易明。故不煩訓釋。後人因下句言芟荷。遂改凌作菱以配之。則義不可通矣。

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

樾謹按古之人三字。衍文也。四句一氣相屬。皆蒙故聖人者爲文。若有古之人三字。則文義不貫矣。此文本云。故聖人者。由近而知遠。以萬殊爲一同。句氣蒸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今本而字脫去。校者誤補於遠字之下。遂誤刪以字。一同與萬殊本相對爲文。今衍古之人三字。遂以同字下屬。而誤刪蒸字。皆非其舊。文子下德篇。作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爲一同。炁蒸乎天地。宜據以訂正。彼云由近以知

遠卽由近而知遠也。以萬里爲一同。卽以萬殊爲一同也。彼云炁蒸乎天地。故知此脫蒸字矣。上文云。氣乃上蒸。卽此蒸字之義也。

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

樾謹按總字無義。乃利字之誤。利古文作𠂔。總俗作惣。其上平相似。因而致誤。周書大匡篇。及其利害。今本利亦誤作總。是其證也。德之所利。道弗能害。利與害義相應。高注曰。總一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九嬰大風。

樾謹按高注曰。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此下當有一曰鷲鳥四字。而今脫之。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高誘曰。大風鷲鳥。是其證也。下文繳大風於青丘之澤。注曰。羿于青丘之澤。繳遮。使不爲害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繳遮之說。以風言也。繳射之說。以鳥言也。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疇華之野。野本作澤。青丘之澤。澤本作野。引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爲證。然劉孝標辨命論曰。鑿齒奮於華野。華野者疇華之野也。若本作疇華之澤。何不曰華澤而曰華野乎。然則古本自作疇華之野。青丘之澤。類書所引。殆未足據。

燎焚天下之財。

櫛謹按天下之財不當言燎焚。燎焚當作撩聚。古人書聚字或作聚。漢書古今人表。聚子。師古注曰。聚字也。俗書焚字作憚。兩形相似而誤。聚誤爲焚。自然改撩爲燎矣。廣詁釋詁。撩取也。聚與取古字通。周易萃彖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爲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並其證也。撩聚卽撩取。謂撩取天下之財也。

地愛其平。

櫛謹按詩黍苗篇。原隰旣平。毛傳曰。土治曰平。此平字之義也。高注曰。平正也。未得其旨。

抑減怒瀨。以揚激波。

櫛謹按高注曰。減。怒水也。減旣爲怒水。何以又云怒瀨乎。高說非也。減者逆也。言抑而逆之。以揚其波也。莊子天下篇。其風戔然。郭注曰。逆風所動之聲。水逆謂之減。猶顧逆謂之窳。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

櫛謹按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本作舞則禽獸跳矣。與下文動則手足不靜。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文義一律。歌字節字。皆衍文也。下文曰。故鐘鼓管簫干鍼羽旄。所以飾喜也。是此時所謂舞者。尙未有干鍼羽旄之飾。不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已。其去禽獸跳跟無幾也。今衍歌字節字。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歌舞無節。不知節與不節。尙非所論於此也。

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主術。

樾謹按於天下三字，衍文也。涉高注曰爲天下人所法則也，故誤衍此三字。

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

樾謹按害字無義。王氏念孫謂是用字之誤，然用與害字形不似，無緣致誤也。害蓋容字之誤，容亦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是其義也。無所容其鋒，卽無所用其鋒。老子曰兵無所容其刃，此淮南所本也。

木擊折轉，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

樾謹按水戾破舟，當作石戾破舟，故云不怨木石。今作水戾，則下句石字無著矣。巧字疑功字之誤。功與工通。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故書功爲工，是也。不罪木石而罪工拙，工卽工人之工，言不罪木石而罪作舟車者之拙也。高注曰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任輕者易權。

樾謹按文子下德篇，作任輕易勸也。勸字之義，視權字爲長。言任輕則易舉，故人皆相勸而爲之也。高注曰權謀也，其所據本已誤。

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樾謹按無不任也。當作無不聖也。上文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此即承上文而言。說文耳部。聖。通也。無不聖。即無不通也。後人不達聖字之義。疑無不聖也。於文難通。故臆改爲任字。不知任即勝也。勇當言勝。智當言聖。若亦言任。則與勝義復。而無以爲智勇之別矣。

是以勇者盡於軍。

樾謹按此下當有智者云云。而今闕之。下文云。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亦以智勇並舉。是其證也。

不隨南畝。

樾謹按脩務篇隨山槩木。注曰。隨。循也。不隨南畝者。不循南畝也。王氏念孫以隨爲脩字之誤。非。大羹不和。

樾謹按高注曰。不致五味。疑本作大羹不致。故高注云然。桓二年左傳曰。大羹不致。杜注亦曰。不致五味。卽本諸此。

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

樾謹按此本作以爲社稷。非有利焉。言皆以爲社稷。而非自以爲利也。涉下文舉天下而傳之舜句。衍此四字。當刪。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

樾謹按設賞者賞當賞也。七字疑衍文。下文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卽承縣法者法不法也而言。文子上義篇，正作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可據以訂正。王氏念孫謂上句當作縣罰者罰不法也，與下句對，若然，何不竟改爲罰當罰，與下句不尤對乎。

夫寸生於稌，稌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

樾謹按王氏引之以稌爲稌字之誤，稌與秒同，其說是也。惟稌生於日，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稌，稌生於形，形生於景，景生於日，與下文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文義一律。言度之本生於日，聲之宗生於風也，傳寫錯亂其文耳。

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

樾謹按此本作桓景臣管晏，言桓臣管景臣晏也。因傳寫誤作桓公，後人遂加景字於桓字之上。先景後桓，與管晏不相當，而景桓公臣管晏，與上文衛君役子路，句法又參差不一律，足知其非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離是雖字之誤，使上應有可字，皆是也。疑握劍鋒以之下有脫文，則尙未盡得。此當於鋒字絕句，操其觚招其末之下，更無它文，則握劍鋒下亦不必更有何字矣。以字本在雖字之下。

其文曰。故握劍鋒。雖以北宮子司馬。薊蕢。不可使應敵。因雖字誤作離。遂移以字於上。使成句耳。
中田之獲。卒歲之收。

樾謹按。既言之獲。又言之收。重複無謂。疑本作中田卒歲之收。無之獲二字。故文子上仁篇。作中田之收。蓋省卒歲二字耳。若使本作中田之獲。卒歲之收。而文子省其一句。則何不曰中田之獲。而必變獲言收乎。

處靜持中。

樾謹按。文子微明篇。作處靜以持躁。當從之。靜躁對文。與上文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文義一律。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高注曰。六反。謂孔墨。萋宏。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此注大謬。上文雖有此六人。然非舉以相較。萋宏。孟賁。不過謂孔子之智勇過此二人耳。初非言其相反也。六反者。卽上文所謂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也。小與大反。員與方反。多與鮮反。是謂六反。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樾謹按。此有脫誤。當云物之可備者衆。愚人之所備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愚人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下文曰。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與此文反覆相明。

是其證也。衆上脫物之可備者五字。王氏念孫遂欲以衆字屬上句讀。然上文云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其文義已足。必綴衆字於句末。轉爲不詞矣。

治國上使不得與焉。

樾謹按高注曰。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此蓋屬上文讀之。然文義迂迴。不可從也。此當屬下文讀之。下文曰。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釋己之所得爲。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是不得可得兩文。反覆相明。疑治國下脫非字。本云。治國非上。使不得與焉。蓋上文言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此言國之有義無義。乃治國之事。治國之事。非上使我爲之。我不得與焉。若人之有善無善。則在我而已。故曰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上令卽上使也。不得上令而可得爲。正與非上使不得與相對。高所據本已脫非字。故失其解矣。

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惟恐失仁義。

樾謹按文字微明篇。作中世守德而不懷。此文壞字亦懷字之誤。懷卽懷來之懷。言中世守德。未知仁義之爲美。猶無意乎懷來之也。字誤作壞。失其旨矣。

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

樾謹按高注曰。戴。心所感也。此未得戴字之義。戴當讀爲載。釋名釋姿容曰。戴。載也。載之於頭也。是戴

載聲近義通。下文曰：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可證此文戴之當爲載矣。下文又曰：義載乎宜之謂君子，亦與此載字同。

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樾謹按高注曰：克猶能也。則是克不能及，爲能不能及矣。於義難通。王氏念孫以能爲衍字，然力優而克不及，義亦未安。今按此文蓋有錯誤。此注亦後人竄入，非高氏原文也。克當作惡，及當作良，皆以形似而誤。惡者惠之古文，與德字通。良者服之本字也。古書服字每作良，而傳寫多誤爲及。尙書呂刑篇：何度非及。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並良字之誤。說詳羣經平議。此文本云：蓋力優而惡不能良也。高注於上文注曰：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本當注於此句之下。德不能服四字，卽本正文。因惡誤作克，良誤作及，遂移注於上文。又竄入克猶能也四字爲此句之注，而文義俱晦矣。

喜憎議而治亂分矣。

樾謹按高注曰：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此未得議字之旨。議當讀爲儀。周易繫辭傳：議之而後言。釋文曰：議陸姚桓元荀柔之本作儀。國語鄭語：伯翳能議百物。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是議儀古通用。廣雅釋詁：儀見也。喜憎儀謂喜憎見也。淑真篇：是非無所形。高注曰：形見也。儀與形同。故廣雅形與儀並訓。見齊俗篇曰：是非形則百姓眩矣。此云喜憎儀而治亂分矣。句法一律。乃諸書多以形爲見。

少以儀爲見。而此又段議爲之。其義益晦。宜表出之。以存古訓也。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

樾謹按戎兵以器言。猶曰器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耳。兵器有大小。如考工記所載。弓與劍皆有上制中制下制是也。知上制如干。則等而下之。皆可知矣。故曰戎兵以大知小。高氏以湯武說上句。堯舜說下句。殊非其旨。

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樾謹按方言曰。斟。益也。凡相益而又少。謂之不斟。然則羊羹不斟。謂羹少也。上句魯酒薄而邯鄲圍。酒薄羹少。其事正相類。宣二年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羊斟自是人名。此云羊羹不斟。自謂羹少。必并爲一談。則皆失之矣。

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

樾謹按至當作宜。害當作容。皆字之誤也。容。用也。說見主術篇。容與庸通。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庸爲用。故容亦爲用也。夜行者不用目而用手。是事之宜也。故曰事有所宜。而明有不害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可證此文至字之誤。不施亦卽不用也。

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

樾謹按孟嘗君下當更有孟嘗君三字。而今脫之。覽冥篇曰。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歎歔噓。流涕狼戾不可止。彼文再言孟嘗君。故知此亦當同。不然則涕流沾纓仍屬雍門子。而不屬孟嘗君。不見其感人之至矣。

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

齊俗。

樾謹按文子道原篇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鈍而無刃。故王氏念孫謂致與戈皆衍文。其說是也。高解銖字曰。楚人謂刃頓爲銖。是銖與無刃一意也。煖與無文則非一意矣。疑煖當爲緩。緩者縵之段字也。說文糸部。縵。繪無文。國語晉語曰。乘縵下舉。韋注曰。縵。車無文也。是凡無文者皆謂之縵。故曰其衣縵而無文。正與其兵銖而無刃同義。縵與緩古音相同。得以通用。廣雅釋詁。慢。縵。並訓緩。故緩亦通作縵也。後人不知緩爲縵之段字。因其言衣。輒改作煖。似是而實非矣。

山處者木。

樾謹按木乃采之壞字。謂采樵也。山處者采。與上句水處者漁。下句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一律。漁也。采也。牧也。農也。皆言其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子自然篇作林處者採。可據以訂正。說林篇。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木亦當爲采。

涕之出於目。

樾謹按莊氏達吉曰：太平御覽引此目作鼻，疑是。此說非也。周易萃上六：齋咨涕洟。釋文引鄭注曰：自目曰涕。白鼻曰洟。然則涕出乎目，非出乎鼻，不得據御覽之誤字，以改淮南之不誤者也。

雖之夷狄徒僕之國。

樾謹按廣雅釋詁：徒，袒也。徒僕猶袒僕。徒與袒一聲之轉。呂氏春秋異用篇：非徒網鳥也。高注曰：徒猶但也。袒與但同。

絹以綺繡。

樾謹按絹當爲緇。漢書司馬相如傳：緇要褻。師古注曰：緇謂羅繫之也。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聲類曰：絹係取也。緇以綺繡，謂以綺繡繫之。作絹者省不從网耳。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飾以綺繡，殆由不得其義而臆改也。

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樾謹按兩得字皆當爲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是其例也。文子自然篇：正作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

跌衽宮壁。

樾謹按跌衽宮壁。於文未明。高注曰。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疑本作跌衽中壁。跌猶越也。言越過平公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卽涉注而誤。

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樾謹按此言欲爲虛。則不能爲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則又慕之而不能致也。蓋性之自然。非可勉強。故慕之而不能致。文子道德篇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於義不可通。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殊爲失之。

秦王之時。或人蒞子。利不足也。

樾謹按或人卽國人也。說文戈部。或。邦也。口部。國。邦也。或國古通用。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

淮南內篇三

可以窈。可以明。道應。

樾謹按窈讀爲幽。故與明相對。禮記玉藻篇。再命赤韍幽衡。鄭注曰。幽讀爲黝。窈之通作幽。猶幽之通作黝也。

若以石投水中。何如。

樾謹按中字衍文。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諭篇。並作若以石投水。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樾謹按先生乃長老有德者之稱。惠子爲國法而示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舊校云。一作良人。此當以良人爲是。序意篇。良人請問十二紀。高注曰。良人君子也。然則諸良人卽諸先生也。若是民人。則惠子豈能一一示之。且使民人皆以爲善。則其可行也必矣。下文翟煎何以云善而不可行乎。王氏念孫反以民人爲是。而欲改淮南以從之。誤矣。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樾謹按飄風暴雨下脫不終朝三字。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是其義也。日中不須臾乃日中則仄之義。今脫不終朝三字。則若飄風暴雨亦不須臾者。失其義矣。列子說符篇。正作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可據以訂正。呂氏春秋懷大篇。亦脫不終朝三字。異哉。歌者非常人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舉難篇。歌者上有之字。當從之。之猶是也。之歌者卽是歌者也。無之字則文不備。新序襍事篇作此歌者。此亦猶是也。

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樾謹按立字無義。疑主字之誤。

輪扁曰。其人在焉。

樾謹按焉猶乎也。儀禮喪服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禮記檀弓篇曰子何觀焉。論語子路篇曰又何加焉。皆是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其人在焉猶曰其人在乎。故桓公告之曰己死矣。莊子天道篇作聖人在乎。與此文異而義同。

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

樾謹按君字衍文。涉下文君自行之而衍。此但言行賞罰。下乃分別言之曰夫爵賞賜子民之所好也。

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若此文有君字。則下文不可通矣。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

樾謹按韓非子喻老篇周下有塗字。是也。行而見之。則必在道塗之間。故曰見徐馮於周塗。周塗猶周道也。

爭者人之所本也。

樾謹按本字無義。乃去字之誤。下文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說苑指武篇作殆人所棄逆之至也。彼作棄。此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作殆。尤爲無義。始乃治字之誤。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爲治人所去。言取人之所去者而治之也。文子下德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治字不誤。可據以訂正。

差須夫子也。

樾謹按此本作嗟。句須夫子也。嗟乃歎辭。說苑指武篇作嘻且待夫子也。是其證也。嗟字闕壞。高注遂以差須連讀而釋之曰。猶意須也。失之甚矣。

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

樾謹按行字衍文也。下云。太子發勇敢而善謀。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此句有行字。則與下兩句不一。

律矣。蓋涉上文與之競行而衍。

元玉百工大貝百朋。

樞謹按高注曰。三玉爲一工也。五貝爲一朋也。然三玉爲一工。它無所見。疑本作元玉百珩。注本作二玉爲一珩也。說文珩部。二玉相合爲一珩。是也。莊十八年左傳。賜玉五穀。僖三十年傳。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國語魯語。行玉二十穀。穆天子傳。於是載玉萬穀。杜預章昭郭璞注。並以雙玉說之。穀卽珩之或體。是古人用玉。率以珩計。未聞其以工計也。蓋珩字闕壞。而爲珩。後人因改爲工。又改高注。二玉爲三玉。以別異於珩耳。至朋之訓。五貝。本詩菁菁者莪篇。鄭箋。然正義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成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然則高氏泥鄭箋五貝之說。以注此文。殊非塙詁。古者實以二貝爲一朋。周易損六五。十朋之龜。李鼎祚集解。引崔憬曰。雙貝曰朋。得之矣。詩七月篇。朋酒斯饗。毛傳曰。兩樽曰朋。貝以兩爲朋。猶樽以兩爲朋也。此云元玉百珩。大貝百朋。珩也。朋也。皆以兩計。元玉百珩者。玉二百也。大貝百朋者。貝二百也。其數正相當矣。

是以犯敵能威。

榷謹按威乃威字之誤。威讀爲滅。言能滅之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正作滅。又按呂氏春秋此句下有去之能速四字。高注曰。故進能滅敵。去之能速也。此文無此四字。則於文爲不備。疑寫者脫去之。

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桮治。悖若有喪也。

榷謹按王氏念孫謂止桮治之止。乃心字之誤。是也。桮治之義。高注曰。楚人謂恨不得爲桮治也。其實桮治卽不怡也。不怡二字。本於虞書。古人習用之。國語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聽朝不怡。此言心不怡。非必楚語。因聲誤而爲桮治。其義始晦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喜。句心不怠。卽乃止。駕。心不怡也。喜者嘉字之誤。駕之段字也。怠者怡之段字也。

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榷謹按嘗下脫見字。下文對曰。未嘗見也。嘗見字與此相應。呂氏春秋知分篇作子嘗見有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正有見字。能兩活當作而能活。說見呂氏春秋。

棄劍而已。

榷謹按己乃人己之己。己上當有全字。呂氏春秋正作棄劍而全己。

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

榷謹按載當作哉。聲之誤也。哉下脫不以二字。呂氏春秋正作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

非之謂乎。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樾謹按掩字無義。高注曰：掩猶彈也。義亦未詳。掩乃扶字之誤。管子宙合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是其證也。下文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王氏念孫引陳觀樓說：謂當作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按鳥飛準繩。本管子宙合篇。其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卽說鳥飛準繩之義也。然則此云大人之行不扶以繩。亦本管子掩字之誤無疑矣。宙合篇又曰：夫繩扶撥以爲正。卽此扶字之義。因扶字闕壞。止存扶形。淺人遂以意補成掩字耳。

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

樾謹按全乃令字之誤。令猶使也。道與導同。謂導使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也。

於是乃去其啓而載之木。

樾謹按高注曰：啓被髮也。木。鶩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鶩。王氏引之以木爲朮字之誤。朮卽鷓字也。引匡謬正俗鷓字音聿。亦有術音。蔡氏獨斷謂爲術氏冠爲證。其說洵塙不可易矣。惟未說啓字之義。啓當爲發。發者兜發也。說文兜部。兜。兜發首鎧也。從省言之。則止曰發。汜論篇古者有發而綵領。高注曰：發頭著兜發帽。是也。去其發而載之朮。謂去其首鎧而戴之鷓鳥之冠。正與解其劔而帶之笏。文義一律。

作替者段字耳。高注以被髮說之。夫被髮豈可言去。足知其非矣。

夏后氏祭於闈。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

樾謹按高注首句曰於室中中夜祭之也。二句曰於堂上日平旦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本禮記祭義篇。其文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闈。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闈。鄭注曰闈昏時也。陽讀爲日。兩日。陽之陽。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闈。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一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然則此文所說。本屬郊祭。郊祭必爲壇。初非廟祭。有何室中堂上庭中之分乎。祭於闈者。於中夜時祭也。祭於陽者。於日中時祭也。祭於日出。卽是祭以朝。朝者日出也。因周人尙文。郊祭終日有事。日出而祭。及闈而畢。故曰以朝及闈。淮南引此文不連及闈二字者。意在明三代之祭不同。若言闈則疑與夏同。且周人初非有取於闈。直以禮繁不得不及闈耳。檀弓篇止言大事以日出。其無取於闈明矣。故淮南省此二字也。高氏誤以朝爲庭中。遂并上文亦以室中堂上言之。與祭義不合。不可從也。

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

樾謹按而將不能恐失之。義不可通。高注曰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疑本文作而將不能勝。

之。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高氏自解如不能勝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而轉脫去勝之二字。於是文不成義矣。

古者人醱工靡。商樸女重。

樸謹按。重本作童。大戴記王言篇。民敦工璞。商慤女童。卽淮南所本也。童與童通。今作重者。形聲相似而誤。

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樸謹按。下言春分而生。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複。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秋分而成。義亦不合。文子上仁篇作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然則此亦當同上。而生二字。乃故萬之誤。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

樸謹按。德當爲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與下句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正同一律。高注曰。理道也。然則道理一也。得則存。塞則亡矣。高注此句曰。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蓋以道德本屬恆言。故加德字以足句。非正文本作道德也。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卽失字之誤。故高氏無注矣。

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

樾謹按當字無義。羣書治要作慮。然謀卽慮也。何謀之敢慮。義亦難通。當疑蓄字之誤。言救罪且不給。不暇更蓄他謀也。

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廸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

樾謹按高解相與篡之句曰。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夫上文並無恭王見禽於晉之事。卽云相與篡之。於文不備。據戰於陰陵下有高注曰。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疑此二十字是正文。本在昔楚二字之下。因此二十字誤作注文。後人遂於昔楚下補恭王戰於陰陵六字耳。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

樾謹按上云。劔工惑劔之似莫邪者。莫邪是良劔之名。則碧盧亦必是美玉之名。地形篇。碧樹瑤樹在其北。高注曰。碧。青玉也。是其義也。下文云。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然則莫邪碧盧是喻君子。非喻小人。高注曰。碧盧或云砮砮。失之。

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劔。而利鈍識矣。

樾謹按狐甲之義不可曉。狐疑爪字之誤。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楊注曰。蚤與爪同。此爪甲連文之證。若爪甲者。言其小也。言燭庸子之於劔。止見若爪甲者。而已識其利鈍矣。下文曰。與兒易。

牙溜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一哈言其少也。與此文正一律。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

樾謹按讓當爲攘。詮言篇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高注曰攘卻也。此云不攘福。義與彼同。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詮言。

樾謹按下用字衍文。文子符言篇作不貪無用。卽不以欲害性。是其證。

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剗。

樾謹按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並曰。固必也。治未固於不亂。行未固於無非。言爲治未必不亂。爲行未必無非也。下文曰。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是可知固必同義。高此注以尙未牢固說之。其義轉迂。

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

樾謹按常與尙通。史記衛綰傳。劔尙盛。漢書尙作常。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爲安。賈子宗首篇尙作常。並其證。

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

樾謹按使之者至上。當有其能也三字。上文云。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

德下文云。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皆以智能對舉。故知此亦當然。

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

樾謹按全字無義。乃璽字之誤。國語魯語。迫而予之璽書。韋注曰。璽書。璽封書也。此璽封二字之證。時則篇曰。固封璽。封璽與璽封同。五音集韻曰。璽俗作全。與全字形相似。故誤爲全矣。汜論篇。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爲信。金亦璽字之誤。說見王氏讀書襍志。彼璽誤爲金。此璽誤爲全。其誤正同。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

樾謹按寶字無義。疑當作資。荀子性惡篇。離其資。楊注曰。資。材也。謂雖有聖賢之材也。質與寶形似而誤。

一身之身。旣數變矣。

樾謹按上身字當作人。汜論篇曰。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文義與此同。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

樾謹按鼻字衍文也。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甯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止言耳目口。不當兼言鼻。今衍鼻字者。蓋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入。不知彼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故下言

耳目鼻口此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故下止言耳目口兩文不同未可據彼以增此也。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

懃謹按先字衍文先卽倡也言倡不必言先文子上德篇正作不爲物唱無先字。

智遯於事。

懃謹按遯讀爲劇說文力部勞劇也然則劇亦勞也劇於事謂勞於事也遯劇古通用公羊宣六年傳釋文曰劇本作遯。

不能爲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

懃謹按高注曰佐君位也則正文及注佐字均當作左禮記曲禮篇正義曰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是左爲君位也今加人旁作佐則失其旨矣。

行成獸止成文。

懃謹按成獸之文殊不成義高注曲爲之說非也獸疑獻字之誤隸書獸或作獸有桐柏廟碑形與獸似故獸或誤爲獸周官庖人職賓客之禽獻注曰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是其例也論語八佾簠文獻不足故也文獻對文自有所本行成獻止成文者獻賢也言行則成賢善止則成文采也字誤作獸則不可通矣。

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本爲卒字之誤其說是矣。惟調之言和也。合也。與簡字之義殊不相應。調當作調。玉篇多部。調丁乂切。多也。大也。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言始於少而終於多也。莊子人間世篇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巨者大也。大與多義相近。故玉篇調訓多亦訓大。且其字亦或從大作。爾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

樾謹按文子符言篇作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當從之。此申明上文神貴於形之義。言可使神制形。不可使形勝神也。觀高注則其所據本已誤。

故不得不中絕。

兵略

樾謹按此當作故人得不中絕。言聖人勃然而起。夷險除穢。故人類不至於中絕也。今作不得不中絕。於義難通。文子上義篇亦然。則其誤久矣。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獮。養禽獸者必去豺狼。

樾謹按主術篇。夫華驅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太平御覽獸部引作狼契。王氏引之曰。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狂獺。犬屬也。玉篇。楔公八切。樸犬也。楔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不如狼契。說見讀書襍志。今以其說推之。此文豺狼亦當作狼契。蓋獮獮能食魚。狼契能搏獸。

故獼獼不可與池魚並畜，而狼契不可與禽獸同養。若豺狼本非人之所養，又何待言去乎？此於義不可通。且獼與契爲韻，若作豺狼則於韻亦不可協矣。蓋由後人習聞豺狼，罕聞狼契，故率意更改，皆非其舊。

此天之所以誅也，此民之所以仇也。

樾謹按兩以字皆衍文。呂氏春秋懷寵篇作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無兩以字。文子上義篇同。

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

樾謹按帥字義不可通。呂氏春秋作衛是也，當由衛誤作衛，因改爲帥耳。

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

樾謹按相支以日，甚爲無義。文子上義篇作相交於前，當從之。交與支形似而誤，交誤爲支，因改於前爲以日，使成文義耳。

凡物有朕，唯道無朕。

樾謹按高注曰：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則正文及注文朕字，皆勝字之誤，故以不可言。若是朕字，則但當言有無，不當言不可也。文子自然篇作夫物有勝，唯道無勝，當據以訂正。

察行陳解贖之數。

樾謹按解贖當爲解績。解之言解散也。績之言連續也。解績猶言分合。下文曰：出入解績。是其證。博則能禽缺。

樾謹按博與缺義不相應。與上文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不一律矣。博當作搏。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搏。圍也。故與缺相對爲文。太元中次六曰：月闕其搏。月之有闕有搏。卽此文搏缺對文之證。

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大冰。而知天下之寒暑。

樾謹按於字衍文也。處堂上之陰者。謂察堂上之陰也。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是處與相同義。主術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不處猶不察也。蓋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國語魯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也。故處卽有辨別之義。後人不達。而妄加於字。處於堂上之陰。於義殊不可通。且處堂上之陰。本與見瓶中之冰相對。今增於字。則句法亦參差不齊矣。

典凝如冬。

樾謹按高注曰：典常凝正也。此未得典字之義。典讀爲頤。典之典。考工記。轉人。是故轉欲頤典。鄭注曰：頤典。堅刀貌。然則典凝猶堅凝也。與上句湫漻如秋一律。若訓典爲常。則失其義矣。

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

樾謹按俟字義不可通。乃併字之誤。併與并通。廣雅釋詁。并同也。併饑寒。與同甘苦一律。

魄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矣。說山、

樾謹按吾將反吾宗矣。上當有魂曰二字。此乃魂之言也。吾將反吾宗者。魂欲反其宗也。故下文曰。魄反顧魂。忽然不見。惟反其宗。所以不見也。高解反吾宗曰。魂將反于無形。則其所據本正有魂曰二字。不然何知其是魂而非魄乎。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

樾謹按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並作不可使長言。當從之。高注曰。長。主也。又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未得長字之義。長。主也。則長猶典也。不可使長言。猶曰不可使典言。謂不可使典主教令也。

獸不可以虛氣召也。

樾謹按氣當作器。莊子人間世篇。氣息弗然。釋文曰。向本作諛器。云器氣也。是器氣聲近義通。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官人篇。氣作器。此古書以器爲氣之證。獸不可以虛器召。猶上句云魚不可以無餌釣也。文子上德篇。正作獸不可以空器召。

保者不敢畜噬狗。

樾謹按高注曰保城郭居也。然以居城郭者謂之保者。義殊未安。此保字乃阿保之保。禮記內則篇其次爲保母是也。保者不敢畜噬狗。恐其驚孺子也。上句云亡者不敢夜揭炬。亡者保者皆以事言。非以地言。

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樾謹按上非字衍文也。本作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同類。知則大小迥殊。正以馬之類明知之不類也。孟子告子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亦以物之同見人之不同。與此語意相近。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卽淮南所本。後人不達其旨。誤謂兩句一律。於上句亦增非字。失之矣。然觀高注曰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則其所據本已衍非字。見卯而求晨夜。

樾謹按晨當作辰。淺人誤謂與夜對文。故加日作晨。不知非其義也。辰者時也。詩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毛傳曰辰時也。正義曰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然則辰夜卽時夜也。莊子齊物論篇正作見卯而求時夜。蓋皆本於毛詩。淮南用其文。莊子用其義耳。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莫。賭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樾謹按寒下當有暑字。兵略篇曰。是故處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彼以暑與序爲韻。此以暑與莫爲韻。今刪暑字。則失其韻矣。上文曰。嘗一櫛肉。知一鑊之味。縣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味氣爲韻。則此文亦必有韻可知。當據兵略篇補。

孫叔敖制冠浣衣。

樾謹按制疑刷字之誤。爾雅釋詁。刷。清也。故與浣衣對文。

祭之日而言狗生。

樾謹按生當作胜。說文肉部。胜。犬膏臭也。狗胜猶言狗臭。

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樾謹按藥當讀爲癩。說文疒部。癩。治也。或作療。古每以藥爲之。詩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也。病而不就藥。謂不就其療治。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二

淮南內篇四

曹氏之裂布說林、

樾謹按高注曰。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閒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然則高氏所據本。疑無氏字。若有氏字。則曹是人之氏族。何得以布言之乎。今有氏字者。蓋涉下文夏后氏之璜而衍。非高本之舊也。惟高注義亦未安。若從前一說。則曹卽布之異名。言曹不必更言布。若從後一說。則當以曹布連文。不當曰曹之裂布也。曹疑當讀爲禮。廣雅釋器曰。禮。褻也。玉篇巾部曰。禮。藉也。禮卽禮之異文。又衣部曰。褻。小兒衣也。然則禮者。疑是小兒承藉茵屨之布。故亦謂之褻。褻猶席也。漢書宣帝紀注引李奇曰。緜。小兒大藉也。卽其類也。禮之裂布者。說文衣部。裂。繒餘也。字通作烈。爾雅釋詁。烈。餘也。裂布卽餘布。言承藉小兒其四邊所有之餘布也。是其爲物至賤。然而媠者貴之。正上文時有所合之意。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將將翔水。各哀其所生。
樾謹按文子上德篇。作各依其所生也。哀與依古聲同。此作哀者。卽依之段字耳。高注曰。哀猶愛也。非是。

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鬪。

櫛謹按大匠大勇皆以人言。而大豆獨以器言。且大豆不具。義亦難通。殆非也。淮南原文本作大庖不豆。呂氏春秋貴公篇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卽淮南所本。高氏彼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疑高氏此注亦與彼同。今但存豆簠簋籩豆之器七字。蓋後人刪改之以合於既誤之正文。非其舊也。又按豆者剝之段字。廣雅釋詁。剝裂也。大庖不剝。謂不自割裂。與不斲不鬪一律。說詳呂氏春秋。

任動者車鳴也。

櫛謹按高注曰。任者輦也。詩曰。我任我輦。此說失之。黍苗篇。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傳曰。任者輦者。車者牛者。鄭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牛者。是毛鄭皆以任輦爲二事。若曰任者輦也。亦將曰車者牛也。其可通乎。今按此任。卽所謂任木也。考工記。轉人曰。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轉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鄭康成說。任正。衡任。未得其義。宋戴侗六書故曰。任正者。轉也。衡任者。軸也。近世學者程氏瑤田。則謂必在輿下者。始足當任木之名。隧深四尺四寸。轉在四尺四寸下者。任正也。車廣六尺六寸。軸在六尺六寸下者。衡任也。金氏榜則謂。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任正者。轉也。伏兔也。衡任者。軸也。衡也。其說皆本戴氏而推之。可以說此文任動車鳴。

之義。

使但吹竽。使氏厭竽。雖中節而不可聽。

樾謹按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此殆望文生訓。且既不知吹矣。又何能中節乎。文子上德篇。作使倡吹竽。使工揜竽。然則但氏二字。乃倡工之誤。倡也。工也。特爲異名以別之。明非一人。實則同義。蓋倡與工。雖善吹竽。然必自吹之而自厭之。若一人吹竽。一人厭竽。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竽。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竽擲下。而不能成曲。此意卽淮南所本。倡也。工也。猶曰田連也。成竽也。彼舉其人以實之。此則不舉其人耳。倡字闕壞而成但字。隸書工或作互。氏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作氏。高據誤本作注。曲爲之說。失之矣。

夔狄之捷來乍。

樾謹按高注訓乍爲暫疾。而以疾擊取之。申明其義。此曲說也。乍與作通。當讀爲斲。爾雅釋器。魚曰斲之。禮記內則篇作魚曰作之。卽其例也。成二年公羊疏引樊光曰。斲。斲也。斲乃斲之俗字。斲者擊也。夔狄之捷來斲。謂見斲擊也。方與上句虎豹之文來射。文義一律。繆稱篇曰。夔狄之捷來撻。高注曰。撻。刺也。刺擊義亦相近。

穀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八。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

樾謹按文子上德篇作穀虛而中立。此文穀下脫虛而中三字。一輻文子作一軸。亦當從之。蓋一軸在穀中。三十輻在穀外。若一軸獨八而三十輻皆棄。卽不成爲輪矣。故不可以致千里也。

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

樾謹按此當作蘇秦步曰何步趨曰何趨馳曰何馳。因首句高注有何故二字。遂誤正文何步爲何故。而馳下又脫曰何馳三字。則文不成義矣。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

樾謹按高注曰的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王氏念孫謂的提提皆明也。引管子白心篇爲善乎無提提爲證。其說得之矣。惟未說獲字之義。今按的猶提提也。獲猶射也。兩句實止一意。儀禮鄉射禮篇者獲坐而獲。鄭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古謂射中爲獲。上句言獲。下句言射。變文以成辭耳。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

樾謹按故之與先。本作得之與失。草書得字作乃。故字作故。兩形相似。隸書失字或作失。先字或作先。兩形亦相似。因誤得爲故。誤失爲先耳。之與矣三字衍文也。蓋校者見淮南舊本有得之與失句。因補注於諾之與已也。下而傳寫又脫得字。且誤失爲矣耳。文子上德篇正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

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可據以訂正。

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

樾謹按以字衍文。高注曰：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則其所據本無以字。

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

樾謹按四語相對成文。且陽霜爲韻，非有脫誤。文選洛神賦注引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衆生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聖人行於水，無迹。衆人行於霜，有迹。疑無迹也有迹也。是許叔重注引者，并注文舉之，使其意明顯耳。王氏念孫欲據以增入正文，然則處於陰處於陽下，又將增入何語乎。足知其非矣。

寅，无壑，泉原不溥。

樾謹按寅，无謂大也。方言：无，大也。廣雅釋詁同。寅，卽无之段字。言无雖大而無壑，則泉原不溥也。下文曰：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尋常言其小，則寅，无必言其大矣。高注以爲汙潦水名，非是。

扞和切適。

樾謹按高注曰：扞，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然則正文疑當作扞和適切。切者急切也。適，猶之也。往也。言轉其和平之音，而適於急切之調也。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

樾謹按高注曰。隨牛弦高矯。君命爲誕以存國。然隨牛未知何人。據人閒篇注曰。蹇他弦高之黨。未聞其有隨牛也。隨牛疑當作隨生。卽謂漢初之隨何也。生猶先生也。史記儒林傳索隱曰。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然則稱隨何爲隨生。乃漢時常語也。隨何爲漢初辯士。故曰尾生之信。不如隨生之誕。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此卽隨何稱生之證。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人閒。

樾謹按總一筭三字。當在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端。而散於無竟。總於一筭。而周於八極。猶下文所云。執一而應萬也。兩句誤倒。失其義矣。

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

樾謹按諸書無言孫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疔且二字之誤。病將二字。皆衍文也。說文疔部。疔。痂也。人有疾痛。象倚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疔。其從矢之疾。蓋疾速字。而非疾病字也。後人段疾爲疔。疾行而疔廢矣。疔且。卽疾且。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並作疾將死。將猶且也。彼作疾。此作疔。古今字耳。因疔且二字誤合爲疽字。後人乃於上加病字。下加將字。失之矣。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

樾謹按二世而爵祿。文義未完。疑本作二世而奪祿。下文曰。夫孫叔敖之請有復之。已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奪字卽承此而言。因奪與爵草書相似。又以文在祿上。故奪誤爲爵耳。夫所謂孫叔敖獨存者。存其復已之地也。祿也。非爵也。不當兼言爵。韓子喻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亦言祿不言爵。則爵字之誤無疑矣。

魯君聞陽虎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逸。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楊注曰。失讀爲逸。是其證也。桓八年左傳。隨候逸。杜注曰。逸。逃也。陽虎逸卽陽虎逃。古字逸與佚通。故亦通作失。

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

樾謹按弗欲與之。本作欲弗與之。下文求地而弗與。卽承此而言。戰國趙策作魏桓子欲勿與。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

樾謹按勢字。義不可通。疑本作相恃而存也。呂氏春秋權勳篇曰。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卽淮南所本虢不亡恃虞。虞不亡恃虢。故曰相恃而存也。今本誤作勢者。蓋因呂氏春秋此文之上有虞虢之勢是也句。韓子十過篇。亦有虞虢之勢正是也句。疑淮南不當無此句。因以意竄改。非其舊矣。

此吉祥以饗鬼神。

樾謹按吉祥下脫也字。列子說符篇論衡福虛篇並作此吉祥也。當據補。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樾謹按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舉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連塞字爲義也。班孟堅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卽用此事。而云北叟者。以下文言胡人大入塞。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顏師古注漢書敍傳引此文作北塞上之人。蓋涉正文北叟而誤。非顏注之舊。是以李善注文選幽通賦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則正宜引之以證北叟之義。安得刪去之。惟其是近字。故可有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叟之後福。李賢注曰。北叟。塞上叟也。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文。並作北塞上之人。則爲漢書注所誤。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謬矣。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則當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文選注及諸類書所引。無作近塞者。可知近字之非。然亦無作北塞者。又可見此文作北塞上之誤矣。

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

樾謹按調當爲周。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逸注曰。周。合也。心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字通用。文子微明篇。正作心周於君。

以詐僞過人。雖愈利後無復。

樾謹按愈當爲愉。古愉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教安則民不愉。釋文云愉音僣。是其證也。愉利卽僣利。謂雖僣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賞篇曰雖今愉可後將無復。至其日之夜。

樾謹按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韓子十過篇正作至於期日之夜。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

樾謹按後字義不可通。乃從字之誤。佞人得志。故晉國之士皆舍仁而從佞也。晉國之武卽晉國之士。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

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廷中而弑簡公於朝。

樾謹按攻乃殺字之誤。殺宰子。弑簡公。君臣異辭。其實一也。下文曰廷殺宰子。是其明證。郕公作難。

樾謹按郕昭伯魯大夫。不得稱郕公。乃郕氏之誤。上文云郕氏介其雞。是其明證也。今作郕公者。涉下文魯昭公出走而誤。又按魯昭公出走句。王氏念孫謂衍公字。以上下文皆四字句故也。然上文云簡公遇殺。身死無後。疑此文本作昭公。昭公不稱魯。猶簡公不稱齊。後人誤加魯字。遂致句法參差。而王

氏乃議刪公字失之矣。

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

榭謹按擊字無義疑馨字之誤爾雅釋詁馨盡也言北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卽有盡義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榭謹按憤然非自反之貌。憤疑隕字之誤。周易繫辭傳夫坤隕然示人簡矣。虞注曰隕安也。馬注曰柔貌。皆與自反之義合。上文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王氏念孫謂憤然當作噴然。此誤。隕爲憤猶彼誤噴爲憤皆形似而誤。古書從賁從貴之字往往相亂。詳見讀書樸志。

武王蔭暘人於榭下。

榭謹按注曰榭下衆樹之虛也。此注未得精神。篇曰當此之時得苾榭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越讀經無重越之越也。此注得之。越榭古同字而前後異說疑有許高之異。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略人閒秦族要略八篇標目下無因以題篇四字與它篇不同或許注也因無塙證故不別言之。

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

榭謹按盤罪二字甚爲無義。盤疑本作服。服古字作𠄎與般字相似。往往致誤。爾雅釋詁服宜貫公事。

也。釋文曰：服又作般。荀子賦篇：讒人服矣。楊注曰：服本或作般，並其證也。服誤爲般，因又誤爲盤耳。服，負之段字。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是負服一聲之轉。古得通用。服罪威王而出奔，言其負罪而出奔也。高注曰：盤，辟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禹沐浴霖雨，櫛扶風，脩務。

櫛謹按：浴字衍文。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扶字疑卽疾字之誤。隸書疾字或作疾，見圜令趙君碑。扶字作扶，見桐柏廟碑。兩形相似，故誤耳。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卽淮南所本。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櫛謹按：高注曰：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然循谷而行謂之谷行，甚爲不辭。且水注谿曰谷，水之東流，豈必循谷而行乎？於義亦不可通。谷疑沿字之誤。沿字缺壞，止存右畔之沿，因誤爲谷矣。荀子禮論篇：榮辱篇：楊倞注並曰：沿，循也。然則沿行者，循行也。高注本作循沿而行，蓋以循訓沿耳。又下文說申包胥事曰：於是乃羸糧跣足，跋涉谷行。夫申包胥自楚至秦，非必行於谷中，且其下說所經歷之地曰峭山，曰深谿，曰川水，曰津關，乃獨以谷行二字冠之，則於文轉爲不備矣。谷亦沿字之誤。沿亦循也。申包胥恐爲吳軍所得，不敢從正路，循沿邊際而行，故曰沿行。楚策載此事曰：於是羸糧潛行，是其義也。

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

樾謹按：感下本有之矣二字，傳寫脫之，則文義未完。文子精誠篇：正足故在所以感之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鵠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

樾謹按：非學者多，下有闕文，或是言字，或是曰字，未敢臆補。蓋人性各有所脩短云云，乃世俗非學者之說，意謂人性之自然者，非學所能損益也。下文吾以爲不然，則淮南自爲破之之說，使未嘗鼓瑟者。

樾謹按：瑟當作琴，上文云：然而搏琴撫弦，此與相應，不容異文。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

樾謹按：不字衍文，多暇日者，謂其人偷慢懈惰而不學，故多暇日也。今衍不字，失其指矣。荀子脩身篇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卽淮南所本。

此所謂名可彊立者。

樾謹按：彊立本作務立，上文名可務立，功可彊成，高注曰：務，事也。然則此亦當言務立，今作彊立者，乃後人據文子精誠篇改之，不知彼上文云名可彊立，功可彊成，與此文本不相同，不得據彼以改此也。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

樾謹按治字衍文。本作卒勝民全。此時但求民之全。不當計其治不治也。後人誤以全字屬下句讀。故妄增治字耳。楚策作社稷其庶幾乎無全字。然則此全字上屬無疑。

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

樾謹按竭筋力以下。皆申包胥之言也。申包胥下當有曰吾二字。而今脫之。楚策曰。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是其明證。

琴或撥刺枉撓。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樾謹按側室二字無義。高注曰。側室或作廟堂也。廟堂亦無義。疑淮南原文本作則尙士爭鼓之。尙與上通。尙士卽上士也。考工記桃氏爲劔。弓人爲弓。並有上士服之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士鼓之也。上文曰。今劔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銍。而稱以頃襄之劔。則貴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爭鼓之。猶彼曰則貴人爭帶之也。因段尙爲上。而尙士二字誤合爲堂字。淺人因改則字爲廟字。高所據或本是也。又因古本實是則字。遂改堂字爲室字。而加人旁於則字之左。使成側字。高所據本是也。皆非淮南之舊。

藜藿之生。蝻蝻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

樾謹按高注曰。櫨。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並當作廬。漢書食貨志注曰。廬。田中屋也。故高注訓廬爲屋。

以爲廬棟。猶曰以爲屋棟。說山篇曰。郢人有買屋棟者。彼云屋棟。此云廬棟。其義一也。因棟字從木。遂并廬字而亦誤。從本作櫨。櫨者柱上析也。若果是櫨字。何得以屋訓之。本經篇標棟櫨。高注曰。櫨柱上榑。卽梁上短柱也。然則高氏非不知柱上榑之義。何以於此篇必變其說乎。且以文義言之。日加數寸。言其長也。屋棟之木必取其長。若櫨則短柱耳。以方木爲之。其形如斗。故亦謂之斗拱。非必長木乃可爲之。何取於日加數寸者乎。

一言聲然大動天下。秦族。

樾謹按聲然二字。文不成義。聲當作磬。涉上文四海之內寂然無聲而誤也。周書太子晉篇。師曠磬然。又稱曰。孔注曰。磬然。自嚴整也。是其義也。下文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聲然亦磬然之誤。能讀爲而。

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

樾謹按旅字無義。疑放字之誤。廣雅釋詁。放。效也。言天地所生者。雖奚仲不能放效之。雖魯般不能造作之也。高注曰。旅。部旅也。其所據本已誤。

故聖人懷天氣。抱地心。

樾謹按文子精誠篇作懷天心抱地氣是也。上文云。故聖人者懷天心。則此文亦當作懷天心矣。懷天

心之文。既與文子同。則下句亦當作抱地氣矣。傳寫誤耳。上文故聖人者懷天心下。疑亦當有抱地氣三字。今闕此句。文義不備。

巢枝穴藏。

樾謹按枝乃歧字之誤。巢歧穴藏相對成義。史記梁孝王世家索隱引通俗文曰。高置立歧棚曰歧閣。卽此歧字之義。巢高故言歧。穴深故言藏。

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

樾謹按故立當從文子上禮篇作以立。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惟木水二字傳寫誤倒。當作水木。蓋金水木火土相生之序。故本之以立父子之親也。

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

樾謹按勇者當作輕者。上文云。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以輕重貪廉對舉。其本作輕者明矣。淺人不尋上下文理。見有進鬪之文。妄改爲勇者。非其舊也。又按上言四者。而下言五者。義亦可疑。且輕與重反。貪與廉反。所謂四者相反也。信則與何者相反乎。乃云五者相反。義不可通。疑信者可令持

約而不可令應變十二字。淺人竄入。淮南本無此句。五者亦作四者。與上文相應。因竄入信者句。遂改四爲五以合之。而不悟其不可通耳。

小見不達必簡。

樾謹按小上當有道字。因涉上句小藝破道。兩道字適相連。寫者之於上句道字下作二小。畫以識之。而遂脫去也。見乃則字之誤。則字闕壞。止存左旁之貝。因誤爲見矣。達下當更有達字。亦因止作二小。畫而脫去也。其文本曰。道小則不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與此文小異而義同。若如今本。則不成文理矣。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樾謹按天心動化。本作無心動化。因無字作无。故誤爲天耳。文子上仁篇。亦作天心。誤與此同。而精誠篇曰。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无心動化者也。无字不誤。可據以訂正上仁篇。即可以正淮南子矣。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

樾謹按興字衍文。蓋即興字之誤。而衍者。高誘注呂氏春秋觀世篇引此文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是其明證。文子下德篇亦無興字。

乘衰而流。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水之從高流下，必有次第，故曰乘衰而流。高注訓衰爲下，未得。王氏引之，因以衰爲衰之誤字，更非矣。

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

樾謹按既云百川，則不得又云不爲川。川字衍文也。後人因下句云不爲君子，故妄增川字，使字數相當耳。文子上義篇，正作不注海者不爲谷。

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

樾謹按列下當有其字。文子上義篇，作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

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

樾謹按身之重也，本作身，句所重也。與天下句大利也，一律涉上下句兩言比之而誤。文子上義篇，作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則輕。所字不誤，之字亦涉上下句而衍。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之鬪。

樾謹按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文不成義，當作乃相率爲勇而致之寇，與下句相對，致如致師之致，寇卽謂吳人也。言致死於吳也。下文曰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是其義也。王氏念孫改爲相率致勇而爲之寇，然百姓卻敵，初非爲寇於義，不可通矣。

天地之間無所繫戾。

樾謹按繫戾當爲擊戾。主術篇曲得其宜無所擊戾是也。擊戾猶拂戾也。擊者敲之段字。說見荀子脩身篇。

故因其患則造其備。

樾謹按因乃困字之誤。言困於患難則造作其備也。與下句犯其難則得其便一律。

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

樾謹按知應無方而不窮哉句。衍知字哉字。應無方而不窮。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三句一律。皆蒙又況二字爲文。因涉上文欲知高下欲知輕重欲知遠近而誤衍知字。則與下二句不一律。遂於句末加哉字。使自爲句。而文義隔絕矣。

根深則本固。

樾謹按根卽本也。不得云根深則本固。本乃末字之誤。上文云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是也。後人習於根本之說。遂妄改爲本字。失其義矣。根深則末固。與下句基美則上甯一律。說文木部曰木上曰末。然則末卽木之上也。末固上甯。文異而義同。王氏念孫據上文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謂本當作木。然則下句上字亦當作城字矣。下句不言城。知此句亦不言木。王說非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

樾謹按：撫下脫止字。本作大息而撫止之。史記樂書作師曠撫而止之。韓非子十過篇作師曠撫止之。論衡紀妖篇作曠撫而止之。並有止字。是其證。

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

樾謹按：生百隙。本作開百隙。涉下句而誤也。下文曰：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是其證。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要略

樾謹按：爲字涉下句多爲之辭。博爲之說而衍。本作懼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與下文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一律衍一爲字。則文不成義。

發號施令。以時教期。

樾謹按：期當讀爲基。宣二年左傳：楚人基之。杜注曰：基，教也。文選西京賦：人基之謀。薛綜注曰：基，教也。是基與教同義。故曰以時教基。

標舉終始之壇也。

樾謹按：高注曰：壇，場也。然終始不當以壇場言。此注未得其義。壇當讀爲壇。說文女部：壇，一曰傳也。精神篇：以不同形相壇也。高注曰：壇，傳也。終始之壇，卽終始之傳。作壇者，段字也。

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樾謹按酒白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白酒而傳寫誤倒之周官酒正職鄭注曰昔酒今之曾久白酒然則白酒正漢時常語藝文類聚襍器部引此白作甘蓋因已倒爲酒白故臆改爲甘字一盃酒甘亦於義不安未足據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三

楊子太元

火魁頤水包貞中

樾謹按諸家本皆作大魁頤。溫公從王涯本作火魁頤。與水包貞對文是也。惟魁字義當從范望訓藏。周次三吉凶之魁。積次七魁而顏而元告篇神之魁也。范並曰魁藏也。魁之訓藏。他書所無。而范注屢見。必有所受之。說文衣部。裹袖也。一曰藏也。訓魁爲藏。蓋讀魁爲裹。魁裹並從鬼聲。故得通也。說文包部。包象人裹妊。是則裹與包同義。故曰火裹頤水包貞。漢書外戚傳晉灼注曰包藏也。是裹包皆藏也。測曰曾曾之包。任臣則也。言包不言裹。以其義同耳。因段魁爲裹。學者但知有魁首之義。而范注遂莫之從矣。

拔車山淵。覆。

樾謹按山疑出字之誤。言拔其車而出之於淵也。范望注雖亦有山字。然曰民溺於世。惟大位能濟之也。則其所據本必作拔車出淵。若作山淵。則淵可言溺。山不可言溺也。注中山字。或後人竄入。非其舊耳。次六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拔車出淵。與將車入虛。文正相對。

將其車入于丘虛。

樾謹按丘字衍文也。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范注曰火生土故爲丘。彼丘字有注。此丘字無注。知所見本無丘字也。因注云將車入險在於丘虛之中。故後人於經文增入丘字。不知注有丘字以足句耳。其下云車以喻君。君而隨臣。臣道不正。猶入虛也。是可爲經文無丘字之證。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亦無丘字。增次七。丘貞。范注亦曰火生土。故言丘。可和七有丘象。六無丘象矣。且以義言之。次五曰拔車出淵。次六曰將其車入于虛。次七曰出險登丘。蓋由淵而虛而丘。經文固自有次第也。今出淵誤作山淵。入于虛誤作入于丘虛。全失其義矣。

閑于遽條。或寢之廬。閑。

樾謹按范本作遽條。王涯宋惟幹本作遽條。溫公從宋衷陸績本作遽條。然止字體之小異。古文以聲爲主。不足爲異同也。惟范訓遽條爲不能俯者。王訓遽條爲傳舍。則皆失之。方言曰簞。宋魏之間或謂之籩。其籩者謂之籩條。上文次六。閑黃埃。席金第。王曰埃古雉字。謂城也。第。簣也。此云閑于遽條。或寢之廬。廬則非黃埃之固。遽條則非金第之安。兩贊之義正相反。然則遽條當從方言訓簣矣。

赤臭播關。

樾謹按王曰赤臭者陰陽交爭殺傷之象也。播於遠關之外。然播于遠關之外。而但曰播關。似爲不辭。

播疑當作燔。或字之誤。或聲同而借也。干次八百。赤舌燒城。此云赤臭燔關。兩文相近。燔猶燒也。關猶城也。

閉門以終虛。

樾謹按終衍文也。測曰。閉門以虛。終不可實也。贊辭終字。卽涉測辭而衍。

眇于謙少。

樾謹按范注曰。眇。微也。溫公同。然測曰。不見謙也。則是以不見解眇字。當爲眇能視之眇。易釋文。眇。盲也。

少持滿。今盛後傾。

樾謹按持疑特字之誤。惟其以滿自恃。故今盛而後傾也。若作持滿。則與持盈同。詩。鳧鷖篇序曰。能持盈守成。國語。越語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不當反以致傾危也。

女不女。其心予。

樾謹按予猶我也。女子從人者也。今其心惟知有我。斯不女矣。所以覆夫誥也。范注曰。予。我也。得其旨矣。又曰。我謂五也。則未必然。溫公謂予與與同。非是。

殺生相午。戾。

樾謹按范本作相矢。然其注云：矢，乖也。則疑矢乃失字之誤。因其下云：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故乖。後人遂改失爲矢。不知范引次五之文以說此贊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正見乖失之意。今改經作相矢。改注文作矢乖也。不可通矣。必非范本之舊。諸家本作相午。違悟之與乖失。義亦不甚遠耳。

思登于天。谷在于淵上。

樾謹按谷當作谷。字之誤也。谷者卻之借字。古文以聲爲主。卻從谷聲。故卽以谷爲之。廣雅釋言：卻，退也。卻入於淵。猶退入於淵也。思登天而退入淵。正由上無根之故。今字譌作谷。失其義矣。

陽扶物如鑽乎堅干。

樾謹按范王本作陽氣扶物而鑽乎堅。溫公從二宋陸本。然諸首辭多言陽氣者。如中首曰：陽氣潛萌于黃宮。周首曰：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礪首曰：陽氣微動。閑首曰：陽氣閑於陰。皆是也。范王本作陽氣。未始不可從。至如與而。古書通用。二宋陸本作如鑽乎堅。卽而鑽乎堅也。增首云：日宣而殖。二宋陸本亦作如。溫公於彼不從。於此從之。何歟。

蚩蚩于。于。脩。或錫之坏。

樾謹按。脩。末詳何義。范注曰：脩。聚也。脩。美食也。溫公曰：脩。以喻高大。脩。錫也。以喻甘美。其義皆似未安。脩疑甌。甌之借音。說文瓦部。甌。甌謂之甌。是也。甌從區聲。禮詎曲禮篇。鄭注曰：嫌名謂聲音相近。

若禹與雨。𠄎與區也。是古音𠄎與區同。故𠄎可讀爲甌。至飴之與𠄎。並從台聲。義更可通矣。范曰未成瓦曰坏。温公說同。所求者甌。𠄎而或錫之以未成瓦之坏。故測曰蚩蚩之干。錫不好也。坏之與甌。𠄎實爲同類之物。但不好耳。若釋飴爲美食爲錫。則與坏絕遠矣。豈楊子屬辭之旨乎。

四馬就括、羹

榷謹按括當讀爲膾。說文广部。膾。芻藁之藏也。軸折衡拐。則車不可行。故四馬反而就膾也。膾從會聲。括從昏聲。兩聲相近。話籀文作譚。卽其例也。詩車華篇。德音來括。毛傳曰括。會也。括之訓會。亦以聲近而義通。儀禮士喪禮。髻用組。鄭注曰古文髻皆爲括。尙書禹貢篇。杕榦栝柏。史記集解引鄭注曰栝。松身曰栝。爾雅釋木篇則曰檜。栝葉松身。然則以括爲膾。猶以括爲髻。以栝爲檜矣。

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達、

榷謹按范本如此。温公從之。宋陸本作以不道明。似於義爲長。蓋必達於腹。而後達於目。此明之以道者也。今迷腹而達目。則明不以道矣。是謂以不道明。范本誤。

大圈閱閔。小圈交之。交、

榷謹按管子幼官篇。強國爲圈。弱國爲屬。然則范望訓圈爲國。正得其解。大圈小圈。猶大國小國。謂小國交於大國也。王曰。圈者殺差之器。温公謂圈養畜閑也。並與交之義未合。

不禍禍。天活我。侯。

樾謹按測曰禍不禍非厥說也。疑贊辭亦當作禍不禍。范注曰近比於九秋氣將降禍不爲禍。正釋禍不禍之義。是范氏作注時經文未倒也。下云故言不禍禍則後人據已倒之經文而改之。

進以高明其道迂也。進。

樾謹按迂大也。蓋卽訃之段字。爾雅釋詁訃大也。字亦作盱。周易豫六三盱豫釋文引王肅注曰盱大也。又或作于。書大傳名曰朱于。鄭注曰于大也。蓋于盱訃迂並聲近而義通。禮記文王世子篇況迂其身以善其君乎。正義曰迂猶廣也大也。是其義矣。進以高明故其道大。范注以迂遠釋之非是。

動之。丘陵失澤朋。

樾謹按范注曰朋類也。此未得朋字之義。古朋字與崩通。史記齊太公世家隰朋集解引徐廣曰朋或作崩。周易復彖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無咎。並其證也。此贊朋字當讀作崩。言高以下爲基。其下無澤則丘陵不能成其高而致崩壞矣。測曰動之丘陵失下危也。以失下危明失澤朋之義。可知朋之當爲崩矣。

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嗷。夷。

樾謹按二宋陸王本嗷作嘍。溫公從范本作嗷。然實以作嘍爲長。蓋此贊三句柔一字爲句。嘍與柔韻。

若作嘔。失其韻矣。玉篇口部。嘔。於求切。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嘔。嘔。氣逆也。而今本老子亦皆作嘔。惟傳奕本作歔。尙爲近之。

或飢之徒。

樾謹按王曰。徒猶空也。或飢者食。徒空爾也。此說於義未安。溫公謂雖有美食。不能食。適足飢其徒。屬而已。然按之經文。亦未允協。測曰。食不足嘉也。豈謂有美食而不能食乎。徒蓋塗之段字。或飢之塗。卽所謂疇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者。故曰食不足嘉也。列子天瑞篇。食于道。徒者。道徒卽道塗。故釋文曰。徒。道旁也。以徒爲塗。正與此同。

臂膊脛如爭。

樾謹按王小宋本脛作脛。然脛爲鳥胃。於此殊非所施。溫公從大宋范陸本作脛。言臂大如脛。不可使也。然脛如乃形容之詞。與下句股脚曠如一律。若以脛如爲如脛。則下句曠如當爲如曠。溫公曰。曠音噴。肉脹起也。然則兩句不一律矣。脛當訓直。漢書楊惲傳注。脛脛直貌。是也。臂膊脛如。言其不能屈伸也。爾雅釋詁。頰直也。禮記曲禮篇。鮮魚曰脰。祭鄭注曰。脰直也。脛與頰脰聲並相近。

丈人扶孤。豎子提壺。事。

樾謹按王曰。丈夫有扶持孤弱之事。然居次七曰。老夫攬車。少女提壺。與此贊辭義相近。攬車與提壺

並實指一事言。則扶孤與提壺亦當如之。若謂扶持孤弱之事。則虛實不倫矣。孤疑孤字之誤。國語晉語。侏儒扶盧。韋注曰。扶。援也。然則扶弧者。援弧也。孟子告子篇。思援弓繳而射之。是其義也。丈人扶弧。小子提壺。弧壺對文。與周易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壺。相似。大元本準周易。楊子所見周易。蓋與京馬鄭王本同也。

懷威滿虛毅

樾謹按范注曰。虛。空也。雖威而消。故曰滿虛。然次三曰。戴威滿頭。句法與此同。若訓虛爲空。則與滿成兩義。以次三之文例之。殆非然也。淮南子淑真篇。虛室生白。高注曰。虛。心也。蓋虛訓空。故亦訓孔竅。淮南子汜論篇。若循虛而出入。注曰。虛。孔竅也。訓孔竅。故亦訓心矣。史記吳起傳。批亢擣虛。猶言批其亢。擣其心也。管子心術篇。心者智之舍也。淮南子詮言篇。虛者道之舍也。是虛與心義相近。更以本經證之。斷初一曰。斷心滅斧。失初一日。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則刺虛與斷心同矣。此云懷威滿虛。猶云懷威滿心。與戴威滿頭一律。盛次三。懷利滿胷。次五。何福滿肩。末一字皆屬形體。更可證矣。

不田而穀。毅于棟祿。

樾謹按宋陸王本棟作棟。溫公從本作棟。言剛果所施。施于擇祿而已。然棟祿之文。義殊未安。范望注云。五爲天子家。性毅毅然自亢。處高食祿。故不田也。是范氏並無棟擇之說。尋釋其意。所謂自亢者。

正釋棟字之義。周書作維篇孔晁注曰：重亢，重棟也。是棟與亢同。范氏所據本，必亦作棟，故以亢字釋棟字。又以處高申明之。見經文所謂毅于棟祿者。棟則高亢之意。祿則但知食祿之謂也。若是棟字，則注何以不及。而所謂自亢與處高者，何指乎。次五，毅于棟柱，卽承此贊而言。毅于棟祿，處高食祿而已。毅于棟柱，則處高而有檣柱之功，不徒食祿也。兩贊意本相承，後人不達，因棟祿連文，他書罕見，遂妄改爲棟字，非范本之舊。溫公從之，誤也。

躩戰啗啗，若熊若螭，衆。

樾謹按躩卽康字。說文豕部，康，鬪相凡不解也。從豕，虎，豕虎之鬪不相捨，是康之本義。爲兩獸相鬪。老子曰：猛獸不據，鹽鐵論曰：虎兇相據，並卽康字也。彼從手作據，此從足作躩，皆古文借字耳。躩戰卽以熊螭言。溫公謂躩當作劇，非是。

其志資戚親。

樾謹按范注曰：資，用也。二爲平人，未仕於世，志在親戚骨肉。王曰：資，取也。戚，親也。其志惟取於相親附也。此二說並非經義。初一日：其志齟齬。此曰：其志資戚。文法正同。資戚與齟齬並雙聲字也。資讀爲咨。周易略例：不諮于闕，釋文：諮本作資，是其例也。資戚猶咨戚，訓用訓取，分資戚爲二義，胥失之矣。準繩不甫法。

樾謹謹范注曰甫始也然準繩不始甚爲不辭温公訓爲美義亦未合甫當讀爲專說文寸部專布也昭三年左傳寡君使虎布之杜注曰布陳也然則準繩不專猶言準繩不陳禮記經解篇繩墨誠陳是其義矣

幽遇神及師夢遇

樾謹按范注師衆也此未得其解也衆次七師孕唁之哭且嘖范曰師盲者也膏次三師或導射范曰師爲瞽者也此贊師字亦當同之蓋所遇者神已爲幽矣而又見夢於無目之人幽益甚也

兌人遇雨

樾謹按易繫辭傳潤之以風雨又曰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虞注並曰兌爲雨然則兌本有雨象蓋雨者水氣兌爲澤故爲雨也兌人言處川澤之人以兌人而遇雨故測曰還自賊也范注以兌爲巫說之雖亦用易義然非楊子之旨

陽蓬其外大

樾謹按范本蓬作逢濕公從二宋陸王本作蓬宋曰蓬猶盛也其實逢亦盛也禮記儒行篇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逢訓大則亦卽與盛同義矣蓋逢與豐通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其證也訓大訓盛皆豐字之義是故作逢者豐之

段字作蓬者。逢之異文。溫公疑逢無盛義。必作其葉蓬蓬之蓬。始得訓盛。是猶未達乎古訓也。

雉之不祿。而鷄蓋穀文。

樾謹按宋陸本而下有不字。蓋卽而字之誤而衍者。王本無而字。則更非矣。溫公從范本。是爲得之。惟未解蓋字之義。方言蓋餘也。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蓋。廣雅釋詁亦曰蓋餘也。雉之不祿。而雞蓋穀。言雉不祿。而雞有餘穀也。

子序不序。永。

樾謹按上序字疑衍文。蓋卽子字之誤而衍者。王云子而不居子之次序。則祭祀賓客長無主矣。疑王涯所據本正作子不序。而溫公不言有異同。蓋寫者改從旣衍之本矣。居次三。長幼序。子克父。宋陸王本並同。而范本作長幼序。誤亦類此。

決欲招寇。積。

樾謹按王本決作快。當從之。方言。逞曉。愾。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自關而西曰快。然則快欲猶逞欲也。逞欲故招寇矣。諸家作決。乃字之誤。溫公從之。非是。

前尸後喪。沈。

樾謹按尸當訓陳。言前雖陳列之。後終喪失也。故測曰。終以貪敗也。王曰。危亡之道。相繼而至。故前尸

後喪未得其旨。

爾儀而悲。坎我西階內。

樾謹按范注曰。坎憂也。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故悲也。然坎我西階。甚爲不辭。且旣言悲。不必更言憂矣。范說非也。坎乃次字之誤。次者卽也。說文。空。古文作𠂔。是次卽古音相同。尙書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宥坐篇。並引作勿庸。以卽是次。與卽通用也。次我西階者。卽我西階也。范引婦升西階爲說是矣。

眇提明晦。

樾謹按眇當從小宋音眇。云一目盲也。范云。眇。目不明也。意亦與眇同。眇從目少聲。眇從目肖聲。少與肖並從小聲。其聲同也。本或誤從日。王涯以爲古宵字。然宵何以從日乎。殆不然矣。提字之義。自來莫得其解。王云。提明自照。提明謂燭之類。其說至爲鄙陋。提當爲睇。說文目部。睇。迎視也。眇。睇明。謂眇而視明。正周易眇能視之義。范本明下有德字。因測而誤。溫公已正之。

天禍以他窮。

樾謹按他古字作佗。說文人部。佗。負何也。負何故有加義。詩小弁篇。子之佗矣。傳曰。佗。加也。字亦作拖。易訟上九。終朝三褫之。鄭本作拖。云。三加之也。佗。拖字異義同。然則天禍以他。猶曰天禍以加。故測曰。

逢不幸也。范注以爲不偶天禍，非是。王曰：咎非他作，亦於文義未合。

車繫馬攏，行可鄰也。止。

樾謹按：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盧注訓鄰爲鄰，蓋鄰者避之段字。說文彳部，避，行難也。行難則宜止而不行，故亦得訓鄰。此云行可鄰也，謂其行可以鄰退也。范注謂止於鄰里，失之矣。

弓善反，弓惡反。止。

樾謹按：范注云：善反。詩云：四矢反兮。言反其故處也。惡反者，不善發則徧然反也。此注非是。弓善反，弓惡反。言弓善者亦反，弓惡者亦反。與下文善馬很惡馬很，義正一律。不曰善弓惡弓，而曰弓善弓惡，故與下文錯綜其辭。見文法之變，亦猶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之比耳。善惡以弓言，不以反言。注以善反惡反爲說，則兩反字義異矣。

成微改，未成而殆。成。

樾謹按：殆當讀爲怠。詩元鳥篇：受命不殆。鄭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晏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解殆與疲殆，其字並當作怠，而作殆者，古字通也。此贊言成之尙微，而改之又改，則未及其成而先已解怠矣。故測曰：不能自遂也。王以危殆釋之，非是。

羈角之吾勤、

樾謹按吾當讀爲牙。後漢書崔駰傳注。童牙謂幼小也。是其義也。牙吾古同聲。故得通用。猶駟吾之或爲駟牙矣。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與此吾字義同。王曰。吾者。吾吾然無所歸之貌。此未得其義。而曲爲之說。

闕也皆合二而密也。成用一。元錯、

樾謹按成乃咸字之誤。咸用一。與皆合二。相對爲文。范注曰。二氣協和而成一。是其所據本已誤矣。親附疏。割犯血。

樾謹按血與疏對文。則血是親近之意。猶言骨肉也。

疑者提之。元攬、

樾謹按范注曰。提猶正也。然提無正義。且於文亦未合。提當爲提。說文見部。提顯也。從見是聲。疑者提之。謂使之明顯也。提亦從是聲。故得通用耳。

織也入歲。

樾謹按歲字無義。當讀爲齋。說文大部。齋空大也。玉篇大部。齋空也。空與孔同。謂其纖細者可入乎孔穴之中也。

榆漏率刻元雙

樾謹按范注曰榆猶寫也。則榆當讀爲揄。說文手部揄引也。榆訓引。故得訓寫。作榆者段字。或字之譌也。

嘖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

樾謹按上云陰陽所以抽嘖也。從橫所以瑩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此當云抽嘖也。瑩理也。昭事也。方與上合。今抽嘖誤作嘖情。情字蓋卽嘖字之誤。而衍者。於是移抽字以易下句瑩字。而瑩理誤作抽理矣。又移瑩字以易下句昭字。而昭事誤作瑩事矣。至昭字無下句可易。因置之下句之首。楊子原文本作抽嘖也。瑩理也。昭事也。君子之道也。今作昭君子之道也。此昭字卽昭事之昭。其致誤之由。尙歷歷可指耳。

爲猛。元數。

樾謹按許翰曰。唐人避諱。書多改虎爲猛。此字疑當作虎。而未有本證定。然范注曰。金堅剛也。則晉時已作猛矣。非唐人改也。又按以虎爲猛。楊子書固自有之。養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范注曰。婦人謂四三爲虎。而四在前。故徽猛。然則以虎爲猛。亦非自唐人避諱始也。若謂彼文正避唐諱而改。則固不然。象猛養三字爲韻。若本文作虎。則非韻矣。故知不然也。

爲大哆。

樾謹按許翰曰。丁未無此一句。今考范望本。此句無注。是范本亦無此一句也。當刪。辰辰未戌丑。

樾謹按許曰。多作辰戌丑未。今從丁未本。然范注曰。辰取其延長。未取其冥昧。戌取其悉戌。丑之言畜也。是亦以辰未戌丑爲次。今作辰戌丑未。寫者誤耳。非范本之舊。

二爲方沮。

樾謹按沮與且通。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且卽沮也。方沮當爲方且。廣雅釋詁。方始也。莊子庚桑楚篇。與物且者。釋文且始也。是方且並有始義。一爲規模。二爲方且。言規模既定。始爲之也。范注謂將有事而自止。非是。

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戴也。元文。

樾謹按許昂黃伯思本。均作載。范注曰。枝葉已成。蒙覆於上。皆可齎載者。是范本亦作載。然齎載自是兩義。蒙則齎也。而非載也。不當并爲一談。而以齎載說蒙字之義也。章晉丁謂郭元亨本。並作戴。戴與蒙義合。自以作戴爲長。

一福則有膊。禍則有形之謂直。

樾謹按膊字無義。乃端之段字。膊從專聲。端從耑聲。兩聲相近。禮記雜記篇載以輶車。注云輶或作搏。史記屈原賈誼傳何足控搏。索隱云本作控揣。文選長笛賦冬雪揣封乎其枝。注曰揣與團古字通。並專耑聲近之證。膊之爲端猶搏之爲輶。搏之爲揣團之爲揣也。福則有膊猶云福則有端。正與禍則有形。文義一律。

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觸。元規

樾謹按斛與觸同義。御覽八百三十引風俗通曰斛者角也。廣雅釋言曰角觸也。然則相斛猶相角。相角猶相觸也。日月歲十二會。故相斛。星辰不相干犯。故不相觸。斛與觸變文以成句耳。其義一也。范曰斛量也。非是。

輿物旁震。元圖

樾謹按丁謂本輿作與是也。下文云輿物時行。正與此句一律。涉上文百卉權輿。下文天地輿新。故誤作輿耳。

南征不利遇崩光。

樾謹按章詒本作遇乎崩光。宋惟幹本遇於崩光。並非也。范注曰陽而南征。與陰相遇。光明崩毀。故不利。然則遇崩光謂相遇而崩毀其光。若作遇乎崩光。或作遇於崩光。均不可通矣。讀者因此篇多四字。

爲句。故妄增之。然下文曰：天地人功咸會貞，亦七字句。

天旬其道。

樾謹按詩信南山篇維禹甸之。周官稍人注引作維禹讞之。是甸與讞通。古田陳同聲。甸通作讞。亦猶齊陳氏之爲田氏也。說文支部。讞列也。今經典皆以陳爲之。天旬其道者。天陳其道也。范注曰：甸之言挺也。言天挺立其道於上。未得其義。

歲寧悉而年病。元告。

樾謹按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爲一歲。月離白道一周。歷朔弦望晦復追及日而合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是爲一年。歲與年較。多十一日弱。所謂氣盈也。年與歲較。少十一日弱。所謂朔虛也。歲寧悉。卽氣盈之謂。年病卽朔虛之謂。寧乃語詞。諸本或作能。能亦語詞也。悉者盡也。自立春至大寒。而歲實始盡。然正月朔日立春。至十二月晦日。尙未至大寒。是年病也。病者病其不足也。於是三年必置閏焉。故下文曰：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范注曰：一歲之數足則年安。不足則病。混歲年而一之。然則足與不足。於何見之乎。

諸子平議卷三十四

楊子法言一

羿逢蒙分其弓，學行、

樾謹按分字之義不可通。當讀爲焚。文十一年左傳獲僑如之弟焚如。史記魯世家作焚如。爾雅釋天。焚輪謂之積。釋文作焚。曰本或作焚。然則分之通作焚。猶焚之通作焚也。羿逢蒙焚其弓。正與下文良舍其策。般投其斧一律。

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樾謹按李軌注曰。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宋咸曰。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明之。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楊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楊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注不能辨。但依誤文以爲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吳祕曰。周孔顏子之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一而已。羿逢蒙良般之藝。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能

踰也。今按正文初無如天之說。李氏增益其義。誠非楊子雅意。然宋著作謂其依誤文爲解。則非然也。李云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則其所據本作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明矣。使無不字。何以有天不可升之說哉。推尋李意。直以論語有他人丘陵。仲尼日月之說。疑嶽瀆未足擬聖人之高大。故必極之於天。然後見人之不能踰也。以是言之。李本當有不字。宋氏糾之。反爲疏矣。惟吳司封本實無不字。故云。邈逢蒙良般之藝。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不能踰也。音義謂俗本脫不字。殆指此而言然也。字古通作邪。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問之辭。今依此讀之。衆人所能踰也。納曰。衆人所能踰邪。雖無不字。其旨亦同。疑楊子原文本如此。其有不字者。乃後人不達古語而臆加之。音義所斥爲俗本者。轉是古本矣。

桐子之命也。

樾謹按桐者。侗之段字。法言序云。天降生民。倥侗顛蒙。卽此桐子之桐。序用正字。經用段字耳。李注曰。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夫洞有通達之義。故淮南子原道篇。遂兮洞兮。高誘注曰。洞達也。此乃云洞然。未有所知。義不可通。疑注文洞字卽侗字之誤。注本云。桐侗也。侗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蓋不破經字。而卽以訓詰明段借。用毛傳例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正李注所本矣。宋著作以經文桐字爲誤。又譏李氏依誤文訓爲洞。恐皆失之。至吳司封以桐子爲太甲。則不達段借之旨。務穿鑿而

喜新奇。宋以後說經者。多此類矣。

或曰。顏徒易乎。曰。晞之則是。曰。昔顏嘗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

樾謹按。晞之則是。上已有曰字。而其下又有曰字。明世德堂本。遂將上曰字刪去。然晞之則是。明是楊子應語。不得以爲或人問也。以文義求之。上曰字不當刪。下曰字當在。正考甫句上。因或人問顏徒易乎。故應之曰。晞之則是。昔顏嘗晞夫子矣。又恐或人聞此疑夫子大聖。非人所能晞。故又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矣。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古人之文。往往有一人之辭。而亦加曰字以別之者。若禮記檀弓篇。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哀十六年左傳。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論語憲問篇。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加曰字以別更端之語。此文亦猶是耳。不然。楊子之意。自以顏晞夫子爲主。至正考甫公子奚斯。不過泛舉之。以小見大。以淺見深。若其間無曰字以別之。則顏之晞夫子。正考甫之晞尹吉甫。公子奚斯之晞正考甫。直是一律而論。漫無主賓之辨矣。

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

懋謹按君子貴遷善。與參辰之不相比。意不相承。下文云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頻頻之黨。與惡畫之義。亦不相承。疑此兩節傳寫互誤。楊子蓋因參辰之不相比。而戒人之黨比游晏。故曰頻頻之黨。甚於鷓斯。廣雅釋訓曰。頻頻比也。李軌注亦以黨比游晏釋之。則與參辰之不相比。意正一貫矣。至君子貴遷善。乃申明惡畫之義。遷善是不畫也。兩節傳寫互易。而其義皆不可通。今訂正如左。

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

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

懋謹按如其富。言如何其以富也。重言之者。深疾之之辭。此句法本於論語之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注云。誰如管仲之仁。增字解經。頗非經旨。以楊子之意推之。則如其仁者。不許之也。孔子於管仲。但許其事功之盛。而未嘗子之以仁。故其意若曰。論管仲者。但以事功論之足矣。如何其以仁也。如何其以仁也。卽下章民到於今受其賜。可謂推許之至。而於仁字固不一及也。非楊子此文。則孔子之意不見矣。吾子篇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見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與孔子之論管仲正可互明。蓋若

管仲者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若屈原者論其志節可也。不必論其智也。楊子以法言擬論語。正在此等處。吳秘注曰。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卽所以說論語之如其仁矣。

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

懃謹按不字衍文。已當從世德堂本作也。也邪古字通。其樂可量也。猶云其樂可量邪。與上文衆人所能踰也。文法一律。學者不達古語。妄增不字。又改也字爲已字。失其舊矣。文選鮑明遠擬古詩。李善注引此文。正作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當據以訂正。

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

懃謹按術當讀爲述。禮記祭義篇。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鄭注曰。術當爲述。韓勅後碑。其術。韓君德政張表碑。方伯術職。樊敏碑。臣子褒術。並以術爲述。皆其證也。述業與立道正相對。有教立道。作者之謂聖也。有學述業。述者之謂明也。又按音義曰。天復本心作止。當從之。言立道不止。則爲仲尼。述業不止。則爲顏淵也。李宋吳本並作心。於義難通。溫公從之。非是。

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吾子。

懃謹按蒼蠅當以聲言。此乃與紅紫並以色言。義似可疑。李注曰。蒼蠅間於白黑。夫蒼蠅則何間於白黑之有。疑楊子原文。本作蒼駝。駝與蒼皆色也。周易說卦傳。震爲龍。虞翻本龍作駝。云駝。蒼色。字亦通。

作虺。文選思元賦。尉虺眉而郎潛兮。舊注曰。虺蒼也。是蒼驪同義。故得連文。廣雅釋器。蒼青也。故亦曰青驪。史記匈奴傳。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驂馬。然則李注所稱閏於白黑。其卽本史記爲說與。

如玉如瑩。爰見丹青。

樾謹按宋龔鼎臣東原錄曰。嘉祐中。予在國子監。與監長錢象先進學官校定李軌注楊子法言。後數年。乃於唐人類書中。見如玉如瑩一義。惜其未改正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見丹青。軌注曰。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如瑩。磨而不磷。往日不知其誤。遂改軌注以就文義。爾以上皆龔說。今按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篇曰。瑩治也。爾雅釋鳥篇釋文曰。瑩磨瑩也。如玉如瑩。爰見丹青。言屈原之放逐。猶玉如瑩。磨瑩而成文采也。說文玉部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然則楊子此文。自有所本。今作如玉如瑩。不可通矣。當據龔說訂正。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樾謹按學行篇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槩者也。然則德之藻矣。自是美之之辭。容猶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字亦通作庸。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也。庸亦用也。足言足容。謂旣足以言之。又足以用之。斯其言非空言。乃德之藻飾也。李注曰。足言。夸毗之辭。足容。戚施之面。

言皆藻飾之僞。非篤實之真。恐非楊子之意。今試連上文讀之。或問君子尙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尙。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然則足言足容。所謂事辭稱者。正申明君子事之爲尙也。上文並未言及容儀。烏得分言容而二之乎。

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况介丘乎。

樾謹按廣雅釋詁。介。獨也。此介字當訓獨。與衆山相對爲義。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

樾謹按卓亦約也。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郭象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是卓有獨義。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踔與卓同。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並謂聞見宜多。而所守宜少也。蓋卓與約本疊韻字。莊子逍遙游篇。淖約若處子。文選上林賦。便嬾淖約。此云守之以約。守之以卓。亦猶淖約淖約之比。變文以成辭。初無異義也。溫公注曰。約謂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強爲區別。未達古人用字之法矣。

熒魂曠枯。糟莩曠沈。修身。

樾謹按熒魂以喻輕清之氣。糟莩以喻重濁之質。糟者酒之滓。莩者米之皮也。其輕清者日以枯。其重濁者日以沈。斯旨矣。柳宗元注以糟爲精之誤。而訓莩爲目精之表。殆失其旨。李注曰。莩。孰也。義亦未

安。

簞瓢掉茹。

樾謹按掉讀爲啐。禮記雜記篇。主人之酢也。噉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鄭注曰。噉啐皆嘗也。噉至齒。啐入口。

仁以人之問道。

樾謹按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仁以人之當從此讀。咸曰。有仁則人必歸之。光曰。仁者人道之常。均未達古義。

佗則荅。

樾謹按咸曰。荅當爲蒙字之誤也。然荅與蒙雖並從艸。其下絕不相似。安得致誤。祕曰。荅。荅耳也。荅耳徒有其名。而無聆聞之實。然上文言惟聖人爲可以開明。此當從目取喻。不當從耳取喻也。光曰。荅音聆闕。蓋於二說皆未安。故闕其義。今按荅當讀爲答。說文竹部。答。車答也。釋名釋車曰。答。橫在車前。織竹作之。孔荅荅也。此言惟聖人爲可以開明。其佗則如車答然。所見者小矣。

閉之闕然。不覩牆之裏。

樾謹按此卽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上句云。開之廓然。見四海。言聖道之大。

也。此云閉之闌然不覩牆之裏。言聖道之深也。李注云不開聖卷。喻無所見。非楊子之意。祕曰。自背其道。不見數仞之內。光曰。不學牆面。皆仍李注之誤。

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

樾謹按宋吳二說。皆未解贅虧之義。溫公謂有餘曰贅。不足曰虧。是也。惟疑不爲衍字。非也。凡物用之則虧。益之則贅。知者以不用爲用。以不益爲益。用而不用。是不虧也。益而不益。是不贅也。故曰。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文義甚明。亦無衍字。舊說均失之。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

樾謹按塗當讀爲戲。說文丹部。觶篆下引周書。惟其戲丹觶。今書梓材篇。作惟其塗丹觶。是塗與戲通也。說文支部。戲。閉也。從支。度聲。讀若杜。經典卽以杜爲之。尙書棗誓篇。杜乃獲。周官雍氏注。引作戲。乃獲。是也。戲。民耳目者。謂閉塞民之耳目也。若以今字書之。當云杜民耳目矣。

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臙臘也。

樾謹按李注曰。臙。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是但釋臙臘二字之義。而於狐狸螻蟻。未有發明。咸曰。臙。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蟲入穴。故螻蟻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趨死猶狐狸螻

蠃不過乎臙臙之候矣。此說亦殊不可通。正文言狐狸蠃蠃。不言人如狐狸蠃蠃。不可通一也。正文言不臙臙也。歟。若謂不過乎臙臙之候。當云不臙臙矣。如左傳云。虞不臙臙矣。於義方合。詠歎之文。非所施也。不可通二也。且冬日雖獵取百獸。然狐狸之類。不應便絕。而云不過此候。不可通三也。尋楊子之意。直以申韓之法行。則人死者多。屍相枕籍。狐狸蠃蠃。得鑿其肉。如人遇臙臙。有酒食醉飽之樂。故曰狐狸蠃蠃。不臙臙也。與正與上文牛羊用人相應。以人爲牛羊。則食之者必狐狸蠃蠃也。自來未達此旨。如申韓。如申韓。

樾謹按兩言如申韓。謂如何其用申韓也。與學行篇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淵騫篇如其寢如其寢。同義。祕曰。豈如申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爲法。皆未達楊子語意。請問之。問神。

樾謹按之當作心。隸書相似而誤也。上文或問神曰心。故或人又請問心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請問之。蓋既誤心爲之。因又改問爲聞。以就其義。溫公從之。非是。

聖人以不手爲聖人。

樾謹按李軌注曰。手者桎梏之屬。義甚淺陋。咸曰。手當爲干。聖人雖爲紂囚。然終不干其刑。祕曰。手持也。執也。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此二說亦未安。既見幽囚。安得云不干其刑。亦安得云終不

能執也。光曰：手謂人所提攜指使，枉己之道，而隨人左右也。如此說，則與姜里之間不相應矣。今按手當爲午，成二年公羊傳：曹公子手，釋文曰：手本作午，是其例也。說文：午部，午，梧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釋名釋天曰：午，忤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忤逆也。然則不午者，不逆也。此言聖人之德與神龍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則以不午爲聖人。記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不午之義也。文王之囚於羑里，正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何損于文王之聖乎？

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

樾謹按：書有序，易亦有序，今序卦傳是也，序卦傳自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至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皆以意義聯貫，其或闕失，可以推求，故上文曰：易損其一，雖悉知闕焉，至書序則但云：爲某事，作某篇，不相聯貫，故上文曰：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此，或人歎書序不如易之意也。自來說此者，皆未明曉，吳說略近之，宋以大衍虛一說上文易損其一，誤甚矣。

狄牙能喊。

樾謹按：李注曰：喊，嘔物聲也。然義不可通。吳曰：喊，聲也。直訓爲聲，更無義矣。喊者，誠之異文，從口與從言同。詠詠吟吟，卽其例也。說文：言部，誠，和也。廣雅釋詁：誠，調也。狄牙能喊，謂狄牙能和調也。戰國魏策

曰。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所謂狄牙能喊矣。又按狄牙卽易牙。猶簡狄漢書古今人表作簡湯也。溫公以狄爲儀狄。牙爲易牙。失之。

面相之辭相適。

樾謹按之字絕句。相之相適。對文成義。溫公曰之亦適也。宋注非。

著古昔之嗜嗜。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

樾謹按恣恣與嗜嗜同義。史記屈原傳。受物之汶汶。索隱曰。汶汶猶昏暗不明也。汶汶卽恣恣也。李注曰。嗜嗜目所不見。恣恣心所不了。得其義矣。宋吳從本義訓爲勉。非是。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

樾謹按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今以下文證之。頗以溫公之說爲是。下文曰。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夫人如延陵季子。而樂弛則無如何。是所重者在其文。不在其人也。下文又曰。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是難不難由於備不備。益足見經之艱易。存乎文矣。溫公所改。殆非無見。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幾也。

樾謹按李注曰。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祕曰。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

可以近名也。二注大略相同。以下文求之。則似皆失其義。且失其讀矣。此當以盍勢諸三字爲句。古勢力字止作執。種藝字亦止作執。蓋本一字耳。盍勢諸。卽盍藝諸。藝猶樹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正與此言盍藝諸同意。名卿可幾也。五字爲句。名可幾。是一事。卿可幾。又一事。下文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是對名可幾而言。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振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是對卿可幾而言。

愆語。君子不出諸口。

樾謹按李於愆下出注曰。欲聞其義。是愆一字爲句。或人問辭也。吳讀同。然義實未安。愆字當合下語字爲句。愆語者。過愆之言也。過愆之言。君子不出諸口。咸曰。恥言之也。正得其義。或宋固以愆語連讀乎。

不聽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問明。

樾謹按兩實字皆當爲是。不聽是無耳也。不明是無目也。非實無耳無目也。是通作寔。故爾雅釋詁曰。寔是也。寔通作實。故詩韓奕篇鄭箋云。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然則實亦可通作是矣。

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淫。君子不貴也。

樾謹按咸曰。翳塞也。衝衝多也。祕曰。翳路。言多也。然上文言明哲。此文宜與相應。但言其多。不相應矣。

漢書甘泉賦。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注引韋昭曰。翳。隱也。如庸行翳路。謂以庸愚之人而行翳隱之路也。衝說文作衝。本從童得聲。此衝字卽上文童蒙之童。因或人言童蒙則活。故楊子應之曰。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字不作童而作衝者。承上庸行翳路爲文。故從行作衝也。此古人屬辭之法。後世解此者希矣。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樾謹按旃字義不可通。咸曰。旃之也。言舉此諸德以議之。莊亦寶也。則增出議字矣。旃疑稱字之誤。禮記射義篇注曰。稱猶言也。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

樾謹按李注曰。靈場。鬼神之壇祠也。靈壇所以爲威。可冥夜。不可經白日。偏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核諸實。此未得楊子之意也。楊子因或問堯讓天下於許由而爲此說。靈場者。禪位之壇也。鄭康成注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涉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其後漢魏之事。循用此義。故魏公卿上尊號奏有曰。遵大鹿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之籍云云。此靈場之義也。楊子以爲帝者禪位。其事至大。其禮至嚴。若如或說。堯讓天下於許由。則以下之重輕相傳受。靈場之威。不必在白日。而宜乎在冥夜矣。豈其然乎。故曰。靈場之威。宜夜矣乎。說者

誤以靈場爲鬼神壇祠。斯失其義。且如李說靈場之威實宜於夜矣乎之文。施之不當矣。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

樾謹按下難字衍文也。此本云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蓋傷其知說之難。而終以說秦王爲李斯姚賈所毀害致死也。太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亦是此意。今作死乎說難。義不可通。且如此。則或人已知韓非之死。由於說難矣。何以楊子又應之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然則此文卒死乎說下。不當有難字。蓋涉上下文並言說難而衍。

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寡見。

樾謹按如猶與也。如賢人謀者。與賢人謀也。如小人謀者。與小人謀也。如與聲近。故得通用。說見王氏經傳釋詞。

古者之學耕且養。

樾謹按此本作古之學者耕且養。傳寫誤倒耳。古之學者。與下文今之學也相對爲文。上句用者字。下句用也字。亦猶論語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孟子盡心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並以者也互用。是其例也。

魯不用真儒故也。

樾謹按祕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使定公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言不聽孔子故也此恐非楊子之意上文曰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是楊子固以魯人爲能用孔子矣豈有甫言其能用而又言其不能用乎且如吳說但當曰魯不用儒足矣何以言不用真儒乎蓋或人所問魯用儒而削自指魯穆公時事鹽鐵論相刺章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或人此問意亦猶是楊子則以公儀諸人皆未足爲真儒必如周公孔子乃見用儒之效故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孟子告子篇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是魯穆公以用儒而削自戰國時已有此說子思疑亦當作子原不然何以反列子柳之下且果用子思不得謂非真儒矣觀楊子不用真儒之說益見穆公之未能用子思也

奔壘之車

樾謹按光曰奔壘謂馬驚逸抵敵壘者此未解奔字也說文天部奔走也從夭賁省聲故賁與奔古通用詩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鶉之賁賁是也奔壘當作賁壘射義賁軍之將鄭注曰賁讀爲債債猶覆敗也大學此謂一言賁事釋文曰賁本又作債猶覆敗也然則賁壘之車謂車之覆於壘者下句沈流之航謂舟之沈於流者兩文正相對隱三年左傳鄭伯之車債於濟車以債言古語然也債通作賁

又通作奔。而學者據本字說之。失其義矣。

諸子平議卷三十五

楊子法言二

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五百、

樾謹按。千謂千歲。一謂一歲。從其極疏者言之。或千歲而生一聖人。從其極數者言之。或一歲而生一聖人。故曰雖千一不可知也。李軌注曰。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夫聖人之生。必無一歲千人之理。疑李注本作一歲一人。傳寫誤耳。祕曰。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則但從其疏者言於義爲不備矣。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

樾謹按。國語晉語。夫樂以開山川之風。呂氏春秋樂成篇。夫開善豈易哉。章昭高誘注並曰。開。通也。然則開跡者。通跡也。如魯兩生之不冝行。則絕跡於漢廷矣。故以孔子之歷聘諸侯爲通跡也。宋訓開爲開布。於義未安。吳分開跡爲二義。則更失之。

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

樾謹按。不聽正當從宋讀作不聽政。溫公亦云。正與政同也。噫當作意。意者。吾於觀庸邪。七字爲句。邪乃語詞。蓋託爲孔子之言。若曰。意者。吾將於此觀彼庸庸者邪。故又曰。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楊子

書每以庸爲庸衆之稱。問明篇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又曰。如庸行翳路。宋吳並以庸愚釋之。此文庸字亦當與同。因段噫爲意。說者遂不得其解。宋吳本又增雉字於噫字之上。於義益不可通矣。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

樾謹按如讀爲而。古字通用。故李注曰。有時而盡。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

樾謹按地疑也。字之誤。下文。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但言天不言地。可證地字之誤。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

樾謹按晷者。日景也。古人以土圭致日景。以定南北。易通卦驗所謂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是也。故楊子卽借晷爲推測之義。言君德隆盛。則當晷之於星。以驗德之至與不至。星象隆盛。則當晷之以德。以驗星之應與不應也。吳訓晷爲規。本之釋名。意蓋近之。惜所說不了。咸曰。晷影也。猶影蔽之也。義殊未安。光曰。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夫星崇何以壞德。此說甚不可通。且正文。但言晷星晷德。亦不得強爲區別也。

月未望則載魄於西。

樾謹按李注曰。載始也。魄光也。載魄於西者。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此古義也。咸曰。按周書召誥。惟

丙午朏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載生魄。傳曰：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清而魄生。是則朏爲明，魄爲晦矣。夫月未望者，卽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朏於西。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溫公從其說，故曰魄當作朏，明也。明始於西，以漸變魄，今以古義求之，則宋說非也。康誥篇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朏名曰魄，是朏卽魄矣。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霸聲。周書曰：哉生霸，以是言之，魄者霸之假字。譬中古文本作霸，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魄，魄字遂誤以魄爲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之說，皆不合矣。是故康誥之惟三月載生魄，實卽洛誥之越若來，惟三月丙午朏。說詳羣經平議。此文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旣望則終魄於東，始終皆以魄言，足徵僞孔傳之誤。而宋咸輒生異說，溫公亦爲之惑，信古義之久湮矣。

聆聽前世清視在下。

越謹按聆聽疊用無義，故宋吳本改作聆德。溫公從之，然其注曰：前世不可見，故云聽。臣民今在下，故云視。則雖從作德之本，而仍不及德字之義。若然，德字爲贅設矣。宋吳之本，殆不可從。今按聆當作洽。洽與清本雙聲字。文選風賦曰：清清洽洽，蓋聲近者義亦相同。洽聽前世，清視在下，洽亦清也。楊子正以洽聽與清視相對爲文，後人不達，因其與聽連文，改洽爲聆，又因聆聽不宜疊用，而改聽爲德，愈改

而愈失其真矣。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先知。

樾謹按管子四時篇曰。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是以周易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以春三月言也。又稱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以秋之日言也。楊子此文獨稱先甲。則專以春言耳。其三日一日。皆行事之節。如冠禮前期三日筮賓。此先三日之例也。子生三日。卜士負之。此後三日之例也。祭禮前期一日視濯視牲。此先一日之例也。鄉射禮明日有息司正之事。此後一日之例也。說互見羣經平議。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卽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耳。舊說皆未得。

死者逋。

樾謹按既死矣。又何逋之有。祕曰。見死者逋逃而不葬。光曰。逃棄不葬。皆就生者言。亦曲爲之說耳。逋乃膊之段字。膊從專聲。專從甫聲。逋亦從甫聲。故得通用。說文肉部膊。薄脯膊之屋上也。方言。膊。暴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然則死者膊。猶言暴露也。正與上文死者葬相對。

或問民所勤。

樾謹按僖二年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釋文曰。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稇。勤。渠各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此文勤字。當從彼讀。音義無音失之。

吾見玄駒之步。

樾謹按襄二十六年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字亦作駢。玉篇馬部。駢。益故切。習馬。此云玄駒之步。蓋因螳有駒名。故借用步馬之義。正古人屬辭之密。吳注但曰步行也。未得其旨。雷不一。風不再。

樾謹按李解上句曰。三令五申。解下句曰。制無二也。甚得楊子之旨。惜其說下句未了耳。易通卦驗曰。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一時有一時之風。風不再。謂不並至也。王者法之。故號令亦無錯出矣。光曰。一再言其少。洊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然則一與再。何必異其文乎。

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

樾謹按宋吳本樂下有天字。然於義殊不合。疑天乃夫字之誤。聖人樂夫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其旨亦與李本不殊。因夫字誤作天。宋吳遂依誤本爲說。鑿矣。宜溫公不之從也。

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

樾謹按李注曰。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然正文並無不運籌策之說。光曰。譬如無財而運算。終無益於富。然正文亦無無財之說。是二說皆以意增益。非楊子意也。算疑算字之誤。方言曰。凡取物而逆謂之算。爲國者必先迪其法。而後望其效。今不迪其法。而卽望其效。猶之乎逆而取之矣。故曰。譬諸算乎。論語陽貨篇。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亦以人事爲喻。正與此同。法言固擬論語而作也。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重黎。

樾謹按應難二字。衍文也。此本云。蓋哉蓋哉。未幾也。李注曰。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者。是應難之文。乃李氏解再言蓋哉之意。猶言應之難也。正文卽涉注而衍耳。

迄始皇三載而咸。

樾謹按始皇二十六年。始并天下。始稱皇帝。而此言三載。於義可疑。祕曰。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此亦曲說矣。今按重黎一篇。多楊子之微言。李注上文黃帝終始章曰。深矣。楊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上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間。而此句明言真僞之分也。然則楊子之文。固有深意矣。夫始皇以二十六年并天下。當時無不知之。乃云始皇三載者。故爲悠謬之辭。以寓意也。按漢書元始五年。平帝崩。莽稱攝皇帝。改明年爲居攝元年。至居攝三年十一月戊辰。遂卽真天子位。以十二月癸酉朔爲始建國元年。然則所謂始皇三載者。其文則

指始皇。其意則在新莽。以居攝三年當始皇之二十六年。使其文若謬誤者。而其旨微其辭曲矣。學者拘文牽義。烏足以語此哉。又按咸者。斲之段字。說文戈部。斲。絕也。讀若咸。經傳卽以咸爲之。尙書君奭篇。咸劉厥敵。周書世俘篇。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咸皆斲之段字也。迄始皇三載而咸。謂至始皇三載而絕也。李注云。皆屬秦也。訓咸爲皆。失之。

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

樾謹按此論秦楚。而秦楚初無子弟欲喪之事。楊子是言。豈虛設乎。蓋爲王莽發也。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與師吳章婦兄呂寬議其故。使寬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其後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自殺。莽有宗屬爲皇孫。爵爲上公。不知厭足。窺欲非望之語。事在天鳳五年。亦楊子所及見也。然則所謂子弟且欲喪之。殆以是而發乎。至地皇二年。太子臨與莽妻侍者通。恐事泄。謀其殺莽。此則非楊子所及見。然其言愈信而有徵矣。重黎一篇。雖論古人。實寓時事。上文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此刺莽之以符命自立也。下文論韓信。賒布云。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亦刺莽始以誅淳于長。及徹去定陶太后坐。獲忠直名。而後乃躬爲大逆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讀楊子書。宜論其世矣。如矯世則葛溝尙矣。

樾謹按葛溝未詳何義。李注曰：古者未如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然裹尸何必以葛，亦似曲說也。葛疑榻之段字。周官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榻焉。榻溝言棄尸於溝而置榻其上，較之僕葬爲更疏略矣。

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淵養、

樾謹按光曰：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是李本無巽字。盧氏弨弓云：李本巽作翼，不知翼者卽涉上句附鳳翼而誤衍。溫公但云揚發揚也，不及翼字之義。是其所據本無巽字，亦非別有他字也。今各本皆作巽以揚之，蓋據宋吳本加，非李本之舊。

起臨洮擊遼水。

樾謹按擊字無義，疑擊字之誤。爾雅釋詁：擊，盡也。言起臨洮而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卽有盡義。

力不足而死有餘。

樾謹按力者功也。周官司勳：治功曰力，是也。言蒙恬爲秦築長城，無救於秦之亡，以論功則不足，以致死則有餘矣。故曰力不足而死有餘。宋吳本死作屍，誤也。溫公從之，非是。

忠不足相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相省視也。從目從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是相與觀義近。忠不足相也。猶曰：忠不足觀也。不曰觀而曰相。子雲好爲艱深之辭故耳。李注訓相爲助。將使誰助之乎。失楊旨矣。

寶蛛蝥之靡也。

樾謹按李注曰：若蜘蛛之蟲小巧耳。然下文曰：實壯士之靡也。實刺客之靡也。豈亦小巧之謂乎。祕曰：靡，披靡而死也。光曰：謂靡爛也。義皆未安。靡與爲古音相近。故廣雅釋詁曰：靡，爲也。蛛蝥之靡，卽蛛蝥之爲。猶曰：是乃蛛蝥之所爲耳。下文兩靡字義同。

曼面爲姊。

樾謹按曼當讀爲鏝。爾雅釋宮：鏝謂之朽。說文木部：朽，所以塗也。是鏝者所以塗之具。故塗卽可謂之鏝。鏝面者塗面也。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此說得之。祕曰：曼，無也。使他人無所識認，則不可通矣。

折節周昌汲黯。

樾謹按以周昌汲黯而謂之折節，義不可通。祕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爲亂。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乃能降，其折節可尙矣。斯亦曲爲之說，非楊子意也。折疑抗字之誤。言其能抗節而不撓也。隸書亢字或作亢。華山碑：禮與岱亢是也。凡從亢之字，亦或作亢。劉寬碑：伉浮雲之志。伉卽亢字。殺阮神祠碑：於是殺阮以爲之夤。阮卽阮字。並其證也。此文抗字從隸體作扞，形與折似，因誤爲折。吳氏

曲爲之說謬矣。

滕謹樊鄴曰：俠介。

懋謹按：俠與夾通。尚書多方篇：爾曷不夾介父我周王。此卽楊子所本。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倉頡曰：夾輔也。爾雅釋詁曰：介，助也。夾介猶言輔助。說詳羣經平議。李注曰：此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得其義矣。吳說非。

叔孫通曰：槩人也。

懋謹按：李注謂見事敏疾，未詳其義。據五百篇：楊子以魯兩生爲大臣，則其不滿於叔孫通也甚矣。不當如李氏說也。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櫟著漢儀，簡牘之人也。槩猶牘也。此說亦殊未安。槩疑當爲鋤。大元上初一，挫厥鋤鋤。溫公解爲挫其銳進躁急之志。叔孫通不知禮樂百年而後興，而急欲爲之，豈非所謂鋤鋤者乎？故楊子以爲鋤人。鋤字依說文本作鑿，茲作槩者，或亦如鑿之與槩。古本一字耳。

曰：血國三千，使捋疏飲水，褐博沒齒無愁也。

懋謹按：咸曰：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世，但可三千而已。此說殊謬。古之建國，蕩然無存，安得云可三千乎？祕曰：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

云三千者蓋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此亦曲爲之說。非楊意也。今按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四年。授諸侯茅土。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是合諸侯與附城。凡三千六百國。血國三千。依莽制言之。舉成數耳。楊子此文。蓋亦有譏焉。是時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楊子因或問貨殖而應之曰。蚊。又復爲此言。若謂彼貨殖者。亦猶蚊之爲蟲。食人之血以生耳。今天下建國三千。彼得國者。亦將血之以自肥也。乃使之捋疏飲水。揭博沒齒。無愁邪。句末也。字當讀爲邪。楊子書多有此文法。學行篇。衆人所能踰也。其樂可量也。並以也爲邪。說已見前矣。上文已有曰字。而此復有曰字。乃更端之語。溫公謂衍字。非也。說此文者。皆不達血國三千之義。故不得其解。

陳平之無悟。

樾謹按李注曰。內明奇畫。外無達悟。疑其所據本作無悟。說文午部。悟。逆也。故注曰外無達悟。若是悟字。則達悟之文。不相屬矣。後人多見悟少見悟。因改悟爲悟。宋吳本又因悟字無義。易以悞字。而訓爲。謬悞。愈失其真。溫公反謂悞與忤同而從之。其失甚矣。

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

樾謹按。征乃鉦字之誤。詩采芑篇。鉦人伐鼓。傳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是鉦鼓相對爲文。鼓之以道德。

鉅之以仁義。猶言以道德動之。仁義靜之耳。今誤作征。殊失其義。

應諧似優。

樾謹按李注曰。似倡優。此說非也。下文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哲也直也隱也。皆美名。不應首句言似倡優也。且似倡優矣。尙何名過其實之有。與問意亦不相應也。此優字乃優游之義。論語憲問篇。皇侃疏曰。優猶寬閑也。左氏春秋序。優而柔之。正義曰。優柔俱訓爲安。寬舒之意也。皆可說此優字之義。

或問航不漿。衝不齋。有諸君子。

樾謹按李注曰。樓航不挹漿。衝車不載齋。然齋有三。說文艸部。齋。蒺藜也。此一齋也。詩谷風篇。其甘如齋。釋文曰。齋。菜也。又一齋也。禮記月令。靡草死。鄭注曰。靡草。齋。亭歷之屬。又一齋也。此所謂齋何齋乎。且草類亦多矣。何獨言齋乎。齋當爲齋。周官醢人。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鄭注曰。齊當爲齋。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齋。然則航不漿。衝不齋。謂樓航不可挹酒漿。衝車不可盛齋醢也。漿與齋以類相從。作齋者。段字耳。以本字讀之。則不倫矣。

玩而廉。

樾謹按上句柔而堅。堅與柔對。則此句必廉與玩對。祕曰。玩。猶珍也。廉。棧也。珍玩與廉棧。則不對矣。光

曰玩當作刑。音完。謂廉而不劓。如溫公說。則當改玩而廉。謂廉而不玩矣。殆亦未得也。蓋溫公雖知玩爲刑之段字。而未得其義。凡物刑之則圓。楚辭懷沙篇。刑方以爲圓兮。是也。故史記酈生陸賈傳。刻印刑而不能授。集解引孟康曰。刑。刑斷無復廉鏗也。然則刑而廉。正與刑斷無廉鏗相反。漢書陳平傳。士之頑鈍者。利無恥者。如淳曰。頑。鈍謂無廉隅也。孟子萬章篇曰。頑夫廉。頑與廉對。足證此文之義。以物言之。爲刑而廉。以人言之。爲頑而廉矣。

隊乎其不可形也。

樾謹按宋訓隊爲衆。未知何據。祕曰。隊乎。猶言垂之。如隊。溫公從之。然玉之德多矣。何獨以下之。如隊言之乎。說文心部。隊。深也。隊。疑。隊之段字。或學者多見隊。少見隊。而改之也。惟其深。故不可得而形矣。甚矣傳書之不果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果。木實也。木實謂之果。故果與實同義。淮南子道應篇。高誘注曰。果。誠也。誠卽實也。傳書之不果。言傳記之書多失實也。宋吳說果字。皆未得其義。

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

樾謹按焉德爾。當作焉得爾。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再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正釋焉得爾之義。因涉上文德故爾而誤耳。

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孝至。

樾謹按世德堂本無兩乎字。然觀宋咸注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冀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是宋所據本亦無兩乎字。不然則豈不知其爲疑問之辭。而顧疑其脫非字乎。

是以祭不賓。

樾謹按以儀禮言之。則祭必有賓。楊子此言。非古制矣。祭疑齊字之誤。上文曰。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乎。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此云。是以齊不賓。義正相應。謂方齊之時。不接見賓客也。齊誤作祭。義不可通。宋吳之解。與禮不合。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則曲爲之說矣。

或曰。何以處僞。

樾謹按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魯語。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其義也。故處卽有審察之義。文十八年左傳。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以其聲處其氣。漢書谷永傳。臣愚不能處也。淮南子主術篇。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其義並同。何以處僞。謂何以辨別其僞也。下文。楊子應之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是告之以審察之道。故知此處字非居處之謂也。祕曰。何以居僞。失之矣。

知情天地形不測。

樾謹按光曰。知與智同。是也。咸曰。知情天地者。言知天地之情。祕曰。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並誤讀知字矣。知情天地形不測。與上文德諸頑。讓萬國。相對爲文。天地不能匿其情。是謂情天地。不測者無所隱其形。是謂形不測。舊說皆失之。

不亦享乎。

樾謹按享字無義。乃厚字之誤。隸書厚字或作厚。婁壽碑。高位厚祿。是也。亦或作摩。度尙碑。惠以厚下。是也。厚厚二形。均與隸書享字作享者相似。因誤爲享耳。此言單于來臣。禮之太厚也。自來皆依誤本作注。祕曰。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增益其文。殊非本義。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亦爲迂曲。

周公以來。未有如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樾謹按王莽居攝三年。劉歆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稱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大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然則伊尹周公者。莽居攝以前所以自比者也。至始建國元年。莽曰。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則不自以爲伊尹周公。而以爲虞舜矣。楊子仍以伊尹周公待之。蓋不許其爲虞舜也。楊子此言。與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箋同意。箋曰。昔伊

尹有莘之賸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是以伊周比之也。末云，令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是亦不許其爲虞舜也。此皆古人之微辭，後人鮮或能喻矣。或疑楊子既不諂莽，何必爲此言？溫公釋之曰：晉袁宏作東征賦，下序桓彝陶侃，猶爲桓溫陶胡奴所劫，況楊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莽能無恥且忿乎？溫公之論，亦屬膚淺。楊子特著此文，蓋有微意矣。法言一書，終以孝至，是篇論唐虞成周而終之以漢。上文曰：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又曰：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下文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終之曰：唐矣夫。蓋以漢德上媲唐堯也。中間特著此文，以見漢祚中絕之由，且上言允懷，見民心之思漢也。下言中天，見漢祚之方半也。若無此文，則前後文之微意，皆不見矣。故依楊子之文觀之，自唐虞成周而漢，漢絕於新，新復爲漢，雁歷可數，至誠前知，楊子之謂矣。

辟靡以本之，校學以教之。

樾謹按：後漢書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中元元年起辟靡。楊子之言，至是驗矣。上文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柳宗元曰：楊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其信然乎？

陳施于意序。

樾謹按。意。漢書作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溫公不言諸本有異同。是其所據本皆作意。然祕曰言陳施之動成萬法。則吳司封本固作億也。

幽宏橫廣。

樾謹按。宋吳及溫公本均作橫度。當從之。廣卽度字之誤耳。惟橫度之義。宋吳皆未得。橫與光同。書堯典。光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作橫被四表是也。度與宅同。堯典五流有宅。史記五帝紀。作五流有度。禹貢三危既宅。夏本紀。作三危既度是也。然則橫度卽光宅也。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此卽楊子所本。

參差不齊。一概諸聖。

樾謹按。舊讀皆於齊字絕句。非也。詩載馳篇。毛傳曰。進取一概之義。正義曰。一概者一端。然則此云一概諸聖。不可通也。疑當於一字絕句。淮南子脩務篇。故立天子以齊一之。是齊一連文之證。惟其參差不齊。一。故必概諸聖也。學行篇序曰。訓諸理。五百篇序曰。經諸範。此云概諸聖。句法正同。

